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三十)

吳 曾 祺 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簡鈔文今古樓芬涵

(三十)

編祺曾吳

書叢本基學國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第十三冊目錄

卷二十五

傳狀類

傳

五柳先生傳	陶潛	一一
毛穎傳	韓愈	一
太學生何蕃傳	韓愈	三
圻者王承福傳	韓愈	三
梓人傳	柳宗元	五
郭橐駝傳	柳宗元	六
宋清傳	柳宗元	七
子劉子自傳	劉禹錫	八
甫里先生傳	陸龜蒙	九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一一
桑懌傳	歐陽修	一二

方山子傳 蘇軾 一四

巢谷傳 蘇轍 一四

李伯淵奇節傳 曹居一 一六

南宮生傳 高啓 一七

葉伯巨鄭士利傳 方孝孺 一八

唐珏傳 張孟兼 二〇

謝翱傳 胡翰 二一

中山狼傳 馬中錫 二三

義虎傳 祝允明 二六

鹿野翁傳 歸有光 二七

陶節婦傳 歸有光 二七

韋節婦傳 歸有光 二八

筠溪翁傳 歸有光 二九

徐文長傳 袁宏道 二九

大鐵椎傳 魏禧 三一

寧南侯傳 侯方域 三二

徐作霖張渭傳	侯方域	三四
申甫傳	汪琬	三五
江天一傳	汪琬	三七
閻典史傳	邵長蘅	三八
青門老圃傳	邵長蘅	四一
侯方域魏禧傳	邵長蘅	四二
白雲先生傳	方苞	四四
江先生傳	劉大櫟	四五
黃貞女傳	朱仕琇	四六
朱竹君先生傳	姚鼐	四七
劉海峯先生傳	姚鼐	四八
張貞女傳	姚鼐	四九
程節母傳	吳定	五〇
林穆菴傳	秦朝訂	五一
黃蛟門傳	管同	五二
鄭湛若傳	吳闈修	五三

畫網巾先生傳 宋潛虛……………五四

栗恭勤公傳 梅曾亮……………五六

黃个園傳 梅曾亮……………五七

家傳

高昌悞氏家傳 歐陽玄……………五九

安邱張夫人家傳 魏禧……………六六

張逸園家傳 姚鼐……………六七

總兵劉公清家傳 梅曾亮……………六九

王剛節公家傳 梅曾亮……………七〇

葛寅軒先生家傳 曾國藩……………七一

關忠節公家傳 魯一同……………七三

卷二十六

傳狀類

小傳

李賀小傳 李商隱……………七五

姚平仲小傳 陸游……………七六

杜環小傳 宋濂……………七七

別傳

周書昌別傳 章學誠……………七八

外傳

胡孝廉外傳 王暉……………八三

補傳

文中子補傳 司馬光……………八五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任昉……………八九

贈太傅董公行狀 韓愈……………九二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九五

司馬溫公行狀 蘇軾……………九七

程伯淳行狀 程頤……………一一二

先府君行狀 方孝孺……………一二〇

魏誠甫行狀 歸有光……………一二七

姚惜抱先生事狀 陳用光 一二七

合狀

華氏忠烈合狀 全祖望 一三〇

述

陸欽州述 李 翹 一三四

事略

先妣事略 歸有光 一三五

實錄

皇祖實錄 李 翹 一三六

世家

文中子世家 杜 淹 一三八

附錄

旌故平盧軍節士文 沈亞之 一四一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卷二十五

傳狀類

傳

五柳先生傳 陶潛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鬬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姁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都者曰。魏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鵠謀而殺

之醢其肉。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布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嘗侍。上休乃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常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焉。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氏。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聘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幸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太學生何蕃傳 韓愈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爲禮部爲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俱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閒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於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坊者王承福傳 韓愈

坊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務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鋤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

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坊之備。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息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饁以嬉。夫饁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饁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旣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息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長短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咸執斧斤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帥。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近細大。可以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隱。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銜能不

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蹟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勞動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僕癘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旣然已。勿

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殷。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勸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殫饔以勞吏。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而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宋清傳 柳宗元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咸譽清。疾病疔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餌。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

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子劉子自傳 劉禹錫

子劉子名禹錫。字夢得。其先漢景帝賈夫人子勝。封中山王。諡曰靖。子孫因封爲中山人也。七代祖亮。事北朝。爲冀州刺史。散騎常侍。遇遷都洛陽。爲北部都昌里人。世爲儒而仕。墳墓在洛陽北山。其後地陬。不可依。乃葬滎陽之檀山原。由大王父已還。一昭一穆如平生。曾祖凱。官至博州刺史。祖鏗。由洛陽主簿。察視行馬外事。歲滿轉殿中丞侍御史。贈尚書祠部郎中。父諱緒。亦以儒學。天寶末。應進士。遂及大亂。舉族東遷。以違患難。因爲東諸侯所用。後爲浙西從事本府。就加鹽鐵副使。遂轉殿中主務於埭橋。其後罷歸浙右。至揚州。遇疾不諱。小子承夙訓。稟遺教。眇然一身。奉尊夫人。不敢殞滅。後忝登朝。或領郡。蒙恩澤。先府君累贈至吏部尚書。先太君盧氏。由彭城縣太君。贈至范陽郡太夫人。初禹錫旣冠。舉進士。一幸而中試。間歲又以文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書官。司閒曠。得以請告奉溫清。是時年少。名浮於實。士林榮之。及丁先尚書憂。迫禮不死。因成痼疾。旣免喪。相國揚州節度使杜公。領徐泗。素相知。遂請爲掌書記。捧檄入告。太夫人曰。吾不樂江淮間。汝宜謀之於始。因白丞相以請。曰諾。居數月而罷徐泗。而河路猶艱難。遂

改爲揚州掌書記。涉二年而道無虞。前約乃行。調補京兆渭南主簿。明年冬。擢爲監察御史。貞元二十一年春。德宗新棄天下。東宮卽位。時有寒雋王叔文。以善奕碁。得通籍博望。因間隙得言及時事。上大奇之。如是者積久。衆未知之。至是起蘇州掾。超拜起居舍人。充翰林學士。遂陰薦丞相杜公爲度支鹽鐵等使。翌日。叔文以本官及內職兼充副使。未幾。特遷戶部侍郎。賜紫。貴振一時。予前已爲杜丞相奏署崇陵使判官。居月餘日。至是改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等按初。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唯東平呂溫。隴西李景儉。河東柳宗元。以爲言然。三子者。皆與予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旣得用。自春至秋。其所施爲人。不以爲當。非時上素被疾。至是尤劇。詔下內禪。自爲太上皇。後諡曰順宗。東宮卽皇帝位。是時太上久寢疾。宰臣及用事者。都不得召對。宮掖事祕。而建桓立順。功歸貴臣。於是叔文首貶渝州。後命終死。宰相貶崖州。予出爲連州。途至荆南。又貶朗州司馬。居九年。詔徵。復授連州。自連歷夔和二郡。又除主客郎中。分司東都。明年追入。充集賢殿學士。轉蘇州刺史。賜金紫。移汝州。兼御史中丞。又遷同州。充本州防禦長春宮使。後被足疾。改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又改祕書監分司。一年加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行年七十有一。身病之日。自爲銘曰。

不夭不賤。天之祺兮。重屯累厄。數之奇兮。天與所長。不使施兮。人或加訕。心無疵兮。寢於北牖。盡所期兮。葬近大墓。如生時兮。魂無不之。庸詎知兮。

甫里先生傳

陸龜蒙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探六籍。識大義。

就中樂春秋。扶摘微旨。見有文中子王仲淹所爲書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爲然。貞元中。韓晉公嘗著春秋通例。刻之於石。竟以是學爲己任。而顛倒漫漶。翳塞無一通者。殆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類。先生恐疑誤後學。乃著書撫而辨之。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憂疾痛中。落然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點竄塗抹者。紙札相壓。投於箱篋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爲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謂己作矣。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凌轢波濤。穿穴險固。因鑱怪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淡而後已。好潔。几格窗戶。硯席翦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寘於方冊。值本卽校。不再三爲限。朱黃二毫。未嘗一日去於手。所藏雖少。咸精實正定。可傳借人書。有編簡斷壞者。緝之。文字繆誤者。刊之。樂聞人爲學。講評通論不倦。有無賴者。毀折糝汙。或藏去不返。先生蹙然自咎。先生貧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人旣士矣。奈何亂四人之業乎。且仲尼孟軻氏之所不許。先生之居。有池數畝。有屋三十楹。有田疇十萬步。有牛不減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汙下。暑雨一晝夜。則與江通。無別己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饑。困倉無升斗蓄積。乃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爲具。由是歲波雖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刺之。先生曰。堯舜黜瘠。大禹胼胝。彼非聖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爲妻子之天乎。且與其蚤蝨名器。雀鼠倉庾者何如哉。先生嗜茶薺。置小園於顧渚山下。歲入茶租十許簿。爲甌犧之費。自爲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訣之後。南陽張又新嘗爲水說凡七等。其二曰惠山寺石泉。其三曰虎邱寺石井。其六曰吳松江。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得疾。血敗氣索者二年。而後能起。有客至。亦潔樽置觶。但不復引滿向口耳。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內外

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佳無事。時則乘小舟。設蓬席。費一束書。茶竈筆牀釣具。權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決起。山鹿駭走之不若也。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性狷急。遇事發作。輒不含忍。尋復悔之。屢改不能已。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人事。不傳姓名。世無有得之者。豈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今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亦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尙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皆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

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桑懌傳 歐陽修

桑懌。開封雍邱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游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曰。願令爲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爲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耶。少年色動。卽推仆地。縛之。詰其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持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嶠右險地多深山。而青灰山尤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兵以捕之。旣懌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臥。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兵。懼無功。爾卽以伯與巡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懌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

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以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請出自効。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攜其具就媪饌。而以其餘遺媪。媪待以爲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羣盜輩。媪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媪爲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且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其給。卒若干人。於某處取其尤強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致閑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闕。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省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閤門祇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歸己上者。以奏藁示子。子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取詐。與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已。余慚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邱。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餉之。粟盡乃止。懌善劍及鐵簡。刀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爲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

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修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其勇者少矣。若擇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使人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所爲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弃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簷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旣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弃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巢谷傳

蘇軾

巢谷字元修。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爲里校師。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弃其舊學。畜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爲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桀。有韓存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爲金石交。熙寧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稍奇之。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願妻子不免寒餓。囊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卽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予以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託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予兄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遣子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不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旣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修也。將復見子。瞻於南海。予憇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眎未卽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囊中。無數千錢。予方乏困。亦強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囊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子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知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沒者三板。縣釜而爨。易子而食。羣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羣臣。以恭爲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爲先之。襄子

曰。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予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尙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爲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名谷云。

李伯淵奇節傳 曹居一

居一北渡河。常欲作李伯淵傳。既少暇。且未詳其事。竊有待焉。歲戊申夏。臥病相州。俄故人僧洞然過客舍。因語及彘壬辰之變之後之事。始悉伯淵誅崔立之所自。蓋惠安長老恩公有力焉。初京城荒殘。恩公徙居皇建院。一日莫夜。侍者入告曰。有戎衣腰金符者。醉墮馬門外。從者不能起。或致寇。吾得無累乎。令視之。識者謂總帥李伯淵也。使扶詣方丈。憩俟其醒。語之曰。當此大喪亂。公何心嗜酒如是。生爲男子。與其徒沈溺於亂世。曷若立身後不朽之榮名哉。伯淵矍然。若有契於衷者。見於色。黎明乃召同志黃憫元帥者。相與拜恩而師焉。居無何。往詣恩屏人而言曰。崔立狂豎。乘國家傾危。天子播越。輒敢叛亂。乃爾。吾欲誅之久矣。師謂男子身後不朽之榮名。其在是耶。恩拒不可。曰。爾何遽出此速禍語。殆非老僧所敢聞者。伯淵泣且誓。恩察之。誠也。乃握手歎曰。吾情亦不能匿矣。公知老僧故不去此禍亂之地否。吾天地間一閑人。自相州遭遇宣宗。荷國厚恩二十餘年矣。圖報萬一。此何愛焉。在吾教中有大報恩七篇。是固當爲者。但患力微。援寡。事不濟耳。今幸聞公舉非常之事。樹萬世之名。使老僧朝見而夕死。無憾。合爪加額曰。惟以必中爲公賀。未幾適驛。使有相困者。伯淵因之入見。崔立給曰。丞相避擾不出。則今日之事有大不安者。立欲出心動。乘墮。輒欲回。伯淵厲聲曰。我輩兵家子。偶墮馬。又何怪焉。因彊其行。至故英邸之西。

通衢中忽有人突出抗言曰。屈事願丞相與我作主。且呼且前。伍伯訶不止。直詣立馬首。挽其韉。時伯淵驂右。卽拔刃抱而刺之。洞貫。至自中其左掌。與之俱墜馬。崔尙能語曰。反爲賊奴所先。隨斃。伯淵暨黃憫等五人實共其事。乃大呼曰。所誅者此逆賊耳。他人無與焉。稍稍鼠竄。蜂逝帖如也。遂磔崔立之尸。祭於承天門下。一軍哀號。聲動天地。翼日奔宋。恩公佐其行。時甲午秋七月也。嗚呼。金之亡也。以忠義聞者不爲不多。至於表表獨見於後世者。得三人焉。壬辰正月。陽翟軍潰。奉御完顏陳和尙死戰陣。其罵敵不屈。似顏杲卿。癸巳正月。京城不守。同判睦親府烏古孫孛吉死宗廟。其守節自盡。似北地王。諶甲午正月。蔡州陷。右丞完顏仲德死社稷。從歿者幾千人。彼敬翔之死國。田橫之感士。有不足方者。太史公曰。非死之難。處死爲難。蓋貴得其死所也。來歙遇害。光武賜策曰。憂國忘家。忠孝彰著。此三人者。有之。今夫伯淵不幸不得在三人之列。然可重者。身非出於素官世祿。雖在軍伍中。未嘗爲國家所知。況當易代革命之後。雖賁育之勇。安所施。而一旦蔑視權軀。手誅叛逆。號祭亡社。盡君臣之義。竟不墮寇讎。孤軍出奔。偉哉。後世視之。其亦三人之亞歟。李姓。伯淵名也。或云燕都寶坻縣人。餘不可考。姑載此奇節。以附野史之末云。

南宮生傳 高啓

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遊戲。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泝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渡浙江。汎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橫甚。數毆辱。

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生飲。或曰彼醜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卽命駕往。坐上座。爲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居樽下拜起爲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遇生客次。願生不下己。目慚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且介客詣生謝。請結驢。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多辯。好箴切友過。有忤己。則面數之無留怨。與人論議。斷必勝。然援事析理。衆終莫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私策其雋蹶多中。有言生於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家雖以貧。然喜事故在。或饋酒肉。立召客與飲。啗相樂。四方遊士至吳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葬療者。以告生。輒令削牘疏所乏。爲請諸公間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皆多生。謂似婁君卿原巨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事。闔門寡將。迎闕一室。度歷代法書。周繡漢硯。唐雷氏琴。日遊其閒。以自娛。素工草隸。逼鍾王。忠求者衆。遂自闕。希復執筆。欲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生姓宋。名克。家南宮里。故自號云。

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善。尚俠末矣。欲奮於兵。固壯。然非士所先。晚乃刮磨豪習。隱然自將。履藏器之節。非有德能之乎。與夫不自知返。遼遠道德者異矣。

葉伯巨鄭士利傳 方孝孺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婚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他。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

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多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削平矣，民庶思治矣，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多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秦燕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遠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之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疏問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況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杖，瘐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使僉事。士利因告於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他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嘆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旣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爲文

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次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耳。我以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我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願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旣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詞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唐珏傳 張孟兼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圖總統楊璉真伽。利宋殯宮金玉。故爲妖言惑主。聽發之。珏獨懷痛忿。乃貨家具。行資得白金若干。爲酒食。陰召諸惡少。享於家。衆皆驚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禮。不審欲何爲。雖死不避。珏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

輩皆宋人。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殮之。衆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事也。然今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測。不得於志。奈何。珏曰。吾已籌之矣。要當易以他骨焉。衆如珏言。夜往收貯遺骸。瘞蘭亭山後。上種冬青樹爲識。約明日復來。會出金帛爲人人壽。戒勿泄也。璉又易宋內爲諸浮圖。乃真陵骨。雜馬牛枯骼。築白塔。號曰鎮南。以爲陵骨良已鎮。而不知早爲之瘞也。亡何。汴人袁俊爲越治中。招珏爲子師。問曰。吾聞越有唐姓瘞宋諸陵骨。豈君耶。坐有指珏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故。甚貧。俊亟爲買田宅居之。先是珏臥疾。一夕夢吏持文來召曰。帝召君。速之行。至見宮闕邃麗。一人冕旒中坐。旁一人延上殿。又數黃衣進揖。珏曰。賴收遺骸。無以報。俄曰。第報良田二頃。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闕。翻然而北。覺莫省。謂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夢中見也。有謝翱者。文丞相客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爲作冬青樹引。語甚悽苦。時讀者莫不灑泣。翱字皋羽。閩人。亦奇士云。

傳者曰。予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而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骸之難。獨珏能瘞之。甚義乎哉。嗚呼。珏一布衣爾。蓋其義視程公孫何媿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珏誰與。吾所以傳之。毋亦使其無傳焉。

謝翱傳 胡翰

謝翱字皋羽。建寧人也。家故嬴於財。父銰居喪哀毀。人稱其孝。宋咸淳初。翱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宋。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檄州郡大舉勤王之師。翱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

赴難。遂參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翔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抵句越。句越多閔閔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延致游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翔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自以爲不及。不知其爲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去。人將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時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二人無變志。又皆高年。遂俱客吳氏里中。得其餘日以自適。一不問當世事。翔嘗上會稽。循山左右。窺祐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鄞。過蛟門。臨大海。所至歎歎流涕。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瀨。登嚴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歸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囑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惟鳳與思齊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朱翊。辟地白雲源。源故方干所居。在釣臺之南。翔率其徒游焉。願卽此爲葬地。作許劍錄。及翔居錢唐。病革。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劍之地。鳳聞訃。訖如其言。鳳字韶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宜中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受業焉。同郡黃潛柳貫。皆出其門。好獎拔。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思齊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干宋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賜鹵簿。責文及翁顧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齊雖有寒疾耳聾。遇事不以勢移。不以貧屈。自號全歸子云。

嬌仲子曰。翰少客浦陽。望仙華寶掌諸山。從摺紳學者。問翔時事。未嘗不喟然爲之太息。於是訪其論著之文。翔有晞髮集。鳳有嚴南集。思齊有全歸集。三家者。惟翔集備焉。其詞隱其指微。大要類其行事。是時元新有天下。士大夫於宋事多諱言之。鄞江任士林稱翔善哭。如唐衢。豈其情哉。豈其情哉。

中山狼傳 馬中錫

趙簡子大獵於中山。虞人道前。鷹犬羅後。捷禽驚獸。應弦而倒者。不可勝數。有狼當道。人立而啼。簡子垂手登車。援烏號之弓。挾肅慎之矢。一發飲羽。狼失聲而遁。簡子怒。驅車逐之。驚塵蔽天。足音鳴雷。十步之外。不辨人馬。時墨者東郭先生。將北適中山。以干仕策蹇。囊圖書。夙行失道。望塵驚悸。狼奄至。引首顧曰。先生豈有志於濟物哉。昔毛寶放龜而得渡。隋侯救蛇而獲珠。龜蛇固弗靈於狼也。今日之事。何不使我得早處囊中。以苟延殘喘乎。異時倘得脫穎而出。先生之恩。生死而肉骨也。敢不努力。以效龜蛇之誠。先生曰。嘻。私汝狼。以犯世卿。忤權貴。禍且不測。敢望報乎。然墨之道。兼愛爲本。吾終當有以活汝。脫有禍。固所不辭也。乃出圖書。空囊橐。徐徐焉實狼其中。前虞跋胡。後恐窺尾。三納之而未克。徘徊容與。追者益近。狼請曰。事急矣。先生果將揖遜救焚。溺而鳴鸞。避寇盜邪。惟先生速圖。乃跼蹐四足。引繩而束縛之。下首至尾。曲脊掩胡。蝟縮螻屈。蛇盤龜息。以聽命先生。先生如其指。內狼於囊。遂括囊口。肩舉臚上。引避道左。以待趙人之過。已而簡子至。求狼弗得。盛怒。拔劍斬轅端。示先生。罵曰。敢諱狼方向者。有如此轅。先生伏質就地。匍匐以進。踣而言曰。鄙人不慧。將有志於世。奔走遐方。自迷正途。又安能發狼蹤。以指示夫子之鷹犬也。然嘗聞之。大道以多歧亡羊。夫羊一童子可制之。如是其馴也。尙以多歧而亡。狼非羊比。而中山之歧。可以亡羊者何限。乃區區循大道以求之。不幾於守株緣木乎。況田獵虞人之所事也。君請問諸皮冠行道之人何罪哉。且鄙人雖愚。獨不知夫狼乎。性貪而狠。黨豺爲虐。君能除之。固當窺左足以效微勞。又肯諱之而不言哉。簡子默然。回車就道。先生亦驅驢兼程而進。良久。羽旄之影漸沒。車馬之音不聞。

狼度簡子之去遠。而作聲囊中曰。先生可留意矣。出我囊。解我縛。拔矢我臂。我將逝矣。先生舉手出狼。狼
 咆哮謂先生曰。適爲虞人逐。其來甚速。幸先生生我。我餒甚。餒不得食。亦終必亡而已。與其飢死道路。爲
 羣獸食。毋寧斃於虞人。以俎豆於貴家。先生既墨者。摩頂放踵。思一利天下。又何吝一軀啖我。而全微命
 乎。遂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倉卒。以手搏之。且搏且却。引蔽驢後。便旋而走。狼終不得有加於先生。先
 生亦極力拒。彼此俱倦。隔驢喘息。先生曰。狼負我。狼負我。曰。吾非固欲負汝。天生汝輩。固需吾輩食也。相
 持既久。日晷游移。先生竊念天色向晚。狼復羣至。吾死矣。夫。因給狼曰。民俗事疑。必詢三老。第行矣。求三
 老而問之。苟謂我可食。卽食。不可卽已。狼大喜。卽與偕行。踰時。道無人行。狼饑甚。望老木僵立路側。謂先
 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草木無知。叩焉何益。狼曰。第問之。彼當有言矣。先生不得已。揖老木。具述始末。問
 曰。若然。狼當食我邪。木中轟轟有聲。謂先生曰。我杏也。往年老圃種我。時費一核耳。踰年華。再踰年實。三
 年拱把。十年合把。至於今二十年矣。老圃食我。老圃之妻子食我。外至賓客。下至於僕。皆食我。又復鬻實
 於市。以規利於我。其有功於老圃甚巨。今老矣。不得斂華就實。賈老圃怒。伐我條枚。芟我枝葉。且將售我
 工師之肆。取直焉。噫。樗朽之材。桑榆之景。求免於斧鉞之誅。而不可得。汝何德於狼。乃覬免乎。是固當食
 汝。言下。狼復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狼爽盟矣。矢詢三老。今值一杏。何遽見迫耶。復與偕行。狼愈急。
 望見老特。曝日收垣中。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蠶者草木無知。謬言害事。今牛禽獸耳。更何問爲。狼
 曰。第問之。不問將啣汝。先生不得已。揖老特。再述始末。以問牛。皺眉瞪目。舐鼻張口。向先生曰。老杏之言
 不謬矣。老特繭栗。少年時筋力頗健。老農賣一刀以易我。使我貳羣牛事。南畝旣壯。羣牛日以老憊。凡事

我。都。之。彼。將。馳。驅。我。伏。田。車。擇。便。途。以。急。奔。趨。彼。將。躬。耕。我。脫。輻。衡。走。郊。垌。以。闢。榛。荆。老。農。親。我。猶。左。右。手。衣。食。仰。我。而。給。婚。姻。仰。我。而。畢。賦。稅。仰。我。而。輸。倉。庾。仰。我。而。實。我。亦。自。諒。可。得。帷。席。之。敵。如。馬。狗。也。往。年。家。儲。無。擔。石。今。麥。收。多。十。斛。矣。往。年。窮。居。無。顧。藉。今。掉。臂。行。村。社。矣。往。年。塵。扈。罌。濁。唇。吻。盛。酒。瓦。盆。半。生。未。接。今。醞。黍。稷。據。尊。鬯。驕。妻。妾。矣。往。年。衣。短。褐。侶。木。石。手。不。知。揖。心。不。知。學。今。侍。兔。園。戴。笠。子。腰。韋。帶。衣。寬。博。矣。一。絲。一。粟。皆。我。力。也。顧。欺。我。老。弱。逐。我。郊。野。酸。風。射。眸。寒。日。弔。影。瘦。骨。如。山。老。淚。如。雨。涎。垂。而。不。可。收。足。攢。而。不。可。舉。皮。毛。俱。亡。瘡。痕。未。瘥。老。農。之。妻。妬。且。悍。朝。夕。進。說。曰。牛。之。一。身。無。廢。物。也。肉。可。脯。皮。可。鞣。骨。角。且。切。磋。爲。器。指。大。兒。曰。汝。受。業。庖。丁。之。門。有。年。矣。胡。不。礪。刃。礪。以。待。跡。是。觀。之。是。將。不。利。於。我。我。不。知。死。所。矣。夫。我。有。功。彼。無。情。乃。若。是。行。將。蒙。禍。汝。何。德。於。狼。覬。幸。免。乎。言。下。狼。又。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毋。欲。速。遙。望。老。子。杖。藜。而。來。鬚。眉。皓。然。衣。冠。閑。雅。蓋。有。道。者。也。先。生。且。喜。且。愕。舍。狼。而。前。拜。跪。啼。泣。致。辭。曰。乞。丈。人。一。言。而。生。丈。人。問。故。先。生。曰。是。狼。爲。虞。人。所。窘。求。救。於。我。我。實。生。之。今。反。欲。啞。我。力。求。不。免。我。又。當。死。之。欲。少。延。於。片。時。誓。定。是。於。三。老。初。逢。老。杏。強。我。問。之。草。木。無。知。幾。殺。我。次。逢。老。特。強。我。問。之。禽。獸。無。知。又。幾。殺。我。今。逢。丈。人。豈。天。之。未。喪。斯。文。也。敢。乞。一。言。而。生。因。頓。首。杖。下。俯。伏。聽。命。丈。人。聞。之。歎。歔。再。三。以。杖。叩。狼。曰。汝。誤。矣。夫。人。有。恩。而。背。之。不。祥。莫。大。焉。儒。謂。受。人。恩。而。不。忍。背。者。其。爲。子。必。孝。又。謂。虎。狼。之。父。子。今。汝。背。恩。如。是。則。併。父。子。亦。無。矣。乃。厲。聲。曰。狼。速。去。不。然。將。杖。殺。汝。狼。曰。丈。人。知。其。一。未。知。其。二。請。愬。之。願。丈。人。垂。聽。初。先。生。救。我。時。束。縛。我。足。閉。我。囊。中。壓。以。詩。書。我。鞠。躬。不。敢。息。又。蔓。詞。以。說。簡。子。其。意。蓋。將。死。我。於。囊。而。獨。竊。其。利。也。是。安。可。不。啞。丈。人。顧。先。生。曰。果。如。是。是。弇。亦。有。罪。焉。先。

生不平。具狀其囊狼憐惜之意。狼亦巧辯不已。以求勝。丈人曰。是皆不足以執信也。試再囊之。吾觀其狀。果困苦否。狼欣然從之。信足先生。先生復縛。寘囊中。肩舉驢上。而狼未知之也。丈人附耳謂先生曰。有匕首否。先生曰。有。於是出匕。丈人目先生。使引匕刺狼。先生曰。不害狼乎。丈人笑曰。禽獸負恩如是。而猶不忍殺。子固仁者。然愚亦甚矣。從井以救人。解衣以活友。於彼計則得。其如就死地何。先生其此類乎。仁陷於愚。固君子之所不與也。言已大笑。先生亦笑。遂舉手助先生操刃。共殪狼。棄道上而去。

義虎傳 祝允明

荆溪有二人。鬻卵交壯。而貧富不同。窶子以故宴安。無他技。獨微解書數。妻且豔。富子乃設謀。謂言若困甚。盍圖濟乎。窶告以不能。故富子曰。固知也。某山某甲。豐於賄。乞主計吏。覓久矣。若才正應膺此耳。若欲吾爲若策之邪。窶感謝。富子卽具舟費。并載其豔者。以去。抵山。又謂言。吾故未嘗風語彼。彼突見若夫婦。得無少忤乎。一忤且不可復進。留而內守舟。吾若先容焉。計也。窶從之。偕上山。富子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窶胼胝碎破。血出被蹂躪不已。至極寂處。乃蹴而委之地。出腰鉞。斫之。隕絕。富子謂死矣。哭下山。謂豔者。若夫君嚙於虎矣。若之何。婦惟哭。富子又謂言。哭無爲。吾試同若往檢覓。不見。乃更造計耳。婦亦從之。偕上山。富子又宛轉引行。別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擁而求淫之。婦未答。忽虎出叢柯間。咆哮奮前。嚙富子去。斃焉。婦驚定。心念彼習行且爾。吾夫其果在虎腹中矣。不怨客。轉身而歸。迷成途。順塗而哭。忽見一人步於傍。問故。婦陳之。人言爾勿哭。當返諸舟。可歸爾。舟在彼。遂導之返。見舟而滅。蓋神云。婦登舟。莫爲計。俄而山中又一人哭。以出。遙察之。厥雄也。婦疑駭其夫鬼與。夫亦疑婦當爲賊收矣。何尙獨存哉。旣相

逼果夫果妻也。相攜大慟而甦。各道故夫曰：彼圖淫若，固未淫若。圖死我，固未死我。則我可置我憾也。婦曰：吾苦若死，若固不死。圖報賊，賊固自得報矣。我憾亦何不可置也。於是更悲而慰，哭而笑。終歸完於鄉。祝子曰：視賊始謀時，何義哉！已乃以巧敗，受不義之誅於虎，虎亦巧矣。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得理於人而報賊，且未必遂。遂且未若此快也。故巧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可也。

鹿野翁傳 歸有光

鹿野翁，姓李氏，名元壽。少工書，嘗書諸經四書小本，楷法精善。三元王端毅公巡撫江南，見而愛之，呼爲李生，使侍舟中，無事輒令李生琅誦大禹謨、咎繇篇、斂衽以聽焉。又嘗爲顧御史寫進本奏書，天子以其書爲善。鹿野翁爲人淳篤，其訓子弟有法，而又善書，以是爲縉紳所重。邑中有文字，必經鹿野翁手，相爲推引，往往他州碑石，多鹿野翁所書也。

歸子曰：予少聞邑東門有李元壽善書云。然予故不識元壽，元壽書予亦未之見也。其子始出所藏文字，求予論之。夫書於學者事末矣，而今人未有能追古人者，邑里之中如鹿野翁，其足稱哉。

陶節婦傳 歸有光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爲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爲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爲子舸穴。婦卽自買磚穴其傍，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尙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裙廁，自浣洒之。

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尚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後，不知所以爲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孀共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給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沈，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既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菱根，牢甚，不可解也。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爲義，假令節婦遂隨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槩之於古人，何媿哉！初，婦父玉岡爲蘄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爲不幸，卒其所成爲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韋節婦傳 歸有光

韋節婦，九江德化人，姓許氏，爲同縣韋起妻。節婦歸，韋氏八年，夫死，生子甫，八月，父母憐之，意欲令改適。然見其悲哀，終不敢言也。夫亡後，有所遺貲，復失之，貧甚，幾無以自存。而節操愈厲，尤善哭。其夫哭必極哀，蓋二十餘年，其哭如初喪之日。以故年四十而衰，髮盡白，口中無齒。如七十餘歲人。初，所生八月兒多病，死者數矣。節婦謂其姑曰：兒病如此，奈何？吾所以不死，乃以此兒。今如是，悔不從死。因仰天呼曰：天乎！不能爲韋氏延此一息乎？兒不食，卽節婦亦不食。歲歲如是。至六七歲，猶病，後乃得無恙。旣長，教之學，名

曰必榮已而爲郡學弟子員。始有廩米之養。自未入郡學。無廩米之養。非紡績不給食也。議者以爲節婦之所處。視他婦人守節者。艱難蓋百倍之。至於終身而毀。其誠蓋出於天性。尤所難者。節婦旣沒。必榮以貢廷試。選爲蘇州嘉定學官。

贊曰。予嘗從韋先生遊。問洞庭彭蠡江水所會處。及廬山白鹿洞。想見昔賢之遺迹。而後乃聞韋夫人之節。然先生恂恂儒者。其夫人之教耶。

筠溪翁傳 歸有光

余居安亭。一日有來告云。北五六里溪上。草舍三四楹。有筠溪翁居其間。日吟哦。數童子侍側。足未嘗出戶外。余往省之。見翁頹然。皙白。延余坐。淪茗以進。舉架上書。悉以相贈。殆數百卷。余謝而還。久之。遂不相聞。然余逢人輒問筠溪翁所在。有見之者。皆云翁無恙。每展所與書。未嘗不思翁也。今年春。張西卿從江上來。言翁居南澥浦。年已七十。神氣益清。編摩殆不去手。侍婢生子方呱呱。西卿狀翁貌。如余十年前所見。加少亦異矣哉。噫。余見翁時。歲暮。天風僚慄。野草枯黃。日將晡。余循去徑還家。媪兒子以遠客。至具酒。見余挾書還。則皆喜。一二年妻兒皆亡。而翁與余別。每勞人問死生。余雖不見翁。而獨念翁常在宇宙間。視吾家之溘然而逝者。翁殆如千歲人。昔東坡先生爲方山子傳。其事多奇。余以爲古之得道者。常遊行人間。不必有異。而人自不之見。若筠溪翁。固在吳淞煙水間。豈方山子之謂哉。或曰。筠溪翁非神仙家者。流抑巖處之高士也。與。

徐文長傳 袁宏道

徐渭字文長爲山陰諸生。聲名籍甚。薛公蕙校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屢試輒蹶。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談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鎮東南。介冑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計。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事。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文長旣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蘖。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湖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託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噴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雖其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沈而法嚴。不以模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文長旣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間以其餘旁溢爲花鳥。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余同年有官越者。託以鈔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圜圉。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閒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

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不遇哉。梅客生嘗寄予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

大鐵椎傳 魏 禧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人。工技擊。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寢。右脅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疊環複如鎖。上練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扣其鄉及姓。皆不答。旣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子燦見窗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襪。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鼾睡榻上矣。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去矣。將軍強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饗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羣。吾又不許。是以讎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鬪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爲。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鬪處。送宋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弗聲。令賊知汝也。時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鬻築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馬首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下殺三十許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栗欲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地塵且起。黑煙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

論曰。子房得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鐵椎其人與。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予讀陳同甫中興遺傳。豪

俊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見功名於世者。又何多也。豈天之生才。不必爲人用與。抑用之自有時與。

寧南侯傳 侯方域

寧南侯者。姓左氏。名良玉。字曰崑山。遼東人也。少起軍校。以斬級功。官遼東都司。苦貧。嘗挾弓矢射生。一日見道傍駝橐。馳馬刼取之。乃錦州軍裝也。坐法當斬。適有邱磊者。與同犯。願獨任之。良玉得免死。既失官。久之無聊。乃走昌平軍門。求事司徒公。司徒公嘗役使之。命以行酒。冬至。讌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卮。旦日謁司徒公請罪。司徒公曰。若七尺軀。豈任與客哉。吾向誤若。非若罪也。會大凌河圍急。詔下昌平軍赴救。榆林人尤世威者。爲總兵官。入見司徒公曰。大凌河當天下勁兵處。圍不易解。世威當行。今旣以護陵不可。公且遣將。誰當往者。中軍將王國靖書生也。左右將軍更不可任。司徒公曰。然則誰可。世威曰。獨左良玉可耳。顧良玉方爲走卒。奈何。帥諸將。司徒公曰。良玉誠任此。吾獨不能重良玉乎。卽夜遣世威前諭意。漏下四鼓。司徒公竟自詣良玉。良玉初聞世威往。以爲捕之。繞牀語曰。得非邱磊事露耶。走匿牀下。世威排闥呼曰。左將軍富貴至矣。速命酒飲我。引出而諭以故。良玉失色戰慄。立移時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掖起之。而司徒公至。乃面與期。詰旦會轅門。大集諸將。以金三千兩送良玉行。錫之卮酒三。令箭一。曰。三卮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行。諸將士勉聽左將軍命。左將軍今已爲副將軍。位諸將上。吾拜官疏夜卽發矣。良玉旣出。而以首叩轅門。擗下曰。此行倘不建功。當自刎其頭。已而果連戰松山杏山下。錄捷功第一。遂爲總兵官。良玉自起譎校。至總兵。首尾僅歲餘。年三十二。是時秦寇入豫。良玉當往剿。見司徒公。司徒公曰。將軍建大功。殊不負我。欲有言以贈將軍。將軍奚字。良玉曰。無也。司

徒公笑曰。豈有大將軍終身稱名者哉。良玉拜以爲請。司徒公曰。卽崑山可矣。自此乃號爲崑山。良玉長身頰面。驍勇善爲左右射。每戰身先士卒。旣至豫。則向所苦賊帥一斗穀。蝸子塊。滿天星等皆平。最後戰懷慶。與督府意不合。乃歎曰。吾卽盡賊安所見功乎。遂陰縱之。而寇患始大。熊文燦者。繼爲督府。嘗受賊金而脫其圍。良玉尤輕之。以至楊嗣昌以閣部出視師。倚良玉不啻左右手。九調而九不至。嗣昌怏怏死。丁啓睿代督師。則往來依違於其間。爲良玉調遣文書。未始自出一令。時人謂之左府幕客。然良玉立功最早。威名重一時。強兵勁馬皆在部下。流賊憚之。呼爲左爺爺。壬午大出兵。與李自成戰。朱仙鎮。三日夜而敗。良玉還軍襄陽。初良玉三至商丘。必令其下曰。吾恩府家在此。敢有擾及草木者。斬入城謁太常公。拜伏如家人。不敢居於客將。朝廷知之。乃以司徒公代丁啓睿督師。良玉大喜踴躍。遣其將金聲桓率兵五千迎司徒公。司徒公旣受命。而朝廷中變。乃命距河援汴。無赴良玉軍。良玉欲率其軍三十萬覲司徒公於河北。司徒公知糧無所出。乃諭之曰。將軍兵以三十萬稱盛。然止四萬在額受糧。實又未給度支。今遠來就我。固善。第散其衆則不可。若悉以來。而自謀食。咫尺畿輔。將安求之。卒不得與良玉軍會。未幾有媒蘖之者。司徒公遂得罪。以呂大器代。良玉愠曰。朝廷若早用司徒公。良玉敢不盡死。今又罪司徒公。而以呂公代。是疑我而欲圖之也。自此意亦離。遂往來江楚。爲自堅計。盡取諸鹽船之在江者。而掠其財。賊帥惠登相等皆附之。軍益強。又嘗稱軍飢。欲近南京就食。移兵九江。兵部尙書熊明遇大恐。請於司徒公。以書諭之。而止。朝廷不得已。更欲爲調和計。封良玉爲寧南侯。而以其子夢庚爲總兵官。良玉卒不爲用。燕京陷。江南立弘光帝。馬士英阮大鍼亂政。良玉乃興兵清君側。欲廢弘光帝。立楚世子。至九江病死。而

英王師尾其後。夢庚以其軍降。初尤世威爲總兵時。往謁薊遼督府曹文衡。文衡尊嚴不少假。更謁司徒公司徒公。諭令勿長跪。相見如弟子禮。世威感悅。願效死。後司徒公行邊。至黃花鎮上。遇火礮災。司徒公壓於敵樓下。背上積二十二死人。世威震而仆五里外。起立卒不肯去。號而呼求司徒公。復至敵樓。適有電光照司徒公。世威乃趨而抱之。而以手起其二十二死人者。火及冠。脫其冠及袍。脫其袍。遂燒其鬚。及其左耳。世威堅不動。竟袒而負司徒公以出。行四十里。抵於山下。邊人謂之尤半耳云。邱磊者。旣坐斬繫邢部獄十三年。良玉每一歲捐萬金救之。得不死。卒受知司徒公。後爲山東總兵官。

徐作霖張渭傳

侯方域

徐作霖者有雋才。少不得志於有司。以入貲爲諸生。張渭曰。朝廷歲一大縣。補生徒百人。小者亦四五十人。每歲取天下之士。且逾萬數。而作霖以貲入。豈不異哉。張渭者。慕徐渭之爲人。因名渭。自謂狂生。人亦狂之。使酒難近。獨推作霖。作霖短小精悍。高辭盛氣。遇人皆以奴畜之。顧謂渭善也。渭鬚繞其面。髮毳毳然。又騎馬折其左臂。常蜷曲。類世之兒童。戲繪以爲冥官像者。短舌無正音。醉後談天下事。則袞袞不倦。爲文敏妙。日成十餘篇。作霖好學深思。常偃仰臥。竟日。或草創後復毀之。然出而人以爲高文典冊焉。會南昌萬元吉知作霖。崇禎三年庚午。舉孝廉第一。作霖旣就徵春官。而渭益落。常試居下。自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潘曾紘。曾紘取熟視曰。子文誠善。吾猝未識也。竟高拔之。後數年。而復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任贊化。贊化怒。更黜渭。渭大噪。而郡之薦紳先生。亦有言渭實名士者。久之。乃復其故。崇禎七年甲戌。作霖入對策。言今天下劇賊窟秦蜀。蹂晉豫。孔棘殆矣。天子不可不及時收人心。若崇任苛深。責文法。恐天

下亂。傅冠得之以示文震孟。共嗟嘆。署上第。而宰相溫體仁惡其言直。排之不收也。庚辰。作霖復罷春官。渭亦且摧挫老矣。每醉。則謂其友人曰。吾馬周也。天下方有事。胡不用我。天下且不知文士。況能知我。或遂怒罵其坐客。或醉而哭。坐客益以渭爲狂。作霖忽怒罵曰。若富貴子。席父兄餘業。飽十數椀肉羹耳。天下亂形已成。無英雄能救之者。吾輩固旦暮死。而謂渭狂。何哉。舉坐酒皆醒。而其友人吳伯裔伯循侯方域。則皆哭泣。時方嬉遊。修春社於吳伯裔之家。因慘沮不樂。罷去。閱二歲。而爲崇禎十五年壬午。宋城破。作霖不知所終。其友侯方域曰。作霖死矣。作霖慷慨意氣丈夫也。烏能鬱鬱溷迫脅乎。作霖必死矣。後甲申。宏光立。錄中外死者。宗伯亦廉知作霖果死。遂爲請贈。以爲祠部郎。而張渭當城破時。賊以刀砍之。頤張且斷矣。渭猶右手灑其髯之血。而以折臂手自承其頤。徐步行。口吶吶罵不止。又一賊從後至。斫以刀。乃仆而死。渭故貧。饒心計。縱橫術。立置產逾萬。而其子後鬻於市。僧馭猾者。不數月皆盡。無所得。作霖無子。有弟作肅。姪世琛。文行甚高。人見之。猶想見作霖云。

侯方域曰。嗚呼。古之死而不知其所者多矣。其懷材質者。或不得見用於世。而傳之亦異。又足悲也。四子之文學不具論。以余交當世之縉紳先生。以及知名士。未有如裔與霖之大略者也。稍稍文弱。然其死又何壯也。渭乃自比徐渭。卽禰衡何足道哉。嗚呼。而皆不幸而死矣。由今論之。豈其不幸歟。豈獨其不幸歟。

中甫傳 汪 琬

申甫。雲南人。任俠有口辨。爲童子時。嘗係鼠嬰於途。有道人過之。教甫爲戲。遂命拾道旁瓦石。四布於地。投鼠其中。鼠數奔突不能出。已而誘狸至。狸欲取鼠。亦訖不能入。狸鼠相拒者良久。道人乃耳語甫曰。此

所謂八陣圖也。童子亦欲學之乎。甫時尚幼，不解其語，卽應曰：不願也。道人遂去。天啓初，甫方爲浮屠，往來河南山東間，無所得入嵩山。復遇故童子時所見道人，乞其術以師禮事之。道人瀕行，投以一卷書，遽別去，不知所之。啓視其書，皆古兵法，且言車戰甚具。甫遂留山中習之，逾年不復爲浮屠學矣。已而瘞其書嵩山下，出游潁州。客州人劉翁，廷傳所。劉翁故潁州大俠也，門下食客數百人，皆好言兵。然無一人及甫者。劉翁資遣甫之京師。甫數以其術干諸公卿，嘗不見聽信。愍帝卽位，我太宗兵自大安口入，遽薄京師。九門皆晝閉，庶吉士劉公之綸、金公聲知事急，遂言甫於朝。愍帝召至便殿，勞以溫旨。甫感泣叩首，殿墀下呼曰：臣不才，願以死自效。遂立授劉公爲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金公以御史爲參軍，而甫爲京營副總兵。然實無兵予甫聽，其召募越三日，募卒稍集，率皆市中窶人子，不知操兵者。而甫所授術，又長於用車，卒不能辦。方擇日部署其衆，未暇戰也。當是時，權貴人俱不習兵，與劉公、金公數相左。又忌甫以白衣超用，謀先委之嘗敵。日夜下兵符，促甫使戰，而會武經略滿桂敗歿於安定門外。滿桂者，故大同總兵官，宿將知名者也。以赴援至京師，愍帝方倚重之。旣敗，京師震恐，甫不得已，痛哭夜引其衆，縋城出，未至蘆溝橋，衆竄亡略盡。甫親搏戰，中飛矢數十，遂見殺。於是權貴人爭咎甫，而譏劉公、金公不知人及北兵引歸，竟無理甫死者。距甫死數日，劉公復八路出師，趨遵化，獨率麾下營孃孃山，遇伏發，督將士殊死戰，逾一晝夜，諸路援兵不至，亦死之。

汪子曰：當是時，士大夫往往訐申甫之學，又責其不善用師說，以予所聞核之，皆非也。夫歐烏合之士，以臨強盛之敵，其勢已不能相當，而諸文法吏又欲引切繩墨以持之，甫雖祈不死，豈可得哉。善乎馮唐之

告漢孝文曰。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蓋自古歎之矣。予所敍甫事。得之劉子體仁。體仁得之其父廷傳云。

江天一傳 汪琬

江天一。字文石。徽州歙縣人。少喪父。事其母。及撫弟天表。具有至性。嘗語人曰。士不立品者。必無文章。前明崇禎閒。縣令傅巖奇其才。每試輒拔。置第一年三十六。始得補諸生。家貧屋敗。躬畚土築垣以居。覆瓦不完。盛暑則暴酷。日中雨至淋漓。蛇伏或張。蔽蓋自蔽。家人且怨且嘆。而天一挾書吟誦自若也。天一雖以文士知名。而深沈多智。尤爲同郡金僉事公聲所知。當是時。徽人多盜。天一方佐僉事公用軍法。團結鄉人子弟爲守禦計。而會張獻忠破武昌。總兵官左良玉東遁。麾下狼兵譁於途。所過焚掠。將抵徽。徽人震恐。僉事公謀往拒之。以委天一。天一腰刀抹首。黑夜跨馬。率壯士馳數十里。與狼兵鏖戰。祁門斬馘大半。悉奪其馬牛器械。徽賴以安。順治二年夏五月。江南大亂。州縣望風內附。而徽人猶爲明拒守。六月。唐藩自立於福州。聞天一。名授監紀推官。先是。天一言於僉事公曰。徽爲形勝之地。諸縣皆有阻隘。可恃而績谿一面當孔道。其地獨平迤。是宜築關於此。多用兵據之。以與他縣相犄角。遂築叢山關。已而清師攻績谿。天一日夜援兵登陴。不稍怠。間出逆戰。所殺傷略相當。於是清師以少騎綴天一於績谿。而別從新嶺入守嶺者。先潰。城遂陷。大帥購天一甚急。天一知事不可爲。遽歸。屬其母於天表。出門大呼我江天一也。遂被執。有知天一者。欲釋之。天一曰。若以我畏死耶。我不死。禍且族矣。遇僉事公於營門。公困之曰。文石。汝有老母在。不可死。笑謝曰。焉有與人共事而逃其難者乎。公幸勿爲吾母慮也。至江寧。總督者欲不問。天一昂首曰。我爲若計。若不如殺我。我不死。必復起兵。遂牽詣通濟門。大呼高皇帝者。三南向再拜訖。

坐而受刑。觀者無不嘆息泣下。越數日。天表往收其尸。瘞之。而僉事公亦於是日死矣。當狼兵之被殺也。鳳陽督馬士英怒。疏劾僉人殺官軍狀。將致僉事公於死。天一爲齋辨疏。詣闕上之。復作顛天說。流涕訴諸貴人。其事始得白。自兵興以來。先後治鄉兵三年。皆在僉事公幕。是時幕中諸俠客。號知兵者。以百數。而公獨推重天一。凡內外機事。悉取決焉。其後竟與公同死。雖古義烈之士。無以尙也。予得其始末於翁君漢津。遂爲之傳。

汪琬曰。方勝國之末。新安士大夫死忠者。有汪公偉。凌公駟。與僉事公三人。而天一獨以諸生殉國。予聞天一游淮安。淮安民婦馮氏者。刲肝活其姑。天一徵諸名士作詩文表章之。欲疏於朝。不果。蓋其人好奇尙氣類如此。天一本名景。別自號石嫁樵夫。翁君漢津云。

閻典史傳 邵長蘅

閻典史者。名應元。字麗亭。其先浙紹興人也。四世祖某爲錦衣校尉。始家北直隸之通州。爲通州人。應元起掾史。官京倉大使。崇禎十四年。遷江陰縣典史。始至。有江盜百艘。張幟乘潮。闖入內地。將薄城。而會縣令攝篆旁邑。丞簿選。慄怖急。男女奔竄。應元帶刀韃。出躍馬大呼於市曰。好男子。從我殺賊護家室。一時從者千人。然苦無械。應元又馳竹行呼曰。事急矣。人假一竿。直取諸我。千人者。布列江岸。矛若林立。士若堵牆。應元往來馳射。發一矢。輒殪一賊。賊連斃者三。氣懾。揚帆去。巡撫狀聞。以欽依都司掌徵巡縣尉。得張黃蓋擁纛。前驅清道。而後行。非故事。邑人以爲榮。久之。僅循資遷廣東英德縣主簿。而陳明選代爲尉。應元以母病未行。亦會國變。挈家僑居邑東之砂山。是歲乙酉五月也。當是時。本朝定鼎。改元二年矣。豫

王大軍渡江。金陵降。君臣出走。宏光帝尋被執。分遣貝勒及他將。略定東南郡縣。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閉門拒攻之。輒拔速者。功在漏刻。遲不過旬日。自京口以南。一月間。下名城大縣。以百數。而江陰以彈丸下邑。死守八十餘日。而後下。蓋應元之謀計居多。初。薙髮令下。諸生許用德者。以閏六月朔。懸明太祖御容於明倫堂。率衆拜且哭。士民蛾聚者萬人。欲奉新尉陳明選主城守。明選曰。吾智勇不如閩君。此大事。須閩君來。乃夜馳騎往迎應元。應元投袂起。率家丁四十人。夜馳入城。是時城中兵不滿千。戶裁及萬。又饑無所出。應元至。則料尺籍。治樓櫓。令戶出一男子乘城。餘丁傳餐。已乃發前兵備道。曾化龍所製火藥。火器貯堞樓。已乃勸輸巨室。令曰。輸不必金。出粟菽帛布及他物者聽。國子上舍程璧首捐二萬五千金。捐者麇集。於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罌。鉛丸鐵子千石。大礮百。烏機千張。錢千萬緡。粟麥豆萬石。他酒醑鹽鐵芻藁。稱是已。乃分城南守。武舉黃略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陳明選守西門。應元自守北門。仍徼巡四門。部署甫定。而外圍合。大軍薄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引弓仰射。頗傷城上人。而城上礮礮機弩乘高下。其所殺傷甚衆。乃架大礮擊城。城垣裂。應元命用鐵葉裹門板。貫鐵緝護之。取空棺實以土障隕處。又攻北城。北城穿。下令人運一大石塊於城內。更築堅壘。一夜成。會城中矢少。應元乘月黑束藁爲人。人竿一燈。立陴隄。開市。城兵士伏垣內。擊鼓叫噪。若將縋城斫營。大軍驚。矢發如雨。比曉。獲矢無算。又遣壯士夜縋城入營。順風縱火。軍亂。自蹂踐相殺死者數千。大軍離城三里止營。帥劉良佐擁騎至城下。呼曰。吾與閩君雅故。爲我語閩君。欲相見。應元立城上與語。劉良佐者。故宏光四鎮之一。封廣昌伯。降本朝總兵者也。遙語應元。宏光已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某明朝一典史耳。尙知

大義將軍胙土分茅。爲國重鎮。不能保障江淮。乃爲敵前驅。何面目見吾邑義士民乎。良佐慙退。應元偉軀幹。面蒼黑。微髭。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鞭笞貫耳。不稍寬。然輕財賞賜。無所吝。傷者手爲裹創。死者厚棺殮。醢而哭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兄弟。不呼名。陳明選寬厚。嘔煦每巡城。拊循其士卒。相勞苦。或至流涕。故兩人皆能得士心。樂爲之死。先是。貝勒統兵略地蘇松者。旣連破大郡。濟師來攻。而縛兩降將。跪城下說降。涕泗交頤。應元罵曰。敗軍之將。被禽不速死。奚喋喋爲。又遣人諭令斬四門首事各一人。卽撤圍。應元厲聲曰。寧斬吾頭。奈何殺百姓。叱之去。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曹攜具登城痛飲。而許用德製樂府五更轉曲。令善謳者曼聲歌之。歌聲與刁斗笳吹聲相應。竟三夜罷。貝勒旣覘知城中無降意。攻逾急。梯衝死士。鎧冑皆鑕。鐵刀斧及之。聲鏗然。鋒口爲缺。礮聲徹晝夜。百里內地爲之震。城中死傷日積。巷哭聲相聞。應元慷慨登陴。意氣自若。且日大雨如注。至日中有紅光一縷起土橋。直射城西。城崩。大軍從烟燄霧雨中。蜂擁而上。應元率死士百人馳突巷戰者八所。當殺傷以千數。再斂門。門閉不得出。應元度不免。躡身投前湖。水不沒頂。而劉良佐令軍中必欲生致應元。遂被縛。良佐箕踞乾明佛殿。見應元至。躍起持之哭。應元笑曰。何哭事至此。有一死耳。見貝勒。挺立不屈。一卒持槍刺應元。貫脛。脛折。踣地。日暮。擁至栖霞禪院。院僧夜聞大呼。速斫我。不絕口。俄而寂然。應元死。凡攻守八十一日。大軍圍城者二十四萬。死者六萬七千。巷戰死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城中死者無慮五六萬。尸骸枕藉。街巷皆滿。然竟無一人降者。城破時。陳明選下騎搏戰。至兵備道前被殺。身負重創。手握刀。僵立倚壁上。不仆。或曰。闔門投火死。

論曰。尚書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而後之論者。謂於周則頑民。殷則義士。夫跖犬吠堯。鄰女詈人。彼固各爲其主。予童時。則聞人嘖嘖談閎典史事。未能記憶也。後五十年。從友人家。見黃晞所爲死守孤城狀。乃撫其事而傳之。微夫應元。故明朝一典史也。顧其樹立。乃卓卓如是。嗚呼。可感也哉。

青門老圃傳 邵長蘅

青門老圃者。邵姓而逸其名。家有杭百畝。秫半之。有圃一區。雜植薤韭瓜壺薯蕷。蹲鴟之屬。千本。臧獲執耕。農者十餘人。老圃力不任耕。獨時時抱甕灌畦圃中。欣然自適。又數稱慕其先世種瓜青門者。卽自號青門老圃云。老圃嘗業儒。兒時日誦秦漢數千言。十歲補弟子員。試每高等。已累舉於鄉。輒報罷。會註新令。黜其籍。則歎曰。吾固知富貴有命。百年且暮耳。而顧敵形勞神爲。去杖馬箠。北游燕西。浮漢沔。弔屈賈之遺蹤。時木落江清。中流倚舷放歌。爲之歎歔泣。下久之歸。則構小室。環列卉石。清池游魚。室中貯几。硯經史諸家書數千卷。題曰東軒居之。老圃豐而髯恬淡。無他嗜好。願好爲詩。又好攻古文辭。時有所賦。撰獨坐一室中。冥思遐搜。兩頰發赤如火。喉間至咯咯有聲。屬稿不積日不出也。方構思時。類有大苦者。旣成。則大喜。牽衣遶牀狂呼。遇得意處。輒詭不讓古人。人往往非笑之。或至大罵。則益喜自負。對客奮髯高談。竟日夜不倦。遇功名士。則搯擊談當世務。遇田夫野老。則談農桑。遇方外人。則又談元虛。以及干支卜筮。種種諸書。其言率縷縷可聽。然實無所得也。性不能飲。飲數合輒醉。願喜人飲。當東軒花時。邀客泥飲。懽笑竟日。客或扣石浩歌。老圃則擊竹如意和之。以爲樂。尤嗜佳山水。常曰。吾不能如向長待婚嫁。畢方斷家事。年過四十。便欲具一舫。載筆牀茶竈。爲浮家吳越閒游。不問地宿。不問主。往返不問期。死便埋骨。

青山佳處。吾願足矣。其曠達如此。

贊曰。青門老圃者。莫測其何如人也。或曰。老圃隱居灌畦。有以自樂。古鹿門漢陰之疇非耶。或曰。彼方銳意功名。壯無所遇。是激而逃焉者耶。或曰。老圃外聲利。頽然自放。願獨刻苦爲文詞。殆有慕於古之立言者與。

侯方域魏禧傳 邵長蘅

侯方域。字朝宗。商邱人。祖執蒲。官太常卿。父恂。崇禎間。官戶部尚書。方域既世家子。幼從其父宦京師。習知中朝事。而於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悉。喜結納名士。與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最善。阮大鍼者。故魏奄義兒。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爲檄。大鍼罪。應箕貞慧主之。大鍼愧且恚。然無可如何。詞知方域與二人者相善也。私念得交侯生。因侯生以交於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陽交歡。方域方域覺之。謝客不與通。而大鍼家有伶一部。以聲伎擅名。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而會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朝宗置酒高會。趣徵阮伶。大鍼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他奴誦之。方度曲。四座稱善。奴走告大鍼。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箕踞叫喚。語稍及大鍼。遂戟手罵詈不絕口。大鍼聞之。乃大怒。而恨三人者。尤刺骨。後數年。南都擁立。大鍼驟枋用。興大獄。將盡殺黨人。捕貞慧入獄。應箕亡命。方域夜出走。渡揚子。依鎮帥高傑。得免。方域儻蕩。任俠使氣。好大言。遇人不肯平視。然一語合。輒吐出肝肺。譽之不容口。振友之阮。能不恡千金。然亦喜睚眦報復。居鄉時。扞文網。崇禎末。劇寇李自成圍汴。急詔侯恂出督師。援汴。方域進曰。大人受命討賊。廟堂議論牽制。奏請不應。徵調難集。願破文法。以賜劍首。誅一甲科令守。而晉帥許定國。

師諫當斬以徇軍事。辦威立疾驅渡河。就左良玉於襄陽。約陝督孫公傳庭。掎角於秦。賊乃可圖也。恂叱曰：是跋扈也。小子多言。趣遣歸。方域既負才名。以明經累舉於鄉。輒報罷。尋邑邑致疾卒。年三十有七。是歲順治十一年也。明季古文辭自嘉隆諸子。貌爲秦漢。稍不厭衆望。後乃爭矯之。而矯之者變逾下。明文極敝。以迄於亡。方域始倡禕歐之學於舉世。不爲之日。遂以古文雄視一世。末年游吳。下將刻集。集中文未脫稿者。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既沒而文章乃大著。初陳貞慧就逮。入詔獄。鍛鍊久之。曾大鍼敗。脫歸。後十餘年卒於家。王師下金陵。吳應箕謀起兵。被執不屈死。方域著有壯悔堂文十卷。詩六卷。又遺稿一卷。板行。魏禧稍後出。其文章與方域並名於時。魏禧字叔子。一字冰叔。贛之寧都人。其生以天啓甲子。後方域六歲。然不相識。方域既蚤歿。而禧名繼起。與之埒。故世或稱侯魏云。禧年十一。補邑弟子員。試輒冠。其曹後十年。會甲申之變。愍帝死。社稷禛聞號慟。從博士後。日哭臨縣廷。居則憤惋叱咤。如不欲生。謀從。曾給事。應遴倡義復讎。不果。已乃謝棄諸生服。隱居教授。禧負才略。善擘畫。理勢修幹。微髡。目光奕奕。射人。每事前決成敗。懸策而後驗者。十常七八。方流賊之熾也。承平久。人不知亂。且謂寇遠。猝難及。禧獨憂甚。移家翠微峯。居焉。翠微峯距寧都西十里。四面削起百餘丈。中徑坼。自山根至頂。若斧劈然。緣坼鑿磴道。梯而登。出其上。穴如甕口。因置閘爲守望。士友稍稍依之。而彭士望。林確齋亦至。士望南昌人。字躬菴。遭亂喜結客。立義聲公卿間。與禧立談定交。遂偕林挈妻子來家。翠微林故南昌宗室子。變姓名爲林確齋。世所稱易堂諸子也。其後數年。寧都中被寇屠掠。而翠微獨完。禧既謝諸生。益肆力爲古文辭。授徒窮山。弟子著籍者常數十人。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其爲文主識議。凌厲雄健。不屑屑樵擬。如世之

貌似大家者。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激昂。摹畫淋漓。故其所爲新樂侯劉文炳傳及姜垞江天一諸傳尤工。年四十乃出游。涉江逾淮。游吳越。思益交天下非常之人。聞有隱逸士。不憚千里造訪。於吳門交徐枋金俊明。西陵交汪胤。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顧祖禹。毗陵交惲日初楊瑀。方外交藥地槁木。皆遺民也。康熙十七年。詔中外舉博學宏詞。禧亦在舉中。被徵。以疾辭。郡太守縣令更督趣就道。不得已。舁疾至南昌。就醫藥。撫軍某疑其詐。以板扉舁之至門。禧絮被蒙頭臥。稱病篤。乃放歸。後二年。赴維揚。故人約舟至儀真。暴心氣病。一夕卒。年五十七。著有文集二十二卷。詩集八卷。左傳經世若干卷。兄祥字善伯。弟禮字和公。並有集行世。

論曰。侯方域魏禧操行不同。予論次兩家文。乃合傳之。方域才氣蹶弛似陳亮。其遭大獄瀕死亦似之。然亮猶登第一夕而卒。而方域竟歿諸生。悲夫。明宣德中。周文襄忱薦龔翊爲太倉學官。翊辭不就。語人曰。吾仕無害於義。恐負金川門一慟耳。而禧之論。以謂翊一門卒。非有知己之恩。國事之責也。旣已更歷三朝。身逢聖賢之主。而嶮然不肯少污其志。賢已嗚呼。禧儻自謂與。

白雲先生傳 方苞

張怡字瑤星。初名鹿徵。上元人也。父可大。明季總兵登萊。會毛文龍將卒反。誘執巡撫孫元化。可大死之。事聞。怡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甲申。流賊陷京師。遇賊將不屈。械繫。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之。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不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耆舊多立名義。以文術相尚。惟吳中徐昭法宣城沈眉生躬耕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尙有楮墨流傳人間。先生

則躬樵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茲山。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先君子與余處。士公佩歲時問起居。入其室。架上書數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事。請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市二甕。下棺則并藏焉。卒年八十有八。平生親故。夙市良材爲具棺槨。疾將革。聞而泣曰。昔先將軍致命危城。無親屬視含殮。雖改葬。親身之裨。弗能易也。吾忍乎。顧視從孫某。趣易棺。定附身衾衣。乃卒。時先君所子適歸皖桐。反則已渴葬矣。或曰。書已入壙。或曰。經說有貳。尙存其家。乾隆三年。詔修三禮。求遺書。其從孫某以書詣郡。太守命學官集諸生繕寫。久之未就。先生之書。余心嚮之。而懼其無傳也久矣。幸其家人自出之。而終不得一寓目焉。故并著於篇。俾鄉之後進有所感發。守藏而傳布之。毋使遂沈沒也。

江先生傳 劉大櫟

先生始就外傳。見邱氏補大學衍義之書。其中徵引周禮。卽求取周禮全文誦之。自是旁通十三經。而於禮經尤深。謂朱子儀禮通解。雖屢經續輯。尙多闕遺。乃廣搜前載。爲禮經綱目八十八卷。而古禮粲然可觀。其平生所爲書。於周禮。則有疑義舉要。於戴記。則有深衣考誤。訓義擇言。於春秋。則有地理考實。又精於天官星曆。其書則有曆學補論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曆辨歲實消長辨。於樂則有律呂闡微。於音韻則有音學辨微古韻標準四聲切韻表。於步算則有雅步法解中西合法擬草。其外又有論語瑣言鄉黨圖考近思錄集注讀書隨筆。凡書二十餘編。共百餘卷。藏於家。嗚呼。可謂多矣。蓋先生生而好古。而窮不見用於世。則益專其心於遠稽遐覽。終身樂之無休暇。其於古之制度名物。必參互而

得其據證。先生未之辨明。則其說具載方冊之中。而人顧莫之見。及先生指以示人。則人皆恍然自失。而不啻其心所欲言。信乎其爲博聞強識之君子也。先生家故鄉。其居鄉。嘗稱春秋傳豐年補敗之義。以語鄉人。乃相與輸田輸穀。立義倉。其民不知有饑歲。嘗一至京師。朝廷方開三禮之館。卿士預脩三禮者。就質所疑。先生爲置辨。皆暢然意滿稱善。其後有欲以先生之書薦聞於朝者。先生自顧年老無可復用。而京師舊游皆凋謝。乃感愴辭避。卒不就。先生年八十二。其卒於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也。自六經遭秦火而亡。而詩書傳記之文。學者如蒙雲翳。猶賴有山澤逸遺之士。窮年兀兀於其中。遞相推測隱度。蓋其義有自漢儒脩補以來。歷魏晉唐宋元明二千餘歲。代加推闡。直至今日而始明者。則夫經生之維繫於斯世。豈淺小哉。先生存則頽然一老。力學於深巖絕壑之間。朝士大夫無過而問者。先生沒則斯文淪喪。後生新進。猝有志於學問。於何執經而請業。此士之速邁憔悴爲舉世之所不爲者。聞先生之卒。不能不灑然流涕以悲也。先生婺源之江灣人。姓江氏。名永。字慎脩。

黃貞女傳 朱仕琇

黃貞女者。湖北應山人也。所許適者死。貞女歸事其姑終身。而反於父。父又死。貞女曰。吾得從父地下。見吾夫與舅姑足矣。卽閉戶欲死。兄弟曰。父不幸而爾從死。是章兄弟不能安爾而傷父之志也。且爾爲夫死。則死不待今日。爲父死。則父固非爾得從死者也。又累兄弟以不能安女弟之名。貞女曰。吾知行吾志而已。固非擇於可否者也。然吾聞之。婦人以從爲義者也。吾身許人。固宜爲婦。未適人。則猶爲子。死夫與死其父。義皆有所處也。今吾三從者絕而得死所。全其婦子之義者。無悔於中心。而於兄弟成之。是兄弟

遺我以安也。何累於名。事聞於令。令親往諭貞女以無死。且女畜貞女。兄弟欲貞女不死。皆勸貞女。貞女曰。既以失所。從自絕於兄弟。而猶託於人。是明告兄弟。對也。且是重身無已。而不知所以處者之爲也。吾非其人也。卒絕食而死。貞女死日。人見貞女行出門。若生者。又見所許適者與貞女若偕行云。蓋貞女真見夫矣。亦異矣哉。貞女死後百餘年。他姓有冒爲所許適者之旁子孫。得旌門如令。貞女外家曾孫某。認之官。以爲非是。官雖審其冒。然其事已得請。竟無以易也。蓋貞女未歸。未廟。見雖未成婦。然其事不繫於夫。則貞女之守死爲無名。而益以傷貞女之志。貞女事久遠。所許適者家絕。故冒而不忌。然曾孫之認。亦疑而無徵。余故皆削之。使冒者不得以爲榮。而疑者不得以爲信。而貞女之貞。以慎而益白。蓋貞女之志也。

朱竹君先生傳 姚 璠

朱竹君先生名筠。大興人。字美叔。又字竹君。與其弟石君珪。少皆以能文有名。先生中乾隆十九年進士。授編修。進至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督安徽學政。以過降級。復爲編修。先生初爲諸城。劉文正公所知。以爲疏儻奇士。及在安徽。會上下詔求遺書。先生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有古書。世未見者。請開局使尋閱。且言搜輯之道甚備。時文正在軍機處。顧不喜。謂非政之要。而徒爲煩。欲議寢之。而金壇于文襄公獨善先生奏。與文正固爭執。卒用先生說上之。四庫全書館自是啓矣。先生入京師。居館中。纂修日下舊聞。未幾。文正卒。文襄總裁館事。尤重先生。先生顧不造謁。又時以持館中事。與意迂。文襄大憾。一日見上。語及先生。上遽稱許。朱筠學問文章。殊過人。文襄默不得發。先生以此獲安。其後督福建。

學政逾年。上使其弟珪代之。歸數月。遂卒。先生爲人。內友于兄弟。而外好交遊。稱述人善。惟恐不至。卽有過。輒覆掩之。後進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晨至夕。未嘗無客。與客飲酒談笑。窮日夜。而博學彊識不衰。時於其閒屬文。其文才氣奇縱。於義理事物情態。無不備。所欲言者。無不盡。尤喜小學。爲學政時。遇諸生賢者。與言論。若同輩。勸人爲學。先識字。語意諄勤。去而人愛思之。所欲著書。皆未就。有詩文集。合若干卷。姚鼐曰。余始識竹君先生。因昌平陳伯思。是時皆年二十餘。相聚慷慨論事。屢厲講學。其志誠偉矣。豈第欲爲文士已哉。先生與伯思皆高才。耽酒。伯思中年致酒疾。不能極其才。先生以文名海內。豪逸過伯思。而伯思持論稍中焉。先生暮年。賓客轉盛。入其門者。皆與交密。然亦勞矣。余南歸數年。聞伯思亦衰病。而先生沒。年才逾五十。惜哉。當其使安徽福建。每攜賓客。飲酒賦詩遊山水。幽險皆至。余聞至山中。厓谷輒遇先生題名。爲想見之焉。

劉海峯先生傳 姚鼐

劉海峯先生。名大櫬。字才甫。海峯其自號也。桐城東鄉濱江地。曰陳家洲。劉氏數百戶居之。爲農業。多富饒。獨海峯生而好學。讀古人文章。卽知其意而善效之。年二十餘。入京師。當康熙末。方侍郎苞名大重於京師矣。見海峯。大奇之。語人曰。如苞何足言邪。吾同里劉大櫬。乃今世韓歐才也。自是天下皆聞劉海峯。然自康熙至乾隆數十年。應順天府試。兩登副榜。終不得舉。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乾隆十五年。舉經學。皆不錄用。朝官相知。提督學政者。率邀之幕中。閱文。因歷天下佳山水。爲歌詩。自發其意。年逾六十。乃得黟縣教諭。又數年。去官歸樅陽。不復出。卒年八十三。無子。以兄之孫某爲後。先生少時。與鼐伯父蘆陽先

生及葉庶子西最厚。館於乾隆四十年。自京師歸。庶子與館伯父皆喪。獨先生存。屢見之於樞陽。先生偉軀巨髯。能以拳入口。嗜酒諧謔。與人易良。無不盡。嘗謂館。吾與汝再世交矣。天下言文章者。必首方侍郎。方侍郎少時。嘗作詩以視海寧。查編修。慎行查編修曰。君詩不能佳。徒奪爲文力。不如專爲文。方侍郎從之。終身未嘗作詩。至海峯。則文與詩並極其力。能包括古人之異體。鎔以成其體。雄豪奧祕。靡斥出之。豈非其才之絕出今古者哉。其文與詩皆有雕板。館欲稍刪次之。合爲集。未成。乃次其傳。

張貞女傳 姚 鼐

昔歸熙甫作貞女論。謂女在父母家。不應以身屬人。所許嫁者亡而爲終守。不合於義。吾謂熙甫是言過矣。今律與人約婚而中背者有刑。而晉王褒以其婿葬父洛陽。卽以其女別嫁。以今律論。褒爲甚不誼。以褒之賢。衡今之法。則制刑非矣。然而皆不然者。古今情事殊也。且伊尹五就桀。柳下惠不差汗君。而伯夷非其君不事。季歷文武興周室。而泰伯逃隱。夷齊叩馬而諫。士各行其志所安耳。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吾近覽鄉曲之事。高貞女之節。悲傷其志。以謂靡病於古誼焉。張貞女者。父曰張裕昌。其五世祖爲明末山東左布政使。秉文殉難於濟南者也。貞女許嫁之夫曰葉孝思。孝思父母皆老病將死。獨有孝思一子。又病療甚篤。欲迎張氏侍其父母疾。張女親戚皆難之。貞女曰。旣以身許人。奈何聞其危篤。安坐以待其死乎。卽布衣乘輿入葉氏。視其公姑及夫疾。晝夜不怠。一年而舅姑及孝思皆死。僅有屋三間。張氏迎父弟共處。以屋居父。而已所處幾於不蔽風雨。時爲父浣炊。爲弟縫紉。晝夜營女工以爲生。及父死而治其喪。立族子友賢爲子。聘姪張氏爲婦。得孫曰傳興。一年而友賢又死。其婦亦能效其姑。立節概焉。貞女自

十九歲守節。至今五十四。而葉孝思之族祖曰蔭寰。聘妻胡氏。蔭寰失愛於繼母。悲憤以死。胡氏農家女也。聞而誓必爲夫守。父母不能奪。卽送至持喪。其夫伯母楊氏亦寡婦。憐胡氏與同寢處。其姑久亦愛焉。胡氏今年四十餘。守節三十年矣。其居皆在縣城內之西。又有周氏者。居縣城東百四十里許。配法洪山。章彌六年十五而彌六死。請於父母來夫家服喪。遂不返。其夫家爲立嗣撫之。至有元孫。年九十三。去歲冬沒。乾隆五十五年也。鄉俗焚葦輿以送終。章氏數千人見其焚煙上徹。聚爲白鶴。久乃滅云。而桐城城內又有馬鳴玉之聘婦方氏。鳴玉死。方氏居父母家。極窮困。然守而不嫁。至老。先周氏二年死。始馬氏諸子疑方氏初未卽至夫家。不敢迎入門。至其老將死。乃服其節。請於官而旌之。嗟乎。行必久而後信。女子固然。非耄期不亂者。曷以爲士乎哉。

程節母傳 吳定

節母姓鮑氏。歛人也。生之前夕。母夢神人以柏授之。曰。若寶此。後必召祥。覺而生。因命曰瑤枝。及長。歸程太學生家蔚。家蔚讀書不事事。禾米裳衣。鮑氏常以女紅易財。供其匱焉。嘗讀詩至柏舟。爲婦釋其義。鮑氏聞之。廢刀尺。歎曰。嗟乎。婦當如是矣。數年。家蔚沒。益貧。遺孤長秀。長康皆幼。而族人欲嫁之。庭有柏樹。且朽矣。鮑氏日徘徊樹下。撫之而泣。徐乃曰。吾死是矣。夫一夕暴雨。柏復生。鄰里大驚。爭相告曰。婦義神相之矣。族人亦曰。神相之矣。遂不敢奪其志。長秀長康既壯。相與僂力振興其家。嘗築園亭奉母。栽植桃李。梅杏之屬。無算。會母疾。長康割臂和羹。疾遂差。其後母年及大耋。稱慶之日。子孫且百人。肅冠裳。羅拜堂下。郡守張公大書柏節旌其門。而率僚友及薦紳先生。奉卮酒上壽。車馬交馳。喧闐柏樹下。弗能禁。

也。

贊曰。柏物之祥者也。婦少喪其夫。無調恤之親。有侵逼之族。不祥亦甚矣。然以一女子持門戶。立節六十年。子孫蕃昌。豈非所謂祥者哉。彼以君子偕老。副笄六珈爲祥者。是徒希降祥於天。弗思召祥於己也。而其間是非禍福之判。因以微矣。

林穆菴傳 奉朝訐

君諱明倫。號穆菴。廣東始興人。舉乾隆十三年鄉試。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以堪勝御史薦。奉旨記名。未及用。授浙江衢州府知府。在任三年。以失上官意。被劾降調。隨例入京。未引見。以病卒。年三十有五歲。君爲人清介。端直卓然自立。在翰林六年。翰林諸人大抵尙交游聲氣。造謁報謝無虛日。暇則相從酒食。宴飲以爲常。其號爲自好能讀書者。亦獵浮華詞采。攻聲律對偶。以升沈進退爲憂喜而已。君獨慨然有志於聖賢之學。僦屋數椽。僅蔽風雨。窺其戶闐然如無人。驟而卽之。漠然若不與人相接。徐而察其動靜語默。其於義利是非之介。確然如黑白。不可淆亂。方保舉御史時。同官有要之者。曰。行舉御史。不可不謁掌院。君毅然曰。御史以求而得。尙何以自樹立耶。謝不往。其友人與之書。盛加推許。期以白沙甘泉。君正告之曰。兩先生所造。吾何敢。然吾所學。乃在程朱白沙甘泉。皆君之鄉先生。而學微出於陸子靜者也。其趨向可知矣。其出守衢州也。以安靜爲治。吏民敬而愛之。會新易巡撫。君以病不卽上省。謁。疑其傲。遂以才力不及劾之。部議降調。例當入京。引見。至京。病益甚。遂卒。蕭然無以爲斂。其門人爲經紀其喪。其友人朱珪。奉朝訐收拾其遺書。擇其可存者錄之。以俟後之君子。而以其全者歸之其子焉。

贊曰。穆菴平居論學。斷然以兩宋大儒爲依歸。以上泝於孔孟。旁及荀況王通。皆欲裁而取之。其文章師學韓退之。吾未能測其所至何如也。要其人。有守不苟。且其古文辭秩然有條理。不背畔於理道。可信也。而世人以其高自期許而笑之。嗟夫。世俗之人。潢溺沈酣於富貴利達。一往而不知返。顧不此之笑。而見夫志於學者。則笑之。何其惑也。孔子取狂狷。爲其能進取有所不爲也。雖然。使穆菴不死。其所就寧止於是而已哉。故敍其大概。傳之如此。

黃蛟門傳管同

黃蛟門名以旂。江寧府學增生。父名某。家產數千金。歿後。五子均分。而君以長男不與。然君與其妻無怨色。事繼母愉愉如也。待異母諸弟及弟子。雍雍如也。既貧甚。常爲童子師。自給。蓋冬無裘。夏無帷幕者。至三十餘年。然自諸童家所奉錢外。一介未嘗取諸人人。或招飲食。必堅拒逃匿。須要覓牽持。不得已而後至。經數日。輒相酬。其豐腆恆加倍。道光元年。詔舉孝廉方正之士。當事者或諏予以其人。予對曰。他人不敢知。如府學增生黃某者。乃真孝廉方正人也。爲備言其行。當事者亦慨然歎息。然竟不得舉。古青谿之水。出竹橋而東流。過復成橋。與淮水合。其勢清闊。旁有竹林蔬圃。予始與君皆家橋南。每日夕。輒相攜步橋上。望鍾山。俟日落乃返。後予遷居城北。遂希見君。及今客安徽。而家有書來。報君病卒矣。六年八月某日也。年六十五。君嘗作詩數千篇。又嘗爲曆算星命之學。欲著書。皆不就。有二子。曰某某。贊曰。予幼聞古人還麥投錢之事。心敬慕之。及識蛟門。然後知今世猶有是人也。君嘗對予舉劉孝標語曰。聲塵寂寞。世不予知。魂魄一去。有同秋草。思其狀甚悲之。然則君之於名。其尙有未能盡忘者耶。予之

力不足以舉君。而文或足以傳君。故稍次爲傳。使天下後世知有蛟門焉。

鄭湛若傳 吳蘭修

鄭露字湛若。南海人。年十三。爲諸生。居恒慷慨。以才略自負。念海內多事。遂爲劍槩韜鈴之學。會上元跨馬夜出。觸縣令前驕。令怒。詳於學使。削其籍。時崇禎七年也。乃走廣西。窮歷諸郡山川阨塞。游於岑胡五土司。爲獠女執兵符者。雲驪娘書記。述其風土儀物。爲赤雅三卷。文飾古藻。往往過實。然其言曰。先王建國。必因山川審遠近。故建瓴之勢立。指臂之義順。勢立則內強。義順則外服。然後霸王之業可成也。若割兩江。東包廉欽潯鬱。以北盡平宜柳。屬之南寧。使自爲牧。鎮則兩江豁峒。可馳尺版而服。卽用兩江之兵。南略交趾。此指臂之義也。桂林故衡湘地。形勢袤延。首起衡嶽。腹盤八桂。尾達蒼梧。湘灘二水分繞其下。桂林據其上游。若屋極焉。割衡永郴道諸郡。並隸廣西。封略偉矣。此建瓴之勢也。又述岑氏兵法。能以少擊衆。將千人者。得以軍令臨百人。之將。將百人者。得以軍令臨十人。之將。一人赴敵。則左右呼而夾擊。一伍爭救。之一人戰歿。左右不夾擊者。斬一伍之衆。皆罪。一伍赴敵。則左右呼而夾擊。一隊爭救。之一伍戰歿。左右伍不夾擊者。斬一隊之衆。皆罪。不如令者。斬。退縮者。走者。斬。言惑衆者。斬。敵人衝而散者。斬。敵以金帛遺地。拾者。斬。論者。以爲鑿鑿可用。非文士曼衍之說也。當是時。關中已陷。河南江北流寇四起。湛若浮湘而下。轉徙吳越間。明年北走燕趙。賊勢益熾。冬十月。愍帝下詔罪己。慨然有求賢四方之志。而湛若孤羈逾歲。裘敝刺滅。卒無所遇。遂南歸。我朝順治二年。唐王據福州。起爲中書舍人。甫三月。引去。五年。永明王據肇慶。復起就職。七年二月。奉使還廣州。會大清兵至。與諸將戮力守城。十二月朔。城破。死之。年

四十有七。湛若蓄古琴二。一曰南風。宋理宗宮中物。一曰綠綺臺。唐武德年製。明康陵御前所彈也。死之日。幅巾抱琴將出。騎以白刃擬之。笑曰。此何物。可相戲耶。騎亦失笑。徐還所居海雪堂。擁古器圖籍。與琴殉焉。生平好大言。汪洋恣肆。以寫其牢騷不平之氣。所爲嶠雅三卷。憂天憫人。主文譎諫。雖小雅怨誹。離騷忠愛。無以尙之。妻鄧氏。自遭難後。見湛若荷芻負米。遂絕粒。舂糠粃爲丸。服之。恬如也。子鴻。字劇。孟年二十餘。能詩。及擊劍。先於順治三年。率北山義勇千餘人。戰死。贈錦衣千戶。

畫網巾先生傳 宋潛虛

順治二年。大兵旣定江東南。明唐王自立於福州。其泉國公鄭芝龍。陰受督師洪承疇旨。棄關撤守備。七閩皆沒。而新令薙髮更衣冠。不從者死。於是士民以違令死者不可勝數。而畫網巾先生事尤奇。先生者。其姓名爵里。皆不可得而知也。攜僕二人。皆仍明衣冠。匿迹於邵武光澤山寺中。事頗聞於外。光澤守將吳鎮。使人掩捕之。逮送邵武守將池鳳陽。鳳陽皆去其網巾。留於軍中。戒部卒謹守之。先生旣失網巾。盥櫛畢。謂二僕曰。衣冠者。歷代各有定制。至網巾。則我太祖高皇帝創爲之也。今吾遭國破。卽死。詎可忘祖制乎。汝曹取筆墨來。爲我畫網巾額上。於是二僕爲先生畫網巾。畫已。乃加冠。二僕亦互相畫也。日以爲常。軍中皆譁笑之。而先生無姓名。人皆呼之曰畫網巾云。當是時。江西福建間有四營之役。四營者。曰張自盛。曰洪國玉。曰曹大鎬。曰李安民。先是自盛隸明建武侯王得仁爲裨將。得仁旣敗死。自盛亡入山。與洪國玉等收召散卒及羣盜。號曰恢復。衆且踰萬人。而明之遺臣如督師兵部右侍郎揭重熙。詹事府正詹事傅鼎銓等皆依之。歲庚寅夏。四營兵潰於邵武之禾坪。池鳳陽詭稱先生爲陣俘。獻之提督楊名高。

名高視其所畫網巾班班額上笑而置之。名高軍至泰寧。從檻車中出先生。謂之曰。若及今降我。猶可以免死。先生曰。吾舊識王之綱。當就彼決之。王之綱者。福建總兵破四營有功者也。名高喜使往之。綱所之。綱曰。吾固不識若也。先生曰。吾亦不識若也。今特就若死耳。之綱窮詰其姓名。先生曰。吾忠未能報國。留姓名則辱國。智未能保家。留姓名則辱家。危不卽致身。留姓名則辱身。軍中呼我爲畫網巾。卽以此爲吾姓名可矣。之綱曰。天下事已大定。吾本明朝總兵。徒以識時變。知天命。至今日不失富貴。若一匹夫。偏彊死何益。且夫改制異服。自前世已然。因指其髮而詬之曰。此種種者而不肯去。何也。先生曰。吾於網巾且不忍去。況髮耶。之綱怒。命卒先斬其二僕。羣卒前摔之。二僕瞑目叱曰。吾兩人豈惜死者。願死亦有禮。當一辭吾主人而死。於是向先生拜。且辭曰。奴等得事掃除泉下矣。乃欣然受刃。之綱復謂先生曰。若豈有所負耶。義死雖亦佳。何執之堅也。先生曰。吾何負。負吾君耳。一籌莫効。而束手就擒。與婢妾何異。又以此易節烈名。吾笑夫古今之循例而赴義者。故恥不自述也。出袖中詩一卷。擲於地。復出白金一封。授行刑者曰。此樵川范生所贈也。今與女。遂被戮於泰寧之杉津。泰寧諸生謝韓葬其骸於郭外杉窩。題曰畫網巾。先生之墓。而歲時上冢致祭不輟。當四營之旣潰也。楊名高王之綱復追破之。死逃略盡。而敗將有願降者。率兵受招。廡於邵武。行至朱口。一卒獨不肯前。伸項謂其伍曰。殺我殺我。其伍怪之。且問故。曰。吾熟思之。累日夜矣。終不能俯仰事降將。寧死汝手。其伍難之。乃奮袂裂眦。抽刃相擬。曰。不殺我者。今當殺汝。其伍乃揮涕斬之。埋其骨而去。揭重熙傅鼎銓先後被獲不屈死。張自盛曹大鎬等後就縛於瀘溪山中。贊曰。自古守節之士。不肯以姓字落人間者。始於明永樂之世。當是時。一夫守義。而禍及九族。故多匿迹。

而死。以全其宗黨。迨崇禎甲申而後。其令未有如是之酷也。而以余所聞。或死或遁。不以姓名里居示人者。頗多有。使弔古之士。莫能詳焉。豈不可惜也夫。如畫網巾先生事。甚奇。聞當時軍中有馬耀圖者。見而識之。曰。是爲馮生舜也。至其他生平。則又不能言焉。余疑其出於附會。故不著於篇。

栗恭勤公傳 梅曾堯

公姓栗氏。諱毓美。字樸園。山西渾源州人。嘉慶六年。以拔貢生官河南知縣。遇災年。放稅賑穀。以實惠民。不以上官意爲損益。遷光州知州。汝寧府知府。徙開封。歷河南糧儲道。開歸陳許道。遷湖北按察使。河南布政使。道光十五年。授河東河道總督。公前知武陟縣。馬營壩黃沁隄工。皆親其事。及任河督。益勤詢河兵官。久於河者。以地勢水脈。前任官行事之當否。蓋北岸自武陟至封邱二百餘里。南岸之祥符下汛至陳留六十餘里。皆地勢卑下。至串溝。串溝者在河隄間。其始但斷港積水而已。久之溝首受河。又久之溝尾入河。而串溝遂成支河。於是以遠隄十餘里之河。變爲近隄之河。而隄河相遠之處。舊皆無工。不儲料者也。於是以無工之處。變爲至險之工。故人不及覺。覺不及防。往往潰隄爲大患。公乘小舟歷南北。時北岸原武汛串溝受水口。已寬三百餘丈。行四十餘里。至陽武汛溝尾。復入大河。又合沁河。及武隄滎澤灘水。畢至隄下。兩汛素無工。故無稽石。隄南北皆水。取土築壩。公卽以收買民輒。於受衝處。拋輒成壩。四十餘晝夜。成輒壩六十餘所。壩始成。而風雨大至。支河首尾。皆決開數百丈。而隄不傷。公由是知輒之可用。又試之原陽越隄。及攔黃堰。及南岸之黑壩。皆效。遂奏請千輒爲一方。方價六兩。減採買稽石銀。兼備輒價。是後每有工役。或輒加碎石及稽掃。用大減。數年內。省官銀百三十餘萬。工益堅。有不便其事者。其說

頗上聞。公前後陳奏曰：護隄之法，率用稽埽。然埽能壓激水勢，俯囓隄根，備而不用，又易朽腐。至碎石坦坡，惟鞏縣濟源產石較近，而採運已艱。河工失事，多在無工處。所千里長隄，勢不可盡爲儲備。而河勢變遷不常，衝非所防。遂成決口，輒則沿河民窳，終歲燒造，隨地取用，不誤事機。且輒及碎石，皆以方計。而石多嵌空，輒則平直，每方石五六千斤，而輒重三分之一。一方石價購輒兩方，而拋輒一方。當石兩方之用，其質滯於石，故入水不移，堅於稽埽。故久水不腐，又工不能築埽水中，輒則能水中拋壩，卽盪成坦坡，亦能緩減急衝，化險爲易。或謂輒可保將生未生之工，不能用於已生之後。然使將生者可保，卽別無已生之工。昔衡工之決，因灘陷埽不能施，馬營壩之決，因補隄不能得碎石，使知用埽不如拋輒，收輒易於運石，則數千萬之官銀可省。奏入，上知公忠實可任，且綜畫周密，卒皆允之。屢詔褒賞，訖工任五年，河不爲患。二十年薨於位，上爲之震悼，賜諡祭及太子太保銜。時長子煊，已官刑部郎中，乃賜次子燿進士。公在工，有風雨危險，必身親之。平居河曲折高下嚮背，皆在其隱度。每日水將抵某所，急備之，或以爲迂。且勞費，公曰：能知費之省，乃能真省費者也。水至乃大服，故十五年原陽之支河，十八年盛漲八尺之水，皆決口而有餘。卒以無事，或以爲天幸。然前公任三年，祥符決，公卒逾一年，南岸又決，則豈非人事哉？官吏民羣思公以爲神，且立廟也。

論曰：公之令安陽武陟，守開封時，折疑獄如神。他人有一事，足爲循吏。然於公猶非其大者。傳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公治河，能通物性以盡利，誠壹故也。況求民情也哉。

黃个園傳 梅曾亮

君諱至筠。字个園。甘泉縣人。父牧趙州時生。君十四歲。孤人沒其遺產。年十九。策驢入都。以父友書見兩淮鹽政某公。與語奇其材。以爲兩淮商總。時嘉慶初。軍興。事方亟。而兩河決口。丁夫槌石之費。戶部以正供入不充。募富民出錢。榮以職。君首輸爲衆倡。前後數十萬。由府道加鹽運使銜。長子次子皆郎中。入都祝嘏。賞圓明園聽戲。賜克什。當是時。上自鹽政。下至商戶。視君爲動靜。販夫走卒。婦孺乞丐。揚人相與語。指首屈必及君。而是時承純皇帝六十年豐豫之後。商人皆席富厚。樂驕逸。談調舞歌。窮園林亭沼倡優巧匠之樂。流地居積。惟主計者可否。割腴口深。名贏實虧。而私商朋興。官吏益放手湖北岸。費銀百五十萬。鹽政又務進奉。冀久任。進奉無見銀。俵虛數於商。以取息。於是庫之銀額增。而所納益不足。而商人始困也。及道光時。改鹽政。淮北改票鹽。而商總權絀。商得見運使人。自言事利各私己。而仍委其重於君。而商總始困。然君自以受國恩深。且於諸商爲丈人行。不與較短長。代償官銀。自取多數。而視衆商之殷瘠。差所代多寡。皆聽命集事。每奏銷時。君入運使署定議。肩輿出入。撫掌曰。奏銷過矣。道光十八年七月。君卒。其時諸舊商大抵皆敗。新進多文巧機利。而玩法乾沒。而不顧後私小智。破大體爲之首者。縮蓄深閉。莫肯任患。而奏銷始失期。運使乃檄吏督之。吏滋不公。受賕任情。入貨者引身。惜財者倍償。於是羣情渙離。營巧謀退。庫引懸而無商。綱運減數。而國課虧。鹽法益壞。不支。而當事者議變法矣。蓋君之爲商總者。四十餘年。支拄救敗者十餘年。卒五年。而庫始有懸引減運綱。又七年。爲道光三十年。而淮南之票鹽與綱商廢。而昔之忌君畏君。有不足於君者。皆慨然思君。以爲無復有斯人也。

曾亮曰。君長子錫慶。次子颯。余在都時。常相見。君蓄名書畫數千。而不好伎樂。嘗至蘇。徵歌召客。豪費日

千金人皆怪其所爲。適有西人豔之。屬轉輸銀百餘萬。君持歸而奏銷。得報如期。其膽智固不可及者哉。

傳狀類

家傳

高昌僕氏家傳 歐陽玄

僕氏偉兀人也。其先世曰噉欲谷。本突厥部。以女婆匐妻默棘速。可汗爲可敦。乃與謀其國政。唐史突厥傳載其事甚詳。默棘速卒。國亂。婆匐可敦率衆歸唐。唐封爲賓國夫人。而默棘速故地盡爲回紇所有。噉欲谷子孫遂相回紇。回紇卽今偉兀也。回紇嘗自以其鷲捷如鶻。請於唐更以回鶻爲號。偉兀者回鶻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刺和林。卽今之和寧路也。有三水焉。一並城南。山東北流。曰幹耳汗。一經城西北流。曰和林河。一發西北東流。曰忽爾班達彌爾。三水距城北三十里。合流曰僕輦傑河。回紇有普鞠可汗者。實始居之。後徙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也。會高昌國微。乃併取高昌而有之。高昌者。今哈刺和綽也。和綽本漢言高昌。高之音近和。綽之音近昌。遂爲和綽也。哈刺黑也。其地有黑山也。今偉兀稱高昌地。則高昌人則回鶻也。高昌王有印曰諸天敬護護國第四王印。卽唐所賜回鶻印也。言諸天敬護者。其國俗素重佛氏。因爲梵言以祝之也。噉欲谷子孫既世爲偉兀貴臣。因爲偉兀人。又嘗從其主居僕輦河上。子孫宗噉欲谷爲始祖。因以僕爲氏焉。以河名也。相傳噉欲谷初爲國相。適當唐天寶之際。唐以安史之亂。求回鶻援兵。噉欲谷與太子闕特勒帥師與討安祿山有功。封太傅忠武王。進位司空。年百二十而終。傳數世。至克直普爾。襲爲本國相。答刺罕。錫號阿大都督。遼主授以太師大丞相。總管內外藏事。故國

人稱之曰藏赤立。屬滅里棘脫脫伯吉叛。合刺山王三召克直普爾。至則言於王曰。脫脫驍勇。未易力攻。臣少與親善。彼不忌臣。可以計取。今與王期以七日。當斬其首以報。乃先遣家僮。往取滅里棘馬百匹。脫脫使追之。則給追者曰。丞相載馬取蒲萄酒。見女主爾。追者返以告。脫脫喜迎之於郊。握手歡甚。饗公畢。謂曰。今日易營。初脫脫置酒行營。二日易名。以嬖夫人攝之。謂克直普爾曰。公其少需。我先往。遲公至。既行。乘驛從後。大呼止之。脫脫止。陽曰。有密語。請屏左右。脫脫如其言。乃奮曰。私恩公義。有難兩全者。吾奉王命。取爾首爾。亟拔劍斬之。左右股弁不敢動。持首白王。王悅。賜玉深郡地。暨牙里于斯博和思于斯二山。狐白裘一。初兵出阿胡爾。河水素湍急。俄而水止。國俗以爲水寐。占者曰。禱之必有應。公以裳盛水。初曰。願子子孫孫勤勞王家。其熾如火。其續如繩。以忠以孝。永保令名。言訖。以水洒河。河水湍流如初。又嘗盛夏袒跣。臥大樹下。鴉鳴樹上。心惡之。攬衣起。且鞭鴉。下爪。鞭者三方。怒提之。毒虵自上墮地。賴鴉免於螫。戒世世子孫勿殺鴉。及死之日。有神人跪請曰。帝詔丞相以劍擊柱。斥之神滅。公以是年卒。葬玉深郡西五里。曰闊爾祿。名之曰辛子岳弼。襲國相爲答刺罕。阿天都督。太師。大丞相。仍兼通管內外藏事。七子長曰達林。次曰亞思弼。曰衢仙。曰博哥。曰博禮。曰合刺脫因。曰多和思。亞思弼二子。長曰叱理伽帖穆爾。次曰岳璘帖穆爾。叱理伽生而敏慧。年十六。襲國相答刺罕。時西契丹方強。威制高昌。命太師僧少監來圍其國。恣睢用權。奢淫自奉。王患之。謀於叱理伽曰。計將安出。叱理伽對曰。能殺少監。挈吾衆歸大蒙古國。彼且震駭矣。遂率衆圍少監。少監避兵於樓。升樓斬之。擲首樓下。以功加號。叱理傑忽底進授明別吉。妻赫思迭林子弟。以敵欲谷之後世爲其國大臣。號之曰設。又曰沙爾。猶漢言戚畹也。未幾。左右有疾。

其功者。譖於王曰。少監珥珠。先王寶也。世理伽匿之。盍急索勿失。王怒。誅寶甚急。世理伽度無以自明。乃亡附國朝。我太祖皇帝賜以金虎符。獅紐銀印。金螭椅各一。衣金直孫校尉四人。飲食供帳殆擬王者。仍食二十三郡。尋又賞銀五萬兩。以弟岳璘爲質。世理伽沒。高昌諸部塗哭巷弔。歲時祠之。岳璘精於偉兀。書慷慨以功名自許。資算悉以畀兄子。身無私焉。年十五。以質子從太祖征討。多戰功。皇弟斡真奏求師。傅上命公。公訓導諸王子以孝。敦睦仁厚。不殺爲第一義。上聞嘉之。中原諸路悉命統治。既而從平河南。徙鄆縣民萬餘戶入樂安。以便徭拊。尋授河南等處軍民都達魯花赤。佩金虎符。并賜宮女四人。所得尙方賞賚。悉輦歸故郡。以散親舊。且盛陳漢官儀衛。以激礪之。國人聚觀。咋咋豔慕。道山河西。所過榛莽。或時乏水。公爲鑿井置墩。居民使客相慶稱便。太宗皇帝卽位。以中原多盜。選公充大斷事官。從斡真出殿。順天等路。公布德化。寬征徭盜。遁姦革州部。清整。尋復監河南等處軍民。年六十七。卒於保定。今贈宣力保德功臣。山東宣慰使。諡曰莊簡。多和思。二子。次曰撒吉思。風儀魁岸。識度宏廓。遇事寬猛適宜。初爲諸王斡真必闌赤領王傅。事王薨。長子質卜早世。嫡孫塔察幼。庶兄脫忒狂恣。欲廢嫡自立。撒吉思與火魯和孫馳白皇后帖列聶氏。乃授塔察以皇太弟寶。襲爵爲王。撒吉思以功與火魯和孫分陝。黑山以南。撒吉思理之。以北火魯和孫理之。從憲宗攻釣魚山。建言乘勢定江南。必有峻功。上嘉納之。命世祖取武昌。王取淮安。東西並進。未幾上崩。班師集闕。阿里卜哥啤睨神器。諸王多附之。王亦首鼠進退。撒吉思聞之。馳見王。力言世祖寬仁神武。中外屬心。宜專意推戴。若猶豫不決。則失幾非計也。王從之。世祖卽位。授撒吉思北京宣撫。賜宮人甕吉刺真氏。及金帛章服。聚至鎮。鋤強艱姦。革邪除穢。遼東以寧。會高麗有異意。

上遣使究切。則委罪於弼臣。洪察忽。械送京師。道遼東。撒吉思訪知洪以直諫忤意。故卽奏疏爲直前諷。上命釋洪。俾討叛黨平之。山東李璫反。奉詔偕諸王哈必赤等東征。應會決機。轉戰數十合。生得璫戮於市。復濟南益都等五十餘城。哈必赤欲屠之力爭曰。王者之師。誅止元惡。罔治脇從。於是釋囚繫。返流逋。歸剽掠。吹枯蘇。簡節疏目。傳檄四封。輿情大悅。授資德大夫。山東行省大都督。遷經略統軍二使。兼益都達魯花赤。辭不拜。上言山東重鎮。宜別選貴戚臨之。上不許。因賜京城宅一區。益都田千頃。及李璫馬羣園林水磴。海青銀鼠裘等。嘗慕春秋時晉祁奚舉親舉仇之節。惟才是用。或以子姪爲幕僚。或以里閭知舊爲文學官。或以叛帥舊卒爲部曲將。不顧身嫌。專爲國計。公論多之。兵後。民有田乏牛具。爲之上聞。驗民丁力。官給以牛。人得肆耕。李璫故將毛璋。率諸部謀執之以附江南。璋黨禿劉懷其恩。以璋謀上變。乃襲璋斬之。統軍抄不花。畋遊無度。害稼病民。元帥野速答爾等。豪據民田。以爲草地。隨事表聞。得旨執抄不花。滅死杖之。勒野速等還故土。山東諸郡與宋人接壤。時見侵掠。乃拔膠與密等州丁壯。屯沂莒。以逼連海。宋邊帥丁某懼。以所統來降。其爲民捍患。爲國拓土。類如此。推賢讓能。知人善任。名臣宿將。多出其門。碩望雄名。餘五十載。忽一夕星殞於舍。年六十四。卒於京師之南城。山東父老。相與刻石紀勳德焉。今贈安邊經遠宣惠功臣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雲中郡公。諡曰襄惠。岳璘十子。長曰益彌。勢普華。次曰都督彌。勢普華。曰懷來普華。曰都爾彌。勢。曰八撒普華。曰旭烈普華。曰和尙。曰合刺普華。曰獨可理普華。曰脫烈普華。都爾彌。勢初從撒吉思討李璫。以功奏爲行省郎中。繼除博興沂州監郡。會丞相伯顏督諸軍取宋。慨然曰。吾世受上恩。此立功報國之秋也。吾其從戎乎。撒吉思嘉其

志調丞相舉以自代。乃與從子撒里蠻俱隸丞相麾下。與攻襄樊。進兵陽邏堡。順流至丁家洲。宋相賈似道出視師。迎戰奔潰。都爾彌勢爲前鋒。引大軍乘勝逐北。與宋殿帥孫虎臣戰於焦山。破之。陞蔣安撫翼監戰。復攻常州。得雋。陞斷事官。江南旣平。擢安豐路達魯花赤。行省以其廉能。署處州路達魯花赤。時新附之民。懷攜阻兵。每單騎招降。兵不血刃。人以四哥佛子稱之。後見平章阿合馬竊榷張甚。恥爲詭隨。居閑養晦五年。日本之役。以爲征東都元帥。又與丞相阿答海李牢山等異議辭行。已而阿答海等果敗。運使盧懋以言利擢中書右丞。欲引爲參知政事。知懋不可以共事。亦辭不拜。後懋果以罪誅。遷同知浙東宣慰使司事。東陽賊楊震龍作亂。鄉民或爲賊應。卒討平之。朝廷以江浙財計至重。命爲行省郎中。及桑葛當國。屢欲援爲助。固謝不就。遷太平路達魯花赤。同時平南大臣如丞相蒙古臺高興國公史弼河南王卜隆吉台。皆以兄禮事之。一時善辭命。都爾彌勢與阿里齊名。行省凡有入奏。必命之往。每至上前。開陳是非得失。披析解駁。如指諸掌。上嘉賞曰。惟卿及阿里言事。能稱朕意爾。阿里後秉鈞衡。而都爾彌勢官止廣西憲使卒。合刺普華。倜儻有節概。好義如嗜欲。恤窮若姻戚。恤危蹈難。徇國忘身。兒時。父以斷事官治保定。留之侍母。與敦氏居益都。一日忽作而歎曰。幼而不學。有不墮吾宗乎。卽趨父所。自白父奇之。俾習偉兀書。及授語。孟史鑑文字。記誦精敏。出於天性。李璿之亂。與敦氏挈季子。脫烈普華辟地登萊間。音問隔絕。號泣徹晝夜。尋從撒吉思平亂山東。卒購獲奉以歸。人以其孝感所致。撒吉思深加器重。自謂才具不及言於世祖。召給宿衛。嘗以王事至益都。於四脚山中置廣興商山二冶。以勞授金符。除商山鐵冶都提舉。未及代。以職讓厥弟。天兵南向。饋運繁興。被選爲行都漕運使。帥諸翼兵萬五千人。從事飛芻。

輓粟。夜警晨嚴。軍資以濟。南北混一。與有功焉。事平。上封事。大要言親肺腑。禮大臣。以存國家之體。興學校。獎名節。以勵天下之士。正名分。嚴考課。以定百官之法。通泉幣。卻貢獻。以厚生民之本。又言江南新附。宜招舊族。振滯賞懋。力穡通商。弛征薄入。以撫馴其民。不然。恐尙煩宵旰之慮。廟堂多采用其言。屬漕米二十萬。由邗溝達於河。舟覆損十之一。而又每斛視都斛爲虧五十分斛之三。時阿合馬秉政。責償舟人。合刺普華伏闕抗言。量之。騎贏出於元降。而水道之虞。非人力有弗戒。彼雖罄其家。不足以償。若朝廷必不任虧損。臣獨當其辜而已。上命勿治。柄政者憤無所泄。則詘公監寧海路。後遷江西宣慰使。未之官。改除廣東轉運鹽使。兼領諸蕃市舶。時盜梗鹽法。陳良君等扇東莞香山惠州負販之徒萬人。撞搪相和。江西行省命與招討使答失蠻討捕之。先驅斬渠魁。以訊馘告。躬抵賊巢。招誘餘黨復業。仍條言鹽法之不便者。悉祛其害。按察使脫歡大爲姦利。劾奏罷之。羣盜歐南僭王號。僞丞相招討衆號十萬。因圖上其山川形勢。及攻取之策三十餘條。建言擄刈弗亟。其勢長聲生。蔓延未已。遂與都元帥課兒伯海牙宣慰都元帥白佐萬戶王守信等分兵搃之。功最諸將。無何。右丞峻都督兵征占城交趾。素多其知勇。屬護餉道。比至東莞博羅二界中。遇劇賊歐鐘等。橫絕石彎。其鋒銳甚。於是愴慨語其下曰。軍饒重事也。望風退縮。以誤國計。吾弗爲也。卽身先士卒。且戰且行。矢竭馬創。徒步格鬪。踣數十人。勇氣益厲。以衆寡不敵。爲所執。賊欲奉之爲主。罵曰。吾方岳重臣。肯從汝爲逆耶。正有死爾。遂遇害於中心崗。時至元甲申二月之十九日也。年三十有九。是夕。夢夫人希台特勒氏曰。廣寇之亂。吾死矣。言已。乘雲而升。天矯如龍。徑西北而去。知事劉閏張德亦夢城門有金榜。合刺普華衣金甲指麾其中。謂吾死今治此。煩若二人爲功。曹翌日

凶計至。俄而閔德相繼死。時羣寇未息。官軍追捕。邦人往往見其乘驢督戰。或聞空中隱隱金鼓聲。咸驚異。以爲神。繪像祠之。生平將兵理財。部分明。禁令嚴。凡所施置。後爲法程。敷歷中外。以才幹稱。以死節著。中朝罕儔也。贈通議大夫。戶部尙書。上輕車都尉。賜號守忠全節功臣。諡曰忠愍。希吉特勒封高昌郡太夫人。盛年寡居。貞操凜凜。義方有嚴。二子長曰偁。文質。次曰越。倫質。文質甫十歲。刲股以愈母疾。粵之人士。謂忠貞孝三節備於一家。故相與繪爲圖而傳觀之。旣長。名迹獵獵。稱其家。延祐初。守廣德。治法風聲。爲諸郡最。會朝廷經理江浙田糧。行省以番陽官吏不稱職。委訊其事。至則用法外意。治貪猾吏爲民害者。闔郡稱快。改授通議大夫。潭州路總管。潭爲大郡。旣至。興利除害。執法不阿。當道嫉其軋己者。搆誣以罪。事旣白。遷贛州路總管。尋佩金虎符。同知廣西宣慰司事。副都元帥。會柳州慶遠賓州獠民叛。領兵數千進。以策誘賊黨。擒其渠魁。十九龍半天等一十三人以歸。賊衆望風奔潰。降者幾萬人。復置屯田爲守備計。開通故道。以絕其負固之念。省垣憲府交章論薦。謂其有文武才略。如古良將。遷正議大夫。吉安路達魯花赤。中書嘗檄往廣西海北審斷。所至明決。旣而引年休致。家於豫章東湖之上。子五人。曰偁。玉立。登延祐戊午第。今翰林待制。朝請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曰偁。直堅。登泰定甲子第。今承務郎。宿松縣達魯花赤。曰偁。哲篤。登延祐乙卯第。今中順大夫。僉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曰偁。朝吾。登至治辛酉第。今承務郎。同知濟州事。曰偁。列篋。登至順庚午第。今從仕郎。河南府路經歷。越倫質。早歲警敏。篤學無子弟之過。未仕而歿。贈從仕郎。山東東西道宣慰使司都事。一子曰善著。登泰定丁卯第。今承務郎。天臨路同知。湘潭州事。文質嘗謂玄曰。吾宗肇基。偁輩。今因以偁爲氏。蓋本本水源之意也。且高曾以來。勤瘁王家。

謂興大業而俛仰陳迹。非託之文字。大懼湮沒。無以示來者。謹具世次履歷以請。玄惟太史公論贊夷齊。顏跖。反覆致意於天道報施。蓋甚惑焉。每讀之。輒廢書而歎。以爲古今同一轍也。及觀僕氏世磊。何相望。勳節在國。利澤在民。雖汗簡所書。何以尙此。諸季起家擢科。如射命中。異時以涵演迤頌。大顯融無落於其世。識者已有以覘之。則是旣根而食實。售物而取償。天之於僕氏。獨昭昭不忒如是。異聞□□□矣。使造物報施。每率是道。天下有不樂爲□□□□□別生分類古之道也。僕氏遠稽前聞。遡□□□□□來綿延百世。遂爲中州著姓。實自今啓之厚之至也。凡此皆予所嘉稱而樂道者。敬撮其實。爲作家傳。後之秉筆。紬金匱石室之書者。則或有徵於斯文。

安邱張夫人家傳 魏禧

魏禧曰。世之稱婦德者。曰無才以爲德。豈不過哉。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蓋婦人之有才者。恆以才累德。故詩人儉於祝其女子。以爲苟如是。是亦足耳。行可列於內則。名垂彤管之史。地道代終。與天合德。彼無儀。豈詩人本願哉。然且遭時無事。家室康平。徒以德聞可也。若夫不幸而夫亡。子幼。內外之難。蠶起。祖嗣絕續。同於反覆手。此其事不下丈夫百里之命六尺之孤之託也。於此而無特達之識。明敏勇決之才。其克無負者鮮矣。安邱張君貞哀。其母之苦節。以狀來乞傳。禧以疾辭。貞再拜流涕曰。若吾母者。其可無傳哉。吾之至於金陵。非有他也。聞君調疾於此。故來乞君文。文五日不就。請待十日。十日不就。請旬月。禧歎曰。嗟乎。孝子哉。遂力疾而爲之傳。母姓孔氏。系出曲阜。及徙壽光。遂爲壽光人。先世皆有名德。通仕宦。繼室貢士張公繼倫。性柔順。婉婉。嫺姆訓。內外稱賢婦。公難子。母又不孕。每自齋戒。奉佛。

至燃香以祈。遂生貞。貞九歲。父卒。母哀毀幾絕。因撫貞頭歎曰。我死此何屬。乃強食以視貞。當是時。公兄孝廉公嗣倫。叔御史公緒倫。皆先後卽世。無子。貞內無期功之親。母以一女子。獨手撐柱。而姻戚之強有力者。眈眈思嚙噬矣。有貴姻索屏風於貞。母以先人手澤不肯與。貴姻輒叫罵而至。相抨擊於庭。貞家奴皆羅拜乞活。又有大腹豪愛貞園中嘉樹。強移之去。母親止弗聽。乃揮袖張目叱之曰。鼠子敢爾。汝謂我家無人。固有老婦在。老婦將以頸血濺汝矣。大腹豪懼。叩頭謝。復昇樹植故地去。母從容謂貞曰。我豈愛一樹。良以漸不可長耳。然平泉覆轍。豈堪再蹈哉。立命奴子持利斧伐樹。然後歸。而族子數人。託治喪名。瞋目踞靈几間。欲作難。母若爲不知者。溫言厚飲饌禮之。不得發。然其謀益深。毒母乃慨然歎曰。不斃此三尺孤不止矣。是獨有散財一法耳。於是大集宗人姻黨。焚香拜靈几。手挈貞而告衆曰。未亡人所以不死。惟孤耳。財產何有焉。遂盡出遺棄千餘金。以畀衆。又以某田付某支下。某宅與某子。他出貸子錢者。悉燒其券。而榜諸門。一日之間。去資產十七八。所留惟瘠田老屋。財足居食而已。母於是撫貞而泣曰。今而後。吾始遣汝以安。吾母子其長有命矣。夫魏禧曰。嗚呼。母之識與才。過人遠矣。記曰。積而能散。此善於守財之言也。鄉里長者當之矣。孰有爲寡婦孤兒。一日而散敗其先業。委曲以圖存者乎。可不謂之豪傑之士乎哉。家旣落。內外之禍息。母乃遣貞就外傅。督之學。爲貞娶婦。生男。女子而貞能自奮於文學。以貢士官翰林院孔目。母筮家政三十年。至是始偃息。以壽終焉。母好仁。未嘗以鞭扑加人。晚年坐臥小樓。有婢子得罪。避梯下。母操杖擊梯。警之出。終不以杖拄婢子。親黨失業相依者。皆廩之別館。溫飽終其身云。

張逸園家傳 姚 彥

張逸園君者諱若瀛字印沙曾祖兵部尚書諱秉貞祖諱茂稷考諱廷璠皆贈左都御史廷璠三子長若淮仕至左都御史而君其季也都御史爲人端凝樸慎而君慷慨強果自其兄弟少時里人皆異之矣君始以諸生爲書館謄錄敍勞授主簿借補熱河巡檢熱河今爲承德府君仕時未設府縣以巡檢統地逾百里歲爲天子巡駐之所四方民匯居其間君之嚴能治辦奸蠹屏除留守內監爲僧者曰于文煥君一日行道見其橫肆立呼至杖之於是熱河內府總管怒奏擅杖近御直隸總督亦劾君上聞之願喜君強毅不之罪而以劾君者爲非其後爲良鄉知縣順天府南路同知有旗民張達祖居首輔傅忠勇公門下始有地數百頃賣之民矣久而地值數倍達祖以故值取贖構訟經數官不敢爲民直君至傅忠勇頗使人示意君也君告之以義必不可卒以田歸民畿南多回民久聚爲竊盜不可勝詰君多布耳目得其巨魁或親捕之凡半年獲盜百餘盜畏之甚乃使一回民僞來首云有某人至其家巨盜也及捕之至卽自首某案已所爲盜有賊在京師禮拜寺君使兵役偕之至禮拜寺則反與鬪至刑部訊以某案事與此人無與以君爲誣良議當革職旣而上見君名疑部議不當召君令軍機處覆問減君罪發甘肅以知縣用是時上意頗嚮君然卒降黜者大臣固不助君也在甘肅二年嘗爲張掖復營兵所奪民渠水利又以張掖黑河道屢遷所過之田爲沙磧數百頃而歲輸糧草未除力請於總督奏除之時甘肅官相習僞爲災荒請賑而實侵入其財自上吏皆以爲常然君獨不肯爲其後爲者皆敗於是世益推君君引疾去甘肅里居數年會兄都御史已進用上數顧問君狀君乃復出補直隸撫寧知縣其勤幹如昔然君年已六十餘矣以子鴻恩爲兵部郎中受封朝議大夫例不爲知縣遂去歸里又數年卒君居里爲園時遊之名

之曰逸園言己不得盡力爲國勞而苟逸也。故人以逸園稱君。

姚鼎曰：余家與君世姻好。君爲丈人行，所謂逸園者，負城西山面郊。余先世亦園址也。君數飲余於此。自述平生爲吏事，奮髭抵掌，氣勃然，誠充其志，所就可量哉。居在里，建毓秀書院，爲族人設藝局，以養貧者。親姻婚喪急難，每賴其施以濟。君亡久矣，人方思之不能忘也。然余尤偉君杖內監僧，及不爲傅忠勇曲論民田事，爲有古人剛毅之風，故爲著傳。君能著於世矣。才節遇知天子，而仕抑屈於縣令，惜哉。命爲之耶。抑古之道終不合於今乎。君長子鴻肇爲戶部員外郎，先卒。次鴻恩爲福建延平府知府，次鴻磐。

總兵劉公清家傳

梅曾亮

公諱清，字天一，貴州廣順人。以拔貢生歷官布政使，終總兵。然人皆呼爲劉青天。從其官四川，縣令時民所稱也。嘉慶元年，達州王三槐以教匪倡亂，時公以縣丞遷知縣，數以鄉兵破賊於南充。廣元間，公撫民及士卒，皆以兒子畜之。人樂爲死，賊自爲民時知公名，戰人莫爲用。故遇公輒逃。睿皇帝知之，由南充縣驟遷至建昌道，賞戴花翎。後屢起屢躓，先是，上以賊久未平，有進招撫之說者，試行之。經略大臣念撫賊莫如公宜，隻身入賊營，數返。三槐遂降，而冒功者詭言生得之。三槐誅，他賊首疑懼不出，故功不時就。而官兵持剿撫兩端，戰不力。然賊卒深信公，前後降黨與二萬人，及行堅壁清野議，上命經略大臣一委公。賊卒由是破，散捕餘匪，裁撤鄉勇，公功爲多。八年，大功告成，入覲賜詩，取民所呼青天者以爲句。由四川按察使，改山西，遷布政使，以屬吏事，責授刑部員外郎。轉山東鹽運使。時嘉慶十七年矣。逾年而教匪朱成良陷曹縣，定陶，公自請從戎，以官兵五百，敗賊於髻山，復定陶。又敗之於韓家廟，殺賊二千餘，賊保扈。

家集於曹縣樹土牆荆棘四周。公自定陶攻其東，縱火拔柵，賊突出多死，稍逸者南北官兵至合擊之，誅賊首朱成良、王奇山。賊在山東者皆盡，而河南賊自滑縣奔定陶者亦殲於公。十一月賊平，公之破扈家集也。上諭曰：劉清年逾六旬，且係文職，能身率士卒取賊巢，勇敢可嘉，賞布政使銜。及玉牒大小荷包，至是遂授雲南布政使。旋以二品頂帶留山東鹽運使任。二十一年八月，改登州鎮總兵，復改曹州鎮總兵。今上卽位二年，以疾乞休，在籍食全俸。七年終於家。上深惜之，子廷榛先候選知縣，乃官其孫熾昌兵部主事，瑩舉人，尋賜祭葬。

論曰：國朝漢總督以武起家者二人，岳公鍾琪、楊公遇春也。布政使改總兵，惟公一人。公軍中久坦率，厭苛禮，改是官未必非意所便也。然復定陶時，專將有功，亦不能無中於上官之忌云。

王剛節公家傳 梅曾亮

英夷擾海疆，廣東福建死事者數人，惟浙江定海陷，王剛節公與兩總兵皆力戰，殺賊過當，以無救遂敗。人尤惜之。公諱錫朋，字樵慵，順天府寧河縣人，少雄武，有俠氣，以武舉補兵部差官，援例得固原城守遊擊。攝慶陽營參將。道光六年，從大軍征張格爾，自大河拐至回莊，戰疾力，矢殫其酋，賞戴花翎。進戰至阿瓦巴特，陷堅賊阻渾河沿，從大軍間道渡河入喀什噶爾城，進取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皆有功。別將獲賊目玉努斯，十二年，獠民趙金隴亂湖南，殘常寧新田，公以臨武參將從提督羅思舉破賊羊泉街，首逆誅。別將逐賊高家坪，大捷，回就大軍楊家園圍賊殲之，賞銳勇巴圖魯名號。擢寶慶協副將。時廣東獠亦煽動，趙仔青進擾湖南，兩廣總督檄以兵控兩省中地，殺賊背江口，至濠江口，又破賊銀匠衝，獲其酋旗。

仔青反走追獲之及其孥湖南平赴廣東大軍連州大洪橋乘勝入火燒排之蛇兒嶺奪馬鞍山遂平五排。猺又從定連花汛冷水衝金竹根桃花衝紅泥田各猺及排後猺亦就擒服擢福建汀州鎮總兵服闋改壽春鎮總兵自遊擊從楊忠武定回疆知名及平猺功居最嘗戒諭士卒曰戰利呼人共之獲倍多即人不利趨救之可兩全故戰比有功而定海事竟以無救敗先是英夷陷定海去之公以壽春兵鎮其地二十一年八月夷再至出守九安門鄭國鴻駐竹山門葛雲飛駐曉峯嶺相去十餘里賊先犯九安門不利退攻竹山曉峯公馳救兩營已先敗賊爭鬪公衆且盡所親卒及身自盪殺數十百人賊至益衆揮短兵陷陣死是役也賊可三萬我兵計五千公檄請益兵大府不應戰且五六日勢足以待救亦坐不救曰吾守鎮海者也鎮海急則又走人家賊至門守室者不出鬪於庭門焉者亦不知但走告主人賊至某所過某所是擁大軍爲偵候而已三總兵皆坐是敗死公殺賊獨多死尤烈事聞天子震悼以提督例賜諡卹建專祠子承泗襲騎都尉

論曰予讀公家書及祭所親文詞旨溫雅不知其爲武人鄉人言待兄弟交友皆有至性歸省親更衣結履身盡子職可謂儒者風矣夫逃軍多悍卒不知義也知義雖儒者立焉況公之武勇者哉

葛寅軒先生家傳

曾國藩

先生諱大賓字興森號寅軒葛姓先世自蘇州徙居湖南遂爲湘鄉人曾祖世珍祖生霞父長添世有隱德先生幼而端重動止異於常兒長而益自檢制終日危坐言笑不安盛暑不相焚香把卷默識恬吟性耐劇飲雖醉不亂或久無酒終亦不索怡然若有以自得也乾隆之末海內文人以靡麗辯博相高昆明

錢南園侍御澧獨以剛方立朝。視學湖南。以正誼篤行風楚之人。所取率多端士。先生既受知於錢公。補縣學生員。益折節自繩。跬步必衷於古訓。學徒遊其門。則先教之以忠孝大節。下至飲食起居。出處語默。取與豪釐。各有法式。從則貞吉。違則恥辱。至不得齒於人。聽者往往汗下。常稱錢公及其師湘潭朱聲越之學行。以勉其門人弟子。弟子高第者。我先大夫竹亭公及陳君道箬籍最早。晚歲又得黃君星平鄒君魯道。皆登甲科。知名於時。各秉師說。以教授鄉里。傳嬗賡續。篤守矩矱。吾鄉風氣淳古。士人循循不敢僭越禮法。以自放其亡等之欲。論者以爲淵源一本於先生。彼南面民上。司政教之柄。其流風餘韻。得比於一諸生被人之深且久如此者。曾幾人哉。先生四歲喪父。哀毀若成人。年十三。值父忌日。出主以祭。主動仆地。粉面剝落。脫去葛字。微露周字。蓋木工飾周姓廢主爲之者也。先生痛哭引咎。告墓易主。卜日乃祭。事寡母左孺人也。鉅細必躬。疾必嘗藥。生徒有餽。必歸以獻。常隆冬。獨坐心動。急自館所馳歸。入門數呼。母。母方與仲兄負暄後院。聞聲趨出。而屋後山忽頽壓。坐席破碎。里之人以謂先生誠孝之所感也。母歿。勺飲不入口者五日。既葬。衰服終其身。腰以下無復存寸縷。服闋。每祭必泣。盡哀以爲常。兄弟五人。既分居矣。逋負纍纍。無以自存。先生則請於母。復同居如初。卽有所入。絲髮不以自私。兄弟歿。則庀其喪。無子爲之立後。羣從諸婦。各受職業。室以大和。道光二年。朝廷開孝廉方正之科。有司舉先生。應詔。或勸之一詣京師。謁選。先生曰。是可以躁求耶。十二年壬辰十月二十九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一。配左氏。前卒時。先生年才三十。有奇。終身不更娶。子二。長榮蔭。早歿。次榮館。孫三。封泰。先晉。封梁。孫女二人。其一歸吾弟國華。曾孫鎮。堡。鎮。嶽。先晉縣學生員。後其世父榮蔭。先生命也。篤慎而好學。積善之報。殆將於是乎在。

前史官曾國藩曰人之品類至不齊也唐代設科取士名目繁多宋司馬光請開十科以求賢其目至爲賅簡今世官人專出於進士之一途蓋有科而無目矣會典所著特科有三曰博學鴻詞曰經學曰孝廉方正鴻博科再開經學科一開當時皆稱得人孝廉方正之科詔開六七次而由之以踐歷顯役者特少或舉天下而無一人赴部應試者則何也豈朝廷所以旌別此科其法有未善與抑有司者漫不矜慎舉非其人與以湘鄉言之道光初元舉先生咸豐初元舉羅君澤南未可謂都非其人也夫誠得其人在上者固當思所以致之耳彼膺斯舉者豈汲汲哉

關忠節公家傳

魯一同

公名天培字仲因一字滋圃姓關氏山陽人也起家行伍歷淮安城守營守備揚州中營守備獲私鑄王國英等十八人署溧陽營都司獲匪嚴加烈等二十五人移兩江督標左營守備歷中軍都司外海水師奇營守備奇營遊擊道光二年外洋獲盜最三年署吳淞營參將旋即真後二年東南方議海運海運自明以來輟數百年議者紛錯大府舉公任其事六年二月督米船千四百四十五艘米百二十四萬一千餘石自吳淞抵天津先期功最署太湖營副將明年署蘇松營總兵官旋即真十三年入朝上御便殿召見五次軍機記名明年夷事萌芽先是西南諸夷暹羅真獵安南之屬皆恭順受職貢惟英吉利最遠強黠嘉慶間入貢嚴衛入海至是夷目律勞卑來不如約兵船駛至黃埔河水師提督李增階坐疏防落職而以公爲廣東水師提督公至則親歷重洋觀阨塞建臺守排鐵索軍務肅然東南倚以爲重公容貌如常人悛悛畏謹而洞識機要口占應對悉中暇則習弓馬技擊技絕精在廣著籌海集識者比之戚少保云

居虎門六年。而禁煙事起。當是時。洋煙流毒徧天下。前侍郎黃爵滋發其事。上命內外大臣雜議。議定著爲令。而英吉利躉船適至。躉船者。販煙船也。公既習於海。而前欽差大臣林公則徐威略素著。與公尤協力。至則拘夷日。鋼其船。船不得發。獲煙土二萬二百餘箱。焚之。奏聞。上大悅。敍功有差。夷計不得逞。明年四月。驟師入浙江。據定海。分船溯大洋。上天津。詭投書乞和。而前直隸總督琦善馳傳赴廣東。林公以罪去。於是和議興。海防撤矣。廣東邊海門戶曰香港。虎門。香港。粵衍。易盤踞。去省少紆遠。虎門險狹。海道曲折。去省近。虎門外別十臺。最外大角沙角二臺。屹爲東南屏蔽。是年十二月。夷攻大角沙角。壞師船。而大帥日以文書與來往。冀得少遼緩。夷不報命而急戰。戰方交。則投書議和。書報復戰。晝夜攻掠不已。時諸軍集廣府者。駐防滿兵。督標撫標兵。兵不下萬人。又調集客兵團練鄉勇。民兵數萬。而大帥所遣助守臺者。撫標二百人。駐東莞。提標兵二百人。備策應。由是二臺日益孤危。相繼陷沒。二十一年五月。夷進攻威遠靖遠諸臺。守者羸兵數百。公遣將慟哭請師。無應者。初公之以海運入都也。時從故人飲酒肆中。醉而遠。靖遠諸臺。守者羸兵數百。公遣將慟哭請師。無應者。初公之以海運入都也。時從故人飲酒肆中。醉而言曰。日者謂吾祿命。生當揚威。死當血食。今吾年四十餘。安有是哉。已而歎曰。丈夫受國恩。有急死耳。終不爲妻子計。公老母年八十餘。長子奎龍。吳淞參將。前卒。幼子先遣歸。及是。乃緘一匣寄家人。堅不可開。公死後。啓視。則墜齒數枚。舊衣數襲而已。公既自度衆寡不敵。而援絕。乃決自爲計。住靖遠臺。晝夜督戰。已而夷大艘奄至。公率遊擊麥廷章奮勇登臺。大呼督厲士卒。自卯至未。所殺傷過當。而身亦受數十創。血淋漓。衣甲盡溼。事急。呼其僕孫長慶使去。長慶哭曰。奴隨主數十年矣。今有急。義不使主死而已。獨全手持公衣。不可開。公怒。拔刀逐之曰。吾上負皇上。下負老母。死猶晚。汝不去。今斬汝矣。投之印。長慶號而

走比及山半。回顧公隕絕於地。時二月六日也。長慶旣去。懸尸自縊下。下負水多蘆根。刺體如蝟。卒負重創。送印大府所。而身復至臺。求公屍。夷人嚴兵守臺。則乞通事吳某以情告。吳某者嘗爲漢奸。公得之。宥弗殺。給事左右恆思所以報公。至是爲長慶說夷誠懇。反復夷人義許之。入求屍。鉞交於胸。長慶膝行前。徧索不得。卒詣公所立處。舉他屍數十。乃得之。半體焦焉。事聞。天子軫悼。予騎都尉世職。諡忠節。賜葬如禮。喪至之日。士大夫數百人縞衣送迎。道旁觀者。或痛哭失聲。而長慶得公屍後。復求得麥廷章之半體。與公屍皆徒負以歸。水陸七千里。公葬後。恆鬱鬱不樂。言及公。必泣下。未幾卒。

論曰。甚矣虎門之敗也。悲夫。可爲流涕者矣。方公之經營十臺。累戰皆捷。奏上。公卿相賀。主上爲之前席。嘉歎至於再三。然而釁發於定海。詐成於天津。夷不爲無謀。要豈夷人能死公哉。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厲有階矣。長慶義士。誠感犬羊。吳某奸耳。知感恩爲一日之報。異哉。

卷二十六

傳狀類

小傳

李賀小傳 李商隱

京兆杜牧爲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爲昌黎韓愈所知。所與遊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爲密。每旦日出與諸公。

遊未嘗得題。然後爲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爲意。恆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虯。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常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歎下榻叩頭。言阿蠻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嘗所居窗中。勃勃有烟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果有苑囿宮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番番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卽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中。當世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姚平仲小傳 陸游

姚平仲字希晏。世爲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爲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賊底河。斬獲甚衆。賊莫能枝梧。宣撫使童貫召與語。平仲負氣不少屈。貫不悅。抑其賞。然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太尉。陸州盜起。徽宗遣貫討賊。貫雖惡平仲。心服其沈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功冠軍。乃見貫曰。平仲不願得賞。願一見上耳。貫愈忌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仲獨不與。欽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卽位。金人入寇。都城受圍。平仲

適在京師。得召對福寧殿。厚賜金帛。許以殊賞。於是平仲請出死士斫營。擒虜帥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而虜已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驃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顧以爲淺。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宮。人莫識也。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采藥莫能至。乃解縱所乘驃。得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時年八十餘。紫髯鬱然。長數尺。面莽莽有光。行不擇崖。塹荆棘。其速若奔馬。亦時爲人作草書。頗奇偉。然祕不言得道之由云。

杜環小傳 宋 濂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如其言。卽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橋。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常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溼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不足付。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

母貧困。不歸他入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其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爲烹藥進匕箸。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奉詔祀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斂殯之。葬於城南鍾家山。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爲晉王府錄事。有名與予交。

史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彼非過論也。實有見於人情而云也。人當意義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蹈其所言。而背去者多矣。況死而能養其親乎。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而世俗恆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誣天下士也哉。

傳狀類

別傳

周書昌別傳

章學誠

余去京師四年。春明故人日益以遠。今年邵晉涵與桐氏書來。言書昌病歸。狼狽殊可念。俄又書來。言書

昌死矣。乾隆五十六年辛亥秋七月也。哀哉！予自己丑庚寅間，京師聞書昌名，未得見。辛卯始識與桐，欲訪書昌。時二君甫成進士，俱罷歸銓部，意不自得。先後出都門，予亦游涉江湖，不遑安處。乙未入都，二君者方以宿望被薦，與休寧戴震等特徵，修四庫書，授官翰林。一時學者稱榮遇，而戴以訓詁治經，紹明絕學。世士疑信者半。二君者皆以博洽貫通爲時推許。於是四方才略之士挾策來京師者，莫不斐然有天祿石渠句墳抉索之思，而投卷於公卿間者，多易其詩賦舉子藝業，而爲名物考訂與夫聲音文字之標。蓋浸浸乎移風俗矣。余因與桐往見書昌於藉書之園，藉書園者書昌之志也。書昌故溫飽，藁餒於書積卷殆近十萬，不欲自私，故以藉書名園，藉者借也。嘗以其意請余爲藉書目錄之序，余序之曰：書昌嘗患學之不明，由於書之不備，書之不備由於聚之無方，故竭數十年博采旁搜之力，棄產營書，久而始萃，今編目所錄，自經部以下凡若干萬卷，而舊藏古槧繕鈔希觀之本亦略具焉。然書昌之志蓋欲構室而藏，託之名山，又欲強有力者爲之贍其經費，立爲法守，而使學者於以習其業，傳鈔者於以流通其書，故以藉書名園，又感於古人柱下藏書之義，以爲釋老反藉藏以永久其書，而儒家乃失其法。因著儒藏之說一十八篇，冠於書首，以爲永久法式。嗚呼！書昌於斯可謂勤矣。夫古者官府守書道寓於器，詩書六藝學者肄於掌故而已，及其禮失官廢，師儒授受爰有專門名家相與守先待後，補苴絕業，夫官不侵職，師不紊傳，其名專而易循，其道約而可守，是故書易求而學業亦易成也。自學問衰而流爲記誦，著作衰而競於詞章，考徵猥瑣以炫博，剽掠文采以爲工，其致力倍難於古人，觀書倍富於前哲，而人才愈下，學識亦愈以卑污，則專門之業失傳，古職之失守，而學者無所向方故也。閒有好學深思之士，能自得師於古人。

而典亡學絕之後。聞見局於隅墟。搜討窮於穿陋。不幸不見天地之統。古人之大體。而挾邨書以守。旃蒙者。遂得以暖姝菌蠢學。一先生之言。不復深維終始。則以書之不備。聚之無方。弊固至乎此爾。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士生三古而後。苟欲有志乎官守師傳之業。非有所獨得者。固不可以涉獵爲功。而未能博稽載籍。遍覽羣言。亦未有以成其所謂獨得之學。而使之毫髮之無憾。此書昌之所以蒐而聚。聚而藏。藏而籍錄。簿次以爲永久之指也。近世著錄。若天一閣傳是樓述古堂諸家。紛紛著簿。私門所輯。殆與前古藝文相伯仲矣。然或以炫博。或以稽數。其指不過存一時之籍。而不復計於永久。著一家之藏。而不復推明所以然者。廣之於天下。其智慮之深淺。用心之公私。利澤之普狹。與書昌相去當何如邪。雖然。羣書旣萃。學者能自得師。尙矣。擴四部而通之。更爲部次條別。申明家學。使求其書者。可卽類以明學。由流而溯源。庶幾通於大道之要。而有以刊落夫無實之文辭。泛濫之記誦。則學術當而風俗成矣。斯則書昌之有志而未逮。讀其書者。不可不知其義也。書昌志旣美而不就。當世亦復迂之。故生平不得展其意義。四庫館開。旣以夙望被徵。嘗欲行其平日之見。盡表遺籍。設法勸誘。使人刊市流通。且爲學者無窮之利。而已身與同列者。竭所知能。優游寢食其中。將以庶幾得當。而於程功刻日。遷秩敝勞。皆未有以計也。事多扞格不行。宋元遺書久湮沒。畸篇臆簡。多見采於明成祖時所輯永樂大典。時議轉從大典采掇。以還舊觀。而館臣多次擇其易爲功者。遂謂搜取無遺逸矣。書昌固執以爭。謂其中多可錄。同列無如之何。則盡舉而委之書昌。書昌無閒風雨寒暑。目盡九千鉅冊。計卷一萬八千有餘。丹鉛標識。摘抉編摩。於是永新劉氏兄弟。公是公非諸集以下。又得十有餘家。

皆前人所未見者。咸著於錄。好古之士。以謂書昌有功斯文。而書昌自是不復任載筆矣。庚子辛丑之間。四庫全書將竣。而館閣被命特修之書。若開國方略。滿洲源流。職官表。河源考之類。指不勝屈。皆欲趣成。以入四庫著錄。館閣撰述需人。翰林稍知名者。一人常兼數館。又借才外曹。若進士舉貢諸生。未得官者。或藉以超資換階。紛然競赴功名之會。而書昌皆不得與。意泊如也。書昌闕於世故。惟讀書不欺。其與人。也忠信。而自爲謀。往往明大而疎於細。據其理。不甚詳察於事。人。以是益迂之。初入翰林。以謂官清則貴。有守。惟治生有具。乃可無求於人。於是鬻閒架。權市貨。倩賈客爲之居廩。俄而大耗其貲。則矍然省曰。商賈末也。力農本也。棄本逐末。我則疎矣。則又儻田講求藝植。倩農師爲之終畝。凡再遇豐年。而儻田所穫。不足償其糞溉。則又矍然省曰。農夫耒耜。士之贄也。我不食業而耕。是謀失吾本矣。遂評輯制舉之文。鐫印萬本。以爲諸生干祿者資。其文多組織經史。沈酣典籍。意在卽舉業而反之。通經服古。自謂庶幾義爲利矣。然而應科舉者多迂之。印本不售。而刻印貲多。券質責逋。計子母。卽鬻萬本不足償。於是至大狼狽。凡書昌計治生。知其事者無不規諫。雖妻子亦力阻。而書昌自喜益深。黠者或從中暗規其利。書昌又坦懷無逆愆。故以溫飽之家。購書餘蓄無幾。至三變計而益憊不支。然其讀書實深有得。而流俗視之。乃與言治生等。嗟乎。人固不易知。知人讀書之有所得。則更不易。自孔氏之門。顏曾游夏。不專一律。孟子王齊反手。身當七百名世。而井田封建。一則曰聞其略。再則曰此其大略。諸侯之禮。則未之學。荀卿深明禮樂。詳於制數。雖推施不及孟子。而於入孝出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實無愧焉。人豈可一律哉。自有謂坐言起行。譏宋儒爲無用者。於是經術淵閎之士。或於世事稍疎。卽爲儒者詬病。不知守先待後。責固

不輕而書昌勤學而不爲名。心公而無私於利。粹然古之醇儒。不知者譏其所見之偏。卽知之者亦徒震於學識之博。而於書昌之所自得。則皆未有當也。書昌於學。其大者溯源官禮。嘗謂宋儒以來。學統授受。學案異同。言人人殊。皆逐末而遺本。夫學安得有統。周官禮。千古之學統也。學安得有案。春秋禮。千古之學案也。又曰。君子思不出位。位於古文同立。惟禮有定位。所以立不易方。不知禮無以立也。鄭孔諸儒之於禮經。往往張之或失其位。周官之禮。遂失其傳。而人且無所措手足矣。故於宮室制度。登降儀節。講求甚悉。以謂學而不明於此。皆面牆也。又曰。學必求諸身心。戴山劉子以後。遂無深造自得之學。其紛紛爭宗旨者。市於學也。旁涉佛藏。博綜探索。自謂有得。常謂告子言生之謂性。人知其爲佛氏所宗。不知彼謂不得於言。勿求諸心。乃是陰闢儒行。彼謂不得於心。勿求諸氣。乃是陰闢道流。蓋其意以儒者存養省察。爲反求諸心。道者飛伏修鍊。爲求助於氣也。聞者雖疑信不定。然其所見。卓然不可易也。始予游京師。於書肆見偉丈夫。黝澤而髯。取肆書都目。流覽絕疾。似無所當意者。掉臂竟去。余微跡之。益都進士李文藻也。後見書昌髯偉絕類。李君因悉李君志奇好古。亦似書昌。時李已出爲廣東知縣。與書昌往復搜刻。山東前輩遺書。不遺餘力。余恨未得交李君也。同時聊城鄧汝功。德州梁鴻翥。皆篤學嗜古。不爲時名。推爲山東士望。辛丑。李君卒。廣西同知。以詩別書昌。意謂梁鄧先後下世。以次及李。因擬書昌爲魯靈光。今年爾而書昌又逝。悲夫。書昌諱永年。書昌其字。自號林汲山人。其先浙江餘姚人也。自高祖遷居歷城。祖母劉以節孝旌。考堂國學生。善行聞於鄉里。母王有淑德。閩黨稱之。書昌乾隆三十六年進士。特授翰林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文淵閣校理。乾隆四十四年。貴州鄉試典試官。卒年六十有二。子震甲。乾隆四十

五年舉人。余與書昌交終始於與桐居京師。嘗困躓少歡。過二君輒忘患苦。能作竟日談宴。憶書昌方欲傲田治生。有老農爲述田家樂事。娓娓入人。余聞之意移。亦欲共書昌效徹田遺意。獨與桐謂未可信。余詢其故。與桐曰。農田之必有利。猶讀書之必有益也。農子聞大儒言讀書之功。而舍其耒耜以求占畢。可乎。余曰。我輩歸老故山。得有田圃林泉之勝。三數知契。衡宇相望。絃誦之餘。因而課耕問蒔。朝夕過從。人在士農之間。不亦可乎。與桐書昌皆色然有慕。斯言猶在耳也。不知感慨係之矣。與桐言。書昌且東歸。自知不起。屬與桐寄語。俾余爲傳。余謂書昌不好名。傳不足以慰地下也。若其讀書有以自得。區區欲以己之所有公於斯人。則余與與桐所爲心折者爾。

傳狀類

外傳

胡孝廉外傳 王 暉

仁和孤林胡氏。自襟寰公。歷官中丞。稱華族。孝廉其孫也。名貞開。字循蜚。生而夙慧。喜放誕。不羈。九歲時。父仲宣國博。同叔休仲。庶常。攜之過苕溪。溪有施竹。槎截流而窒魚者。庶常戲問孝廉曰。槎前後左右皆水也。魚觸槎。當別去。何依於此。爲人所烹。對曰。獨不見蒼蠅之逗窗紙乎。求進太猛。投明太急。知進而不知退。見明而不見暗。是以不免。比長。受知廣輿。劉學使。補杭郡。諸生是時海內爭尙門戶。文社迭興。若復社。國表名山業。人文聚名最著。孝廉游吳門。訪金沙周介生。約合南北同人。結大社。各立壇坫。檄徵四方文。輯萬餘篇。選八百有奇。名石鼓桐。鏤板行世。孝廉少任俠。好與邊人武士接。習弓馬。旁通劍技。有蕭塘

顧四者以善相馬游貴公子之門。偶攜婁東貢家紫騮來。孝廉以百五千緡易之。常馳戲兩峯三竺間。一日從湖隄出定香橋。會樊學使致虛。譙僚友於湖。酒酣步隄上。小坐龍王堂桃花下。肴核既具。意氣方豪。孝廉忽驟馬直前。勢不能束。几席爲之傾倒。落英如雨。坐客皆辟易。有仆地者。學使怒。命隸追之。至隄盡處。有橋橋上與儻厮養。羣執挺截馬首。禁止不得行。孝廉乃退馬遠橋六七丈。提鞭外向大喝。一縱徑過。度葛嶺。迤邐循城而東。涉沙河。出皋亭之背。穿林越莽而歸。日尙未暝也。學使以大索不得。令城中凡有馬者。悉詣官按驗。孝廉聞之。大笑。年三十八。舉於鄉。爲崇禎己卯歲也。流寇起。關右長江以北。亂萌麻沸。朝廷思得文武兼資之材。寄心膂。從大司馬議。下令今年鄉試舉子於中式後。別試騎射。如果超距破的。該撫按卽行咨部。擢以異等。顧天下承平久。士大夫恥言介冑。遇躍馬彎弓。輒掩鼻不令同坐立。故佔畢家多不識。決拾爲物。九月上旬。監臨王侍御同主考衛宮諭。顧兵諫。洎提調監試諸司。升武帳。集舉人於壇下。張侯較射。衆謝不能。孝廉騁馬挾大黃。拓弦三發。皆貫革。主司大喜。明年應春官試。下第。遂南還。遇賊於汶水之西。同行者盡瞻顧不敢進。孝廉怒。馬獨發。抽矢引滿弓。逐賊四十里。過市下馬。裸衣踞胡牀。納涼樹下。諸同行者方到。相與上酒樓劇飲。咸驚歎爲天人。甲申後。自傷抑塞。未見用於時。一試其所學。將以孝廉老矣。新令仕宦者不應詔。禍且不測。制府聞孝廉名。強出之。署爲嘉興府刑官。兼攝鹽官。縣篆尋赴部。改選湘東司李。未幾。謫商邱丞。罷去。所至具有實政。然皆非其志也。嘗謂耳體空。受感最捷。因號耳空居士。又滑稽善觸物。不宜於世。取衛武瑟僂之義。稱瑟菴焉。孝廉本無意於時。旣歸。乃鑿宅之西北隅爲池。卷池土而上爲岡。爲岷。爲絕壑。爲礪道。爲小橋。平坡。坡之脊。築室三楹。轉而入閣。閣旁複道。架小

屋五椽。蜨叟藍田叔。做南宮父子雲山一版。因顏曰米山堂。堂中設長几一。以展書畫。方几二。以時食飲。竹牀木凳。石盃瓦鑪。不使有塵俗氣。虛閣望遠。岫平疇。四時陰晴。變幻不一。屋內書數架。備觀覽。早起參楞嚴一則。自言收其放心。非佞佛也。飯罷讀史。有當意者。隨筆記之。午餘臨法書一兩行。或作奇峯一幅。以寫胸中壘塊。客到則烹芥茶。劇談外事。小住卽與蔬食濁醪。爲秉燭之伎。興至步月。不送不迎。雖居近市廛。閉門風雨。如深山然。故乃稱孝廉以明志。嗚呼。當寇訑之際。上思用文武材。得如孝廉者數十輩。錯置孔道。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國事何至不可問耶。肉食者泄泄談讌。不知收采英傑。知之又不復能薦之。而淹鬱磊落。至受薦於不願其知者。此孝廉所以傷也。

傳狀類

補傳

文中子補傳 司馬光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玄則。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兄玄謨以將略顯。而玄則用儒術進。玄則生煥。煥生虬。齊高帝將受宋禪。誅袁粲。虬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晉陽公。諡曰穆。始家河汾之間。虬生彥。官至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康公。諡曰獻。傑生隆。字伯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隋文帝嘗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有問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雖稱善。亦不甚達也。歷昌樂猗氏銅川令。棄官歸教授。卒於家。隆生通。自玄以

來。世傳儒業。通幼明悟好學。受書於東海李育。受詩於會稽夏璜。受禮於河東關朗。受樂於北平霍汲。受易於族父仲華。仁壽三年。通始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召見。歎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帝卽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爲事。弟子自遠方至者甚衆。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右武侯大將軍賀若弼嘗示之射。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依仁然後游於藝也。弼不悅而去。通謂門人曰。夫子矜而復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納言蘇威好蓄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學博士劉炫問易。通曰。聖人之於易也。沒身而已矣。況吾儕乎。有仲長子光者。隱於河渚。嘗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通以爲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矣。通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不可謂知人也。見辯命論。曰。人事廢矣。弟子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通曰。是漢文之所難也。廢肉刑。害於義。省之可也。衣弋綈。傷於禮。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而棄義。若之何。通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或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未嘗與久也。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故其鄉人皆化之。無爭者。賈瓊問羣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外不殊俗。故全者。賈瓊請絕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以待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汎如也。則可。通

謂姚義能交。或曰簡通曰茲所以能也。又曰廣通曰廣而不濫。茲又所以爲能。又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頽如也。通嘗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志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又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又曰我未見聞誹而喜。聞譽而懼者。又曰昏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又曰居近而識遠。處今而知古。其唯學乎。又曰輕譽苟毀。好憎尙怒。小人哉。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階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階去媒。讒佞遠矣。通謂北山黃公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針藥。謂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爻象。大業十年尙書召通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於家。門人諡曰文中子。二子福郊。福時。二弟凝績。評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玄謨仕宋至開府儀同三司。績及福時之子勳劇勃。皆以能文著於唐世。各有列傳。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也。而又奚績焉。績之庸能出於其外乎。出則非經矣。苟無出而績之。則贅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漢魏以還也。曰漢魏以還。遷固之徒記之詳矣。奚待於績。經然後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則必不愚者。孰肯從之哉。今其六經皆亡。而中說亦出於其家。雖云門人薛收姚義所記。然余觀其書竊疑唐室旣興。凝與福時輩依並時事。從而附益之也。何則其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考諸舊史。無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爲也。亦未嘗載其名於儒林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舊之人乎。何獨其家以爲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時又云凝爲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不信之。但黜爲姑蘇令。大夫杜淹奏凝直

言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忌。不爲文中子立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任相埒。何故畏之。至沒其師之名。使無聞於世乎。且魏徵實摠隋史。縱叔達曲避權戚。徵肯聽之乎。此余所以疑也。又淹以貞觀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怨望。十七年謀反誅。此其前後參差不實之尤著者也。如通對李靖聖人之道。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彼道之方也。必無至乎。又對魏徵以聖人有憂疑。退語董常以聖人無憂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於釋老者也。夫聖人之道。始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至於安萬邦。和黎民。格天地。遂萬物。功施當時。法垂後世。安在其無所至乎。聖人所爲。皆發於至誠。而後功業被於四海。至誠心也。功業迹也。奚爲而判哉。如通所言。是聖人作僞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又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戲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苟爲聖人矣。則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烏有可行於西方。不可行於中國哉。苟非聖人矣。則泥於中國。獨不泥於西方邪。秦焚詩書之文。詩書之道盛於天下。秦安得滅乎。莊老貴虛無而賤禮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風而鼓之。飾譚論。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沒。釋迦稱前生之因果。棄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嚴。齋戒弛政刑。至於百姓塗炭。發端唱導者。非二家之罪而誰哉。此皆議論不合於聖人者也。唐世文學之士。傳道其書者。蓋獨李翱。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大行於世。至有真以爲聖人可繼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爲人。誠好學篤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於理可通。而所言切於事情者著。

於篇以補隋書之闕。

傳狀類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任 叻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公道亞生知。照鄰幾庶。孝始人倫。忠爲令德。公實體之。非毀譽所至。天才博瞻。學綜該明。至若曲臺之禮。九師之易。樂分龍趙。詩析齊韓。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與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楊史。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蔑如也。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並鎮益口。世祖毗贊兩藩。而任摠西伐。公時從在軍。鎮西府版寧朔將軍軍主。南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於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謀出股肱。任切書記。遷左軍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既允焚林之求。實兼儀形之寄。刀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益。除邵陵王友。又爲安南邵陵王長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選衆而舉。敦悅斯在。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廣樹藩屏。公以高昭武穆。惟戚惟賢。封聞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戶。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越人之巫。覩正風而化俗。篁竹之會。感義讓而失險。邪叟忘其西戾。龍丘狹其東泉。會武穆皇后崩。公星言奔波。泣血千里。水漿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逮衣裳外除。心哀內疚。禮屈於厭降。事追於權奪。而茹戚肌膚。沈痛創距。故知鐘鼓非樂云之本。絳纓非隆殺之要。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徙。戚里內屬。政非一軌。俗備五方。公內樹寬明。外施

簡惠神皋載穆。轂下以清。武帝嗣位。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加千戶。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遷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兗徐北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兗徐接壤。素漸河潤。未及下車。仁聲先洽。玉關靖柝。北門寢扃。朝旨以董司岳牧。敷與邦教。方任雖重。比此爲輕。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卽授司徒侍中。又如故。上穆三能。下敷五典。闢玄闈以闡化。寢鳴鐘以體國。翼亮孝治。緝熙中教。奪金恥訟。蹊田自嘿。不雕其朴。用晦其明。聲化之有倫。繫公是賴。庠序肇興。儀形國冑。師氏之選。允師人範。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初啓。以公補尙書令。式是敷奏。百揆時序。夫國家之道。互爲公私。君親之義。遞爲隱犯。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編戶殷阜。萌俗繁滋。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頃之解尙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絲綸允緝。武皇晏駕。寄深負圖。公仰惟國典。俛遵遺託。俯擗天倫。踴絕于地。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聖主嗣興。地居旦奭。有詔策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以觀德。地尊禮絕。親賢莫貳。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劍履上殿。蕭傅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復以中威重道。增崇德統。進督南徐州諸軍事。餘悉如故。並奏疏累上。身歿讓存。天不憖遺。梁岳頽峻。某年某月日薨。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溫明祕器。斂以袞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太官供給。禮也。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豈徒舂人不相。傾壘罷肆而已哉。乃下詔曰。褒崇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尊戚。恫情之所隆。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體睿履正。神監淵邈。道冠民宗。具瞻惟允。肇

自弱齡孝友光備爰及贊契協升景業變和台曜五教克宣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寄重先願任均負圖諒以齊徽二南同規往哲方憑保祐永翼雍熙天不懋遺奄見薨落哀慕抽割震動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襲吉茂崇嘉制式弘風猷可追崇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綬具瓦錫服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鑾輅黃屋左纛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公道識虛遠表裏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僕妾不覩其喜慍近侍莫見其傾弛他人之善若己有之民之不臧公實貽恥誘接恂恂降以顏色方於事上好下規己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帝子儲季令行禁止國綱天憲冥諸掌握未嘗鞠人於輕刑錮人於重議人有不及內恕諸己非意相干每爲理屈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華衰與縉緒同歸山藻與蓬莢俱逸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邛山洛水協應叟之志邱園東國錙銖軒冕乃依林構宇傍巖拓架清猿與壺人爭旦緹幕與素瀨交輝置之虛室人野何辨高人何點躡屣於鍾阿徵士劉蚪獻書於衛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屈以好事之風申其趨王之意乃知大春屈己於五王君大降節於憲后致之有由也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時序言之已詳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爰造九言實該百行導衿襜於未萌申炯戒於茲日非直旦暮千載故乃萬世一時也命公注解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山宇初構超然獨往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入室尙想前良俾若神對乃命畫工圖之軒牖旣而緬屬賢英傍思才淑匹婦之操亦有取焉有客游梁朝者從容而進曰未見好德愚竊惑焉卽命刊削投杖不暇公以爲出言自口驥驟不追聽受一謬差以千里所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先是震于外寢匠者以爲不

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譴也，無所改修，以記吾過。且令戒懼不怠，從諫如順流，虛己若不足。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旨，信必由中，貌無外悅，貴而好禮，怡寄典墳，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並勒成一家，懸諸日月，弘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大漸彌留，話言盈耳，黜殯之請，至誠懇惻，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易名之典，請遵前烈，謹狀。

贈太傅董公行狀 韓愈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先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旣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旣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旣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卽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材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

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於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恆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旣至恆州恆州卽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旣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揜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金吾爲尙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尙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寮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

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於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遽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尙書。入謝。上語問曰。晏復有人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尙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尙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歷來多兵事。劉元佐益其師至十萬。元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宏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郟。三軍緣道譴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元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己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元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於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

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鵠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於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旣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爲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郭闔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旣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始公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爲上柱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祕書省著作郎溪爲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澥爲太常寺大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諡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爲尙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擗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

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旣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留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嫠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尙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尙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尙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邪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尙書出人，皆曰尙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旣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還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謨。謨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卽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謨。謨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卽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謨，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

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惟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尙不愧奴隸耶。謾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樓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齷聞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鄆。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媵媵。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尙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司馬溫公行狀 蘇軾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祖炫。試祕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祖母皇甫氏。贈溫國太夫人。父池。尙書吏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母聶氏。贈溫國太夫人。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富平府君始舉進士。沒於縣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

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真宗仁宗爲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杭號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天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受補郊社齋郎再奏將作監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郎以天章公在杭辭所遷官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未上丁太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憂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爲國子直講遷本寺丞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公而奇之及是爲樞密使薦公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爲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諡文正公言諡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諡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曆改集賢校理龐籍爲鄆州徙并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己爲盡力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爲河東憂籍請公按視公爲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三千廂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閒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糴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思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爲戰備遇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公守關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咎籍旣

沒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真僞不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爲瑞。若僞。爲遠夷笑。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遷度支員外郎。判句院。擢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爲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爲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爲不當收。公言轍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爲當黜。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爲宗廟社稷自重。卻罷燕飲。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嘉納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宗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臯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反復。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爲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爲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

者。卽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爲監祭。公從容謂洙曰。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義。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耳。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卽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常千億。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爲皇太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爲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堯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爲堯王嫡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爲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爲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爲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璋。散遣其家人。公嘗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尙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旣責

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上疏言經略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凌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史謹譁，而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詈三司使，而法官以爲非犯階級，於用法疑有餘。其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之變法，推恩多矣，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諡行冊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諡。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微，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郤愼夫人坐，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況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仁宗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疏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爲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爲元帝後，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皆自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爲戒。時公所得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金錢以遺其舅氏，義不

藏於家。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閒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爲不可，當直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太后，以防矯僞。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佾無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爲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閒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構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蠱，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爲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時有詔陝西刺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慶歷間，籍陝西民爲鄉弓手，已而刺爲保捷指揮，民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坐食無用，汰遣歸農，而惰游之人不能復反南畝，強者爲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王廣淵除直集賢殿，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爲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卽帝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爲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卽位，薄其爲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公獨奮筆立議曰：爲之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卽敕吏以公手藁爲案。至今存焉。時中外訥訥，御史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廷。公與

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爲雒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雒州李中祐爲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戎狄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傲，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爲法，而以中祐爲戒，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神宗卽位，首擢公爲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焉？」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閣門，彊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爲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爲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旣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旣出，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己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公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爲諫官，卽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公在英宗時，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勾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廩給，非祖宗大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爲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

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上爲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諂事中正。而鄜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謗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宮邸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爲閣門祇候。公言國初草創。天步尙艱。故卽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祇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厮役爲之。英宗山陵。公爲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邊吏上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尙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問卽承知州事。許遵讞之。有司當婦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爲所因與殺爲二。則故與殺亦可爲二邪。自宰相文彥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權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公當答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爲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

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速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悅。手詔答公。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爲答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眞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爲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宏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兼史館修撰。上問公可爲諫官者。公薦呂誨。誨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土堤利害。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土堤。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淺。薪芻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蘆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甚苦。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詔獎諭。王安石始爲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爲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

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爲公眞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爲君實也。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爲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爲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命徒坐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訥訥何也。王珪曰。臣疏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上曰。聞則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尙能以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況縣官法度之。

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彊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爲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尙能以病民，況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喻苦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爲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上

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驍勇。募閭里惡少爲奇兵。調民爲乾糧。餼飯雖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兵就糧。長安河中。邠三輔。騷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餼飯。昔常造。後無用。腐棄之。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頃之。詔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至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也。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澀疾。自疑當中風。乃豫作遺表。大略如六事。加詳盡感慨。親書緘。封置臥內。且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資政殿學士。神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爲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勲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勝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

贖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敕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以覃恩遷通議大夫。初神宗皇帝以英偉絕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卽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爲宮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卽位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公以爲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爲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

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卽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山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爲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卽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爲便。用兵爲非。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彥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略等爲十科。求天下遺才。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以爲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間。起將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公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毋拜。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糴法。以歲上中下熟爲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糶。貴及上等。則減價糶。惟中則否。及下等而不糶。及上等而不糶。皆坐之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己聽公。公知無不爲。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於

西府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斂。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爲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旣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集注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楊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謠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讀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祕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爲屬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

三百六十二載。其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辨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而歸之一。作者異以志之。神宗尤重其書。以爲賢於荀悅。親爲製敍。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穎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娶張氏。禮部尙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夫人。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章。唐皆早亡。康。今爲祕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公歷事四朝。皆爲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誦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神宗識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士。蓋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爲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嗚呼。若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大軾從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爲詳。故錄其大者爲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載。

程伯淳行狀 程頤

曾祖希振。皇任尙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適。皇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尙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珣。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贈祖而下。葬河南。今爲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斂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斂。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彊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而刑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

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矣。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芟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鄆人無死者。先生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常問所欲。再葺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旣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尙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萬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旣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

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葺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嫠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則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首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彊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踊。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舒。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

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爲仇。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尙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投諸烈火。愚俗視傲。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日。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先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常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于再三。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寢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寢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旣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

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蓋前後以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遭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廩卒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

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霽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敝年勞，丐遷秩。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彗見翼軫，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爲治，專尙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彊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彊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根治生業，專以脅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科獲免者，令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飢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

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它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常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旣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稟旣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

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秦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諸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嚮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常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施設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奉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年卒。

子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女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以今年十月乙酉葬于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概。以求誌於作者。

先府君行狀 方孝孺

嗚呼。惟我先府君之卒。不肖孤既以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奉柩與先妣林夫人。合葬於深灣童施山之原。復懼盛德未紀。無以明示來世。疾首痛心。以日以夜。然斯事至大。非託之立言君子。莫能傳。而當今天下。所師所宗。言而傳世者。惟夫子爲然。況不肖無狀。又獲出入門下。玷弟子之籍。是用不避誅責。銜哀叩誠。頓顙上請。伏惟憐察焉。嗚呼。先君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先出於桐廬玄英處士。于宋初十五世祖。二十四府君。始遷寧海侯城里。世敦儒術。爲邑禮義家。曾大夫諱重桂。鄉貢進士。有學行。學者尊之。曰介軒先生。大父諱子野。父諱爛。元鄞縣教諭。皆以長者稱。夫人葉氏。宋丞相西澗公從曾祖也。先君生而端重。殊常。五歲能讀書。自辨章句。年十餘。暗記五經。爲文有奇語。里中老生。嘖嘖賞異。呼爲神童。稍長。閱闕閩遺書。嘆曰。爲學當如是矣。遂刮去浮藻。竭心推性命之祕。閉門講習。不知饑渴寒暑。年十八九。充然成德。爲名儒。受業質疑者。繼乎門。先君口舉手畫。橫分豎貫。曲折明備。各稱其所欲。初邑人自宋季。以駢儷雕刻爲學。莫有談周公仲尼之道者。至先君始以易教授。開陳其說。士俗爲之大變。至正甲申。江浙當大比。先君就之試。時有司以諱忌。去取士。先君言時務。歷數往昔治亂之由。以爲如是則治。否則敗。見者相顧。出舌曰。奇才奇才。賈誼弗過也。竟不敢第先君名。先君縱觀南宋故都。爲文。貫酒。醉岳忠武王墓。歌黍離之詩。慷慨泣數行下。望者以爲異人。會番陽董彝先生。爲慶元路儒學正。先君從之遊。董先生素以通易。

自名。先君與之辯質義文大旨。先生不覺自失曰：子信不可及。愧其門人者久之。先君自是道益明。志益堅。知元之將亂。彌自韜晦。窮理致知。以盡其變。至於陰陽消長之度。禮樂名物之數。井田封建之制。疆次疆理之說。咸求折中。授業者日益多。會海東盜起。江浙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以白金募民爲水兵。先君曰：此關利害。吾其不可不言。乃詣金剛奴曰：民之爲盜者。或迫於饑寒。或祛於徭役。今斯民固無賴。奈何使其去妻子而爲兵。幾何不首爲盜耶。是所謂致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而去。已而水兵果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左答約失里至。郡議招諭劉中丞基爲副。先君上書陳剿捕之略。不宜姑息。劉君奇先君言而不能用。遂至郡縣陷沒。民受其害。先君發憤稱疾。決意不出行。入山谷採松柏啖之。或辟穀絕食。累日不返。然益務開淑後學。講說君臣父子大義。以動之。聞者心解。或至灑泣。是時他鄉民多著鷓冠。操戈劍。從權貴剽劫。獨所居鄉。無一人附亂者。鄉鄰有訟。或相率就先君取平。先君教以禮讓。多致感悔。或來饋謝。則卻不受。當路以幕府事屈先君議。先君謝不肯。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憫民憂世之志。每於文辭見之。君子謂先君制行廉。正如陶潛策時事。善中如賈誼。造詣深。天資和毅。無愧程伯子。識者以爲然。丁未冬。大明兵定郡縣。先君著國家所以興亡之故。爲書欲詣行在獻之。其目曰：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斂。明教化。其略以爲人心者。國家之元氣。教化所以變養元氣之具也。不任賢才。則教化不行。不去苛斂。則人心不安。失人心而得天下。蔑教化而求治平。非所敢知也。如是者累數千言。洪武三年。郡辟爲邑庠師。先君日以師道磨礱學者。晝夜辨析。諄諄不懈。四方後進。負笈來聽者百餘人。人人有所聞。學者私稱不敢以姓。因所自號稱。

愚庵先君既以太夫人春秋高。自罷歸。從而歸者踵相接。一庠爲空。遠至稍稍散去。至今稱師道之盛。必以先君爲言。四年。行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先君亡逸他邑。郡吏詣門請。雜逮姻連督索之。先君不得已。乃出。時年四十有六矣。之京師。詣御史執政。兩以母老辭。執政詢以政治。乃驚曰。今列郡闕守長。而先生適至。朝廷之幸。吾安敢蔽賢。卽下銓曹。以易試中第二。遂錫冠帶。授濟寧知府。階朝列大夫。在官周三年。省憲考績爲六府最。八年春入朝。天子以爲善治民。錫宴儀曹。遣踐舊職。瀕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汝。先君拜謝而退。三月。重至官。越五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笞。恨先君。上封事言狀。詔御史楊某按覈。楊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君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吏卒繫之。考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懼。與其吏謀。誣先君私用倉中炭葦二百觔。時十月未嘗附火。而葦則苦公字垣。實無私用者。強卒以此誣先君。先君不與辨。遂得罪。謫江浦。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九年十月二十四日。遂卒於京師。享年僅五十有一。嗚呼痛哉。初先君受濟寧之命。以爲非常之恩。不可不盡力。到部。爲書懸之通衢。諭以朝廷養民之意。孝弟忠信之道。俾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不得叱呵之日。引耆耄之士坐語。問以得失。郡學官闕。先聖廟頽壞。先君聘前進士爲師。弟子未備者。選充之。役浮屠葺廟堂。鑿廟前地爲泮池。撤佛廬。增廊廡。度廟後地爲射圃。造弓矢。置旒。日視學。率諸生習業。始郡兵後。人未知學。先君以身爲師。爲之立章句。謹節文。講內聖外王之道。不踰時皆化。儒服者班班間出。郡邑之內。學舍數百區。在弟子籍者二千人。始有詔民闢蕪田者。後三歲乃稅。吏邀近功。不俟至期徵之。復以田定其繇。民滋惰。田不增闢。先君知其故。下令申前詔。與民約。俾以丁男定繇。著冊書。列民之丁產爲上中。

下等。下等析之三。則每有徵發。自上定之。吏無所措其奸。歲時躬出郊勸督。見長老勉以教子弟。令子弟以力田欣欣焉。如戴父母。初至大歉。民仰給他郡。先君竭誠撫輯。不敢勞之。歲莫轉戎衣於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旁郡俾民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相枕。濟寧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更。先君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即以舟載。具白於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後他郡車輸者。雨雪霑毀過半。民賣牛車以償。且弗能足。破產者十八九。而郡民以舟得無害。指天泣曰。活民者方使君也。郡倉糧絕。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苦不便。漕車者自淮安輸濟南。正道郡境。先君以爲便。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轉青州。粟道且便。告於省。省不從。即以聞戶部。戶部奏可。省臣大愧。郡城圯。舊以兵築。指揮挾貴人勢。當五六月。役民萬餘築之。民不能穡。哀號卽工。聲聞數里。旦暮不休。先君憂憤不食。曰。民病不救。焉用我爲。密聞中書衆以爲且得罪。不敢署名。先君獨署之。胡丞相以聞。卽日詔罷。先時不雨。先君袒跣遍禱羣祠。涕泣臥祠下。誓不雨不止。至是詔至。民歡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惠。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夏。鄰邑蝗。先君憂之。移書社神。變食省過。夜焚香籲天。俄聞空中薨薨聲。燭之皆飛蝗。是秋四境外皆饑。獨一郡完熟。人以爲異。先君於去民害如饑渴。或無己勞之事。輒卻酒肉不御。凡訴訟者。隨事裁決。大者笞辱。小者諭遣之。不留狀牘。尤慎於獄。月錄日省。不俾淹滯。或事未具不決者。時爲糜以食之。夏秋之稅。舊以斛卒持概。高下出其手。或累旬不收。民至謂倉爲窶。先君令民自持概。斛卒斂手不敢出聲。遇將穫。斂預以書與民。期民爭來輸稅。羣集時夜到倉下。不敢就寢。民信且悅。不遣一吏。而稅常先足於他郡。江西浙西二省。有詔輸糧百餘萬於濟寧。

水陸三千里。先君視之如己民。不使有絲毫怨抑。常制每斛別增四升。以補腐耗。先君憐其道遠。可念。言於朝。獨之二省。民感泣。及朝京師。民之在京者數十輩。擁拜馬前曰。此我輸糧時老父也。舊徵州縣吏。皆以隸卒。往往求索無厭。先君下信符置郵而召。莫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或屬之吏。則託日月稽違。圖賄利。先君自藏之。緩急之期。一自己出。由是吏弊誕息。復下其制於州縣。斷吏卒毋瀆民。有故。皆以信符召集。以故民得一力。畊桑而襁負來者相屬。四年。戶僅三萬。稅萬餘石。八年。稅以石計者。增至十四萬四千七百戶。增至六萬有奇。二州十縣。獄無滯囚。郡獄幾空。民有積粟。野無饑殍。雞犬牛羊。散被草野。富庶充實。儼如承平之世。先君奉神事。上盡禮。社稷山川諸祀。在境內。修飾壇墀。置祭器。祭服。福漚之類。躬親爲之。周垣之外。樹以名木。將事之際。一如儀則。無或怠惰。水驛始在西門之內。卑陋污溼。居者弗康。先君料材木。俟農之隙。更作於南城之陽。庭堂室房。弘敞幽嚴。百需之具。舉無闕者。冬寒河凍。驛船不行。則伐木爲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集事功。計精慮密。出人意表。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故構石爲閘。而時蓄洩之。魯橋棗林二閘。歲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役閘丁緇壞石。治磚灰雜土築成之。故以葦困蓄糧。火屢爲災。先君教民爲陶。作瓦屋百餘間。嚴飭火令。編民居爲曹。互相救恤。火患爲息。先君在官。未嘗一時閒。雖無事。終日冠帶坐堂上。召諸吏。授以詩書法律。盛暑嚴冬。不廢公牘。堆几。羣辨譁然。片言折之。大將軍魏國徐公。曹國李公等。率士馬百萬之燕。駐郡頗久。要官勢吏。徵索糧芻。爭欲先得相索。授喧錯於前。先君從容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會河水涸。舟膠不能動。大怒。召先君曰。卽具五千人浚河。不者以軍法論。時日且暮。先君不忍煩民。退

而禱於天。夜三鼓大雨。黎明河水漲數尺。舟竟去。莫敢言者。先君爲政。以教化爲先。能以德勝。佐貳始或倨慢。先君愈誠待之。卒愧服。願爲弟子。武夫悍將。或不爲禮。久乃化戢。信愛。凡任吏取質。訥少文者。必躬先之。俾入於善。不喜近名。常稱曰。務名者必樹威樹威者必害人。害人以利己。吾不忍爲也。府庭之前。不陳杖械。皮鞭挂楹。亦不妄罰。有過者。告以道理。使之自愧。始而疑。已而服。既而信爲不可及。至以吏議。南還。民號呼填道。如失親戚。隨而行百餘里者數百人。郡之弟子員。登成均者。聞先君卒。奔走閤門外。慟哭失聲。嗚呼哀哉。先君孝愛切至。事教諭府君。卑聲婉色。惟恐弗至。及海寇亂。劫村落。焚廬舍。先君躬負太夫人入山中。逃。不慙。顧妻子。兩踵血流。不恤。及出官外。遇太夫人。與已初度。南向望拜。竟日不樂。稍遇奇味。輒涕泣曰。太夫人不食。吾何食焉。懸棄之。至敗臭乃已。遇二弟。師訓父育。終身未嘗變。待朋友有恩。好調急難。居濟寧。南冠過者。必以酒米饋之。同郡者加厚焉。同邑者又加厚焉。告寒與衣。告饑與食。不能行者。僦舟以送之。同郡士爲萊蕪丞。欲迎其母。而告無資。先君以一月俸金與之。同僚以事奪職。無所衣食。先君歲買布帛以遺之。日召之對食。遇夜邀至家飲。終三年如一日。所入俸祿。月二十石。盡以散朋友。不少吝惜。自奉甚薄。不服紈綺。不帛襦袴。一如布衣時。或陋先君。先君曰。吾道當爾。日不再肉。或日無事。輒卻去。曰。祿不可徒食也。每夜則拜而陳其所爲事於天。始至斛米可易白金三兩。先君日食之餘。盡留之。官以紓軍食。或請先君爲家計。先君曰。先國可也。敢射利乎。所居室壞。吏請葺。不許。曰。毋以我故勞民。出俸貲買葦席障之。令蔽風而已。牀榻左右。雜置圖書。入其室。若無人然。居官五年。惟一子及一童侍。人謂先君不堪。而先君安之。兗州守因童進二西瓜。先君答童數十。而召州吏還之。鄉人爲他郡縣令。以一燭

雁侑書。先君卻去。與絕交。或以爲太甚。先君曰。吾非市名。性不喜分外耳。至於薪芻之微。皆易以粟。一芥不取於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去官貧甚。鬻所乘馬以行。行李蕭然。觀者嘆息。嗚呼哀哉。先君面白如玉。鬚眉秀麗。不妄笑語。不旁觀視。動容周旋。必以禮法。率真任質。不事表襮。與人交好。不以久近冷熱。一立談頃。洞見肺腑。發言持論。一本乎正。性命之道。晚益精熟。榮辱利害。視之若一。臨終之際。知非自致。超然委命。顏色不改。嗚呼痛哉。先君之學。明白純正。以紹述考亭爲己責。所志益深且遠。逢時得位。亦欲推以淑斯人。否則退隱邱園。傳其業於書。以詔後世。皆未能究。而天奪其年。天耶人耶。曷可信耶。諸孤之痛曷有極。而罪曷可量耶。先君所爲文辭。多不留橐。有汗漫集若干卷。藏於家。林夫人諱姬。婦道冠九族。先十五年。於元至正癸卯九月十四日卒。生子男二人。孝聞。孝孺。女一人。再娶夫人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彌月而夫人卒。庶母董氏育之。董氏生男一人。曰孝友。嗚呼。先君之道。蓋法時乎。易取政乎。書主敬乎。禮體和乎。樂雅言以詩。制事以春秋。其深高博大者。雖不可測而知。然而家焉而有善俗之化。官焉而致富庶之治。發之乎政事。著之乎文辭。比於古之賢人循吏。未之或加也。然古之人有若此而傳者矣。亦有不傳者矣。其傳者。必其居高位者也。必其有後人者也。必其得立言者傳之也。其否者。或位卑而人弗知。或其後不足以彰之。與無傳之者耳。今先君之位。不顯以歿。歿未數年而知者寡矣。後之十年。知者不尤寡乎。又後之百年。其復有知之者乎。雖有不肖之孤存。然年穉身賤。言未信乎天下。行未出乎四方。孰從而傳之乎。縱有所待。安知其能必至乎。此所以不得不悲且懼。而汲汲圖之於夫子也。夫子哀亡憫存。而賜之銘。不惟諸孤不敢忘。先君亦且感德於地下不朽矣。謹狀。

魏誠甫行狀 歸有光

嗚呼。予娶於誠甫之女弟。而知誠甫爲深。孰謂誠甫之賢。而止於此。蓋誠甫之病久矣。自吾妻來歸。或時道其兄。輒憂其不久。至於零涕。旣而吾妻死八年。誠甫諸從昆弟三人。皆壯健無疾。皆死而後。誠甫乃死於誠甫爲幸。然以誠甫之賢。天不宜病之。又竟死。可悲也。誠甫諱希明。姓魏氏。世爲蘇州人。始居長洲。後稍徙崑山之真義里。曾大父諱鍾。大父諱璧。以力穡致富。甲於縣中。是生吾舅光祿典簿。而誠甫之世父太常公。以進士起家。爲當代名儒。誠甫爲人少而精悍。有所爲。發於其心。不可撓。其少時頗恣。雖莫能制也。已而聞太常之訓。忽焉有感。遂砥礪於學。以禮自匡飭。是時誠甫爲縣學弟子員。與其輩四五人。晨趨學舍。四五人者。常自爲羣。皆褻衣大帶。規行矩步。端拱而立。博士諸生。咸目異之。或前戲侮。誠甫不爲動。每行市中。童兒夾道譁然。而誠甫端拱自若也。誠甫生平無子弟之好。獨購書數千卷。及古法書名畫。苟欲得之。輒費不貲。其樂善慕義。常忻忻焉。以故郡中名士。多喜與誠甫交。每之郡。從之游者。率文學儒雅之流也。去其家數里。地名高墟。誠甫樂其幽勝。築別業焉。枝山祝允明作高墟賦。以著其志。誠甫補太學生。三試京闈不第。以病自廢。居家猶日哀聚圖史。予時就誠甫宿。誠甫蚤起。移置紛然。予臥視之。笑其不自閒。誠甫亦顧予而笑。然莫能已也。雖病。對人飲食言語。如平時。客至。出所藏繙閱。比罷去。未嘗有倦容。終已不改其所好。至於生產聚蓄。絕不膺於心。固承藉祖父。亦其性有以然也。誠甫卒於嘉靖十九年十二月乙酉。年三十九。娶龔氏。裕州守天然之女子。男二人。長大順。太學生。次大化。女一人。孫男一人。姚惜抱先生事狀 陳用光

會祖士基。康熙壬子科舉人。湖北羅田縣知縣。祖孔鏜。邑增生。贈翰林院編修。父淑贈禮部儀制司員外郎。

先生諱龜。字姬傳。一字夢穀。嘗顏其所居曰惜抱軒。學者又稱之曰惜抱先生。先世自餘姚遷桐城。遂爲桐城人。自明以來。代有明德。入國朝。刑部尚書端恪公文然。先生之高祖也。先生以乾隆庚午舉於鄉。癸未歲進士。改庶吉士。丁父憂歸。服闋散館。改補禮部儀制司主事。戊子。爲山東鄉試副考官。改祠祭司員外郎。記名御史。庚寅。爲湖南鄉試副考官。辛卯。會試同考官。遷刑部廣東司郎中。四庫全書館啓。以大臣薦。爲纂修官。年餘。乞病歸。自是主講於江南。爲梅花紫陽敬敷鍾山書院山長者。四十餘年。嘉慶庚午。以督撫奏重赴鹿鳴宴。詔加四品銜。乙亥九月十三日。以疾卒於鍾山書院。距生於雍正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享年八十有五。自康熙間。方侍郎以經學古文名天下。劉海峯繼之。天下言古文者。咸歸桐城。先生世父薑塢編修。故與海峯友善也。涵揉聞見。益以自得。其論學。以程朱爲宗。其爲文。於司馬韓歐諸君子。有相遇以天者。自其官京師。有所作。必歸於扶樹道教。講明正學。若集中贈錢獻之序是也。及旣歸。益務治經。所著經說。發揮義理。輔以考證。而一行以古文法。居揚州時。嘗以所作示歙吳殿麟。殿麟以爲不可。卽竄易至數四。必得當乃止。殿麟海峯弟子也。殿麟嘗語用光曰。先生虛懷善取。雖才不己者。苟其言當。必從之。於爲文尙如是。於爲學可知也。故退居四十餘年。學日以盛。望日以重。其初學者尙不知信從。及旣老而依慕之者彌衆。咸以爲詞邁於望溪。而理深於海峯。蓋天下之公言。非從遊者阿好之私言也。先生色夷氣清。接人極和藹。無貴賤。皆樂與盡驩。而義所不可。則確乎不能易所守。當修四庫書時。于文襄

聞先生名欲招致之門下卒謝不往既歸猶使人諷起之終不行集中復張君書是也所校定四庫書館中既不取其言書成議敍亦終不及先生當居鍾山時袁簡齋以詩號召後進先生與異趣嘗以其門人某屬先生卻之及簡齋歿人多毀之或且謂先生不當爲作誌先生曰設余生康熙閒爲朱錫鬯毛大可作誌君許之乎曰是故宜也先生曰隨園正是朱毛一例耳其文采風流有可取亦何害於作誌乎蓋先生存心之公且厚多如此先生所得束脩及故舊贈遺歲以資其宗族知交之貧者隨手輒盡晚歲始以千金購田於江浦蓋欲爲移居江寧計也然終亦斥去迨既卒乃無以辦歸先生論學既兼治漢宋而一以程朱爲宗其誨示學者懇切周至不憚繁舉嘗謂說經古今自有真是非勿徇一時之好尚近年海內諸賢所持漢學與明以來講章諸君何以大相過哉夫漢儒之學非不佳也而今之爲漢學乃不佳徧徇而不論理之是非瑣碎而不識事之大小嘵嘵聒聒道聽塗說正使人厭惡耳且讀書者欲有益於吾身心也程子以記史書爲玩物喪志若今之爲漢學者以搜殘舉碎人所少見者爲功其爲玩物不彌甚耶又曰凡爲經學者所貴此心宏通明澈不受障蔽爲漢學者不深則不能入深則障蔽生矣其論文舉海峯之說而更詳著之嘗編次論說爲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一類內而爲用不同者別之爲上下編曰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

子雲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與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其論詩以爲如漁洋之古詩鈔。可謂當人心之公者也。然其論止古體。而不及今體。至今日而爲今體者。紛紜歧出。多趨譎謬。風雅之道日衰。因取唐以來詩人之作。爲五七言今體詩鈔二集十八卷。已刊行。其古文辭類纂。尙未刻。然自明以來。言古文者。莫詳於先生云。先生始娶張孺人。前卒。生一女。適張元輯。前卒。繼娶張宜人。生子二。景衡。王子舉。人江蘇泰興縣知縣。師古監生。生女二。長適張通理。次適潘玉。側室王氏。生子一。雉。孫四。誦。芳。賜。譜。栖。曾孫一。敬。曾孫女一。用光。自庚戌歲。謁先生於鍾山書院。及癸丑。受業於鍾山者半年。自後歲。以書問請業。辱先生所期望之者甚。至而無所成就。今聞先生之喪。蓋失所依歸。有甚於他門弟子。先生居家。孝友睦。嫻任恤之詳。用光所不及知者。致書於景衡兄弟。俟其詳列而編次之。茲先以先生平日爲學爲文之大旨。所習聞而略知者。論次之。如右。以待國史之采擇。

傳狀類

合狀

華氏忠烈合狀 全祖望

在昔文章家。無合狀之體。惟葉水心集。嘗爲陳同甫王道甫作合志。蓋出於史之合傳。子因援其例於狀。但古人於夫婦之間。未有不以婦統於夫者。今雙舉之何也。曰華夫人之烈。非凡爲婦者所可同也。作華氏忠烈合狀。

檢討華公諱夏字吉甫別字嘿農浙之寧波府定海縣人也其後遷鄞少與同里王公家勤齊名同受業於始寧倪文正公已又同學於漳浦黃忠烈公已又同參戴山之席已而同受知於新城黃公端伯華亭陳公子龍浙東社盟所稱華王二子者是時檢討雖諸生而謬謬有范滂陳東之風浙東資其清議以爲月旦以恩貢入太學乙酉六月浙東兵起首與董公志寧倡大議豫於六狂生之目其奉錢忠介公書入定海說王之仁使返旆幾陷虎穴夫己氏欲殺之而不克詳見予所作忠介神道碑已而論倡義功授兵部司務尋晉職方主事皆不受請以布衣從軍悍帥枋成諸經略皆不用然猶與陳太僕潛夫出戰牛頭灣彈從頭上過如雨不退檢討雅素勁挺忠介亦不能盡與之合遂謝去是爲乙酉之仲冬又七月而江上潰是時浙東未下者祇翁洲彈丸地顧浙東之學士大夫以至軍民尙惓惓故國山寨四起皆以恢復爲辭檢討謂人心未去也而錢忠介公航海入閩連下三十餘城閩人告急於浙浙抽兵應之浙之守備稍虛檢討曰此可乘之會矣謀之益急丁亥乞師翁洲翁之故總兵黃斌卿無遠略猶豫不應檢討憤責而歸未逾時慈之大俠以馮侍御京第海上往復書洩牽連檢討捕之入獄或曰亦夫己氏所爲也囚中作生謝死謝罹械破械等詩家勸與董公德欽悉力營救出之檢討不以爲懲謁李侍御長祥於東山侍御曰吾於會稽諸城邑俱有腹心一鼓可集但欲得海師以鼓動聲勢檢討曰海師不足用也公何不竟以中土之師速舉侍御曰此間人頗以海師爲望因其勢而用之耳檢討曰愚以爲海師必不可恃侍御曰子其強爲我行乃再乞師翁洲時馮侍御京第方在翁洲力勸斌卿斌卿曰我軍弱中土之助我者可得幾何檢討曰布置已定發不待時將軍何庸以寡助爲憂將軍之師入蛟關范公子兆芝當以徐給

事孚遠柴樓之師會可得六百人將軍之師至鄞江楊推官文琦當以王職方翊大蘭之師會可得千人王評事家勤當以施公子邦焮管江之師會可得三千人張屯田夢錫當以大皎之師會可得四百人而屠駕部獻宸當以城中海道麾下陳天寵仲謨二營之師爲內應可得千人將軍之師至慈馮職方家楨當以其子弟親兵會可得五百人將軍之師至姚李侍御長祥當已下紹興以遲將軍其東山之寨常有使者來除道以俟而張都御史煌言當以平岡之師會可得三百人將軍之師渡曹江章都督欽臣以甯山之師會可得二千人將軍之師急移小壘合李侍御軍西渡蕭山尙有石仲芳寨可得千人將軍以此衆長驅入杭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何庸以寡助爲憂斌卿猶不信檢討益恨而激之斌卿大怒奮拳擊之曰吾今聽子言倘侍御爽約吾且取子肝以餉軍然斌卿特強許終無出師意檢討歸乃復令楊公文琦往馮侍御等益勸斌卿楊公曰累失期事且壞今十一月四日直指使者之天台監司而下皆送於南渡可乘虛至也我常約諸道畢集以待將軍之樓船東山之兵亦以是日入越斌卿曰諾自檢討偕楊王諸公經營恢復事東西聯絡飛書發使日無寧晷嘔出心血數石至是以爲功有緒矣而夫己氏又告變夫己氏之欲殺六狂生以阻軍也自度不爲清議所容及再降於新朝益決裂刊揭自言其前此歸命之早而爲王之仁所脅今幸得反正見天有日然卒不見用乃益思所以徼功者廣行賄賂遂得反間之力中途賺取檢討所貽大蘭帛書盡得其詳由分守道陳謨以告之直指秦世楨直指乃詭期不出而密調慈水之兵以襲大蘭定海之兵以勦管江姚江之兵以搗東山三道之兵皆潰急捕檢討得之屆期翁洲兵入關直抵鄞城東之三江口諸道兵無一至者海道孫枝秀嚴警陳仲二將軍不敢發斌卿知有備亦不

敢攻而去。直指乃令知府大陳刑具。訊檢討。究其黨與。檢討乃慷慨獨承曰。心腹腎腸肝膽。吾同謀也。及問帛書所載。楊王屠董諸人。皆言其不預。知府再拷之。檢討大呼曰。太祖高皇帝造謀。烈皇帝主兵。安皇帝司餉。其餘甲申乙酉殉節諸忠。范公景文。史公可法而下。皆同謀也。知府三拷之。終不屈。而是日也。謝昌元亦爲人所告。下獄。初謝氏欲害五君子。以求用於新朝。不料枝秀之豔其富也。欲并殺之。而取其室。乃使人上書告之。又使人密語檢討曰。謝氏汝冤家。可力引之。當爲汝報仇。及其訊。檢討曰。咄嗟。此乃反面易行。首先送款之人也。而謂其不忘故國。吾死不瞑矣。謝跪旁搏額謝曰。長者長者。檢討在獄中。鼓琴賦詩如平日。自稱過宜居士。或問之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何有於某。戊子五月初二日行刑。直指謂曰。非不欲生汝。奈國法何。檢討曰。事成吾不汝置。事敗汝亦不吾置也。絕命有白光一縷。冲天而去。監國還軍翁洲。贈檢討門人私諡曰毅烈。生平著述最多。亂後散佚。僅存過宜言八卷。其獄中所訂操縵安絃譜。泗水鼎樂府對簿錄。藏於高武部。隱學家。今惟對簿錄尙有存者。

檢討夫人陸氏。有雋才。而性貞且孝。檢討被難。夫人絕粒七日不死。或曰。有姑在。何可死也。乃日進一餐。檢討正命。夫人親詣市。級其首於屍。負以歸。既殮。復絕粒。其姑垂淚勸之。復日進一餐。已而有令徒諸家。妻子於燕。檢討之友高文學斗魁。急過語曰。夫人當自爲計。夫人曰。諾。願得褒衣。以見先夫於地下。斗魁卽以其妻所有予之。次晨起。對鏡歎曰。天乎。吾不得終孝養矣。視其盎中。尙有米。親掃曰。春之春畢。跪於姑前曰。婦不隨郎去。終恐不得事姑也。姑其強飯自愛。以保天年。語畢。其姑哭。夫人亦哭。鄰里聞者。聚觀如堵牆。皆失聲哭。夫人徐起。投縵堂中。旣上而絕者再。時方盛暑。汗涔涔下。隣人或以楊梅一盂進曰。願

夫人嘗此而後死。夫人亦渴甚。啖之盡。以巾拭汗。復易纒而絕。而檢討次子凜。凜夫人於前數日。密託檢討之友林評事時躡。竊出匿之。但以瘞兒聞。其家莫有知者。夫人之慷慨從容。既克從死。又克保孤。時人以爲巾幗中奇男子云。其後凜。凜竟育於林氏。年二十。始復姓。詳見予所作評事阡表。有謝寅生者。亦義士也。素與檢討不相還往。至是忽訊之獄中。曰。吾願以女配公子。檢討許之。寅生乃分以田宅而成立之。謝氏之爲枝秀所陷也。亟行賂於直指。發其貪墨事。枝秀遂罷官。謝亦多方下石以報之。而刊揭自暴其前此告變之功。并爲枝秀所陷之屈。然卒不見用。嗚呼。皇朝應天順人。同軌畢附。檢討欲以精衛之力。填闕海波。亦何可得。卽令是時所圖得遂。浙河如破竹。亦豈足延西崦之祚。乃一擲不中。至再至三。卒以喪元。可謂愚矣。又況重瞳受病。一往疏防。不密失身。宵人抵隙。竟漏多魚之師。坐而受縛。同盟駢首。仇讎快心。言之可爲浩歎者也。然而欲存君臣之義於天地之間。則小腆雖頑。終賢於筐篚壺漿之輩。至於身經百練。終不爲繞指之柔。皇朝殺其身。未嘗不諒其心矣。若乃夫人之凜然大節。故國故家。均爲有光。而臨終妙用。才反出檢討之上。又一奇也。彼反覆如夫己氏。到今亦安在哉。

傳狀類

述

陸歙州述 李 闕

吳郡陸參字公佐。生於世五十七年。明於仁義之道。可以化人。倫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觀察使不能知。退居於田者六七年。由侍御史入爲祠部員外郎。二年。出刺歙州。卒於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

十八日也。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推之於天。天之注膏雨也，人之心以爲生旱苗然也。雨與苗運相違，或雨於海，或雨於山，旱苗不得仰其澤，惟人也亦然。天之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爲拯顛頓之人然也。賢者與顛頓之人時不合，或死於野，或得其位而道不能行。顛頓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降也適然。賢者之生於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仰其澤，顛頓之人賴其力。傳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弗合，膏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顏子、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之賴其力，天也不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雖列於朝，雖刺於州，其出入始二年，道之不行，與居於田時弗差也。公佐之賢雖曰聞已，其德行亦未必昭昭然聞於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道病死。天下之人未蒙其德，固宜矣。則天之生君也，授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雨於海，或降於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之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有不足於心者邪？邪。得是道者，窮居於野，非所屈。冠冕而相天下，非所伸。其何有不足於心者邪？

傳狀類

事略

先妣事略 歸有光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姪十二月。逾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嬰蹙。願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姪不數矣。孺人舉

之盡。暗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資雄。敦尚簡實。與人媯媯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縣。入城則緝纊。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鑪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綬綴不輟。戶內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卽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癩。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傳狀類

實錄

皇祖實錄 李 軾

公諱楚金。諮議詔第二子。明經出身。初授衛州參軍。又授貝州司法參軍。夫人清河崔氏。父球。兗鄆懷三

州刺史公伯兄惟慎。太原府壽陽縣丞。性曠達。樂酒不理家產。每日費錢一千出遊。求飲酒者。必盡所費。然後歸。其飲酒徒。善草隸書。張旭其人也。公事壽陽如父。在每事必請於壽陽。壽陽曰。汝年長矣。若都不能自治立。然每事必擾我。何爲。公曰。不請非不能爲此也。不滿乎人心。其請如初。及在貝州。刺史嚴正晦。禁官吏於其界市易所無。公至官之日。養生之具。皆自衛州車以來。又以二千萬錢入。曰。吾食貝州水而已。及正晦黜官。百姓舊不樂其政。將俟其出也。羣聚號呼。斃之以瓦石。揚言無所畏忌。錄事參軍不敢禁。懼謂公曰。若之何。公曰。錄事必不能當。請假歸。攝錄事參軍斯可矣。乃如之。公告正晦曰。若以威強不便於百姓。百姓俟使君行。加害於使君。使君更期出。其爲使君任其患。於是集州縣小吏得百餘人。皆持兵。無兵者持朴埋長木於道中。令曰。使君出。百姓敢有出觀者。杖殺大木下。及正晦出。百姓莫敢動。或曰。刺史出可作矣。如李司法何。貝州震恐。後刺史至。委政於公。奸吏皆務以情告。不敢隱。貝州於是大理。壽陽之夫人鄭氏。賢知於族。嘗謂壽陽曰。某觀叔賢於君。某之質不敢與叔母較高下。君之家和子孫必有興者。壽陽之第二子。爲戶部侍郎。初戶部氏兄弟五人。妹一人。其喪母也皆幼。公每日必抱置膝上。或泣而傷。諸姪之安於叔父也。如未失母時。有子三人。曰某。祇承父業。不敢弗及。夫人清河崔氏。能以柔順接於親族。其來歸也。皆自以爲己親焉。勦生不及祖。不及備聞其景行。其貝州事業。親受之於先子。其餘皆聞之於戶部叔父。伏以皇祖之爲子弟時。若不能自任也。及涖官行事。則剛勇不回也。如此。其行事皆可以傳於後世。爲子孫法。蓋聞先祖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勦欲傳。懼文章不足以稱頌道德。光耀來世。是以頓首願假辭於執事者。亦惟不棄其愚而爲之傳焉。

傳狀類

世家

文中子世家 杜淹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絜身不仕。高尚鎮天下。十八代祖殷。仕漢至雲中太守。以賢良稱。肇家於祁。以春秋周易訓授鄉里。爲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仕晉遭感懷之難。遂東遷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元謨。次曰元則。元謨以武略升元。則以儒術進。元則字彥法。卽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以兄用武進。常嘆曰。先君所寶者禮樂。先師不學者軍旅。兄何爲哉。遂究心道德。博考經籍。以爲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爲洪儒。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爲博士。曰先師之職也。不可墜。故江左號爲王先生。受其道者曰王先生業。於是始稱儒門。世濟厥美矣。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北仕魏。太和中至并州刺史。創家臨河汾。惟曰晉陽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彥。惟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傑。惟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幽讖遠悟。非禮不動。傳先生之業。所在教授。門徒常千餘人。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時國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定天下。天子常從容謂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姿。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輒稱善。然未甚達也。府君始求出補樂昌令。尋轉猗氏。後遷銅川。所在著稱。吏人敬愛。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

兆於安康獻公。公愀然作色曰：素王之卦也。何爲而來。地二化爲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也。是孫也。必能通天下之志。而道不行。天所命也。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始平。銅川府君歎曰：吾視王道未有敝也。天下何爲而一乎。文中子侍於側。始十歲矣。有憂色。銅川府君曰：小子汝知之乎。文中子曰：通嘗聞之。夫子曰：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夫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之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十八年春正月。銅川府君晏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府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亦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文中子曰：請從此行。於是始有四方之志矣。蓋受書春秋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瑛。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三易之義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文中子蓋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遂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而見之。因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推帝皇之道。雜王霸之略。稽之於今。驗之於古。恢恢乎若運天下於掌上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文帝方有蕭牆之釁。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歌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文帝聞而傷之。再徵之不至。四年。文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本於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

公始仕於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於河汾。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焉。先君之所懷也。且有先人之敝廬在焉。家本儉約。茅簷土階。藁如也。以避風雨。道之不行。則知之矣。捨此欲安之乎。不如退而志其道。定居萬春鄉之甘澤里。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蓋有事於述者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恆。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元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其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將千餘人。故隋道衰。而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之間。雍雍如也。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佐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而文中子有疾。召薛收而謂之曰。吾夢顏子稱孔子之命。而登吾堦。坐於牖下。北面援琴而歌曰。禮樂既正。詩書既成。讚明易道。聿修元經。歸休乎。何必永厥齡。此殆夫子使回召我也。吾必不起矣。蓋寢疾七日而終。門人薛收。姚義等數百人。共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禮云。男生有字。以昭德也。死有諡。以易名也。夫子生當天下亂。昭王不興。莫能宗之。故退而刪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明矣。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諡曰。文中子。絲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蓋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爲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爲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爲十五卷。贊易七十篇。列爲十卷。並未及行於時。遭代喪亂。盜賊奔突。先夫人用藏其書於竹筥。扶老攜幼。東西南北。未嘗離身焉。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得返於故居。復以書授於其弟凝。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傳狀類

附錄

旌故平盧軍節士文 沈亞之

郭昉郭航本不同族。皆家平盧軍。昉父珍岑。天寶七年及第。以舉進士。與權臯著作同上第。天寶末。燕人叛。雖以戮。自是而齊趙之間。頗聞其強矣。昉既壯。能習先人所業。復舉進士。時權相國爲禮部尚書。書其所立欲擢之。及聞家居非地。卽罷選歸。而亦爲師古所辟。昉與故渤海人高銑爲等伍。師古死。師道代之。復用銑昉爲從事。有頃。常山帥卒。其卒請嗣帥未得命。師道亦遣甲卒數千人北渡河。屯平原。以爲顧望。銑昉相與議語。謂燕蔡之侯初封。欲令師道先爲朝省。以樹大功。乃說曰。備有操鋤。爲人治稼者。旣勤穀滅稂。歲得均穡。至於傭子。旣專地。自入其伍。益相辦助。或謂之語曰。田人百畝。成而餉之。直幾半。足以飽三冬之腹。至於所取非任。賴主人上廣且寬之。則曰。可苟設一旦篤。其不奉亦奪矣。是屬固不殍乎。此借言於家人尙爾。況傭於天子乎。今河北之傭。方責其專田。君侯寧可以假非於不理者。誠能此時。因經圖以盡入其地。親謁闕下。則君侯之功。莫可與等。保餉世世。雖孱孫亦終不奪。豈不幸哉。夫舉食於人。當渴饑之望也。一飯千金未足者。不能十金。及飫而進於前。雖海陸備鼎。顧與糠粃齒。尙何所愧。願君侯省之。無爲人後。事將行。左右更沮之曰。猛虎所以使物畏。而不敢犯者。以其能威自居也。故盤林橫谷。奮睛以擊怒。掉尾以倚嘯。厭噉於熊豕。鷹鷂之肉。及棄其所長。而欲弭耳委首以待餒。是知命懸於執者之手。雖應兒得以狎而搏。如欲伸步於咫尺。安得自遂也。今公舍自食而就待餒。其後亦能無恨乎。孰爲公計其

事。於是師道果大悔。遂殺高鉞。而昉以能善人左右者開之。故得無殺。幽於蔡之鄙縣。使人守其門。親屬通往來。輒籍署。更十餘歲。當元和九年。蔡帥少陽死。其子元濟欲以其父之地請於天子。天子怒。發兵圍之。既急。師道亦悖。乃陰爲之助。明年秋。師道兵萬餘。東寇彭城。入蕭豐沛。且敗而還。因艱四境出入者。月餘。昉乃爲練繪書緘之。絮帑如顆。遣航持詣彭城。請其帥願得上奏。將行。執航手曰。努力。慎勿洩。書不吾名。蓋假齊人劉諒耳。非見帥。無得言吾書者。航至彭城。航宗人運爲武寧虞候都使。始航欲舍之。會運將兵出定豐未還。航直詣賓府。見郭行餘。因曰。母之弟子劉諒。有帛書奏記。陳叛兵者山川曲折之狀。願見將軍。行餘得之喜悅。起告其帥。航見帥。獨謂帥曰。書郭昉爲之。畏洩。故假劉諒。劉諒者。師道所信之吏也。遂發書。書詞云。願以兵三千人出滄州。用戈船浮海入萊淄之上。此時海不備。所處皆罪人。謫吏無所與。堅。遂與上奏。於是天子遣告彭城帥知之。帥以爲非昉書。疑師道爲之。以相誣誤。故航歸不得書報。獨告以信語。航不敢復故道。道回遠。凡數千里。乃及昉所處。未見昉。且爲師道所召。旣行。與昉兄子會於道。因竊謂曰。今者航無狀。受召。豈前事之露耶。且露航獨死。終無所敗。無憂也。昉聞之。幾自引死。航本萊人。常以氣敢聞於平盧軍。及師道欲叛。盡靡絡敢士。故航在召中。初航不知其召之所以也。意謂知前謀。竟憂死。明年元濟誅。又明年師道反。詔遣大梁楚彭城蔡許滑魏之師。合而四入。於是彭城軍下魚臺。入金鄉。楚軍圍海。取其二縣。大梁軍攻考城得之。滑蔡許共拔斗門。至臨濮。魏軍渡楊流。占東阿。再戰涉商。屯鄆西六十里。兵最近賊。賊益敗。故師道遣右將軍劉晤。將握前後兵三十萬人出當魏。魏兵日急。晤亦爲師道所篤。乃歸斬師道。盡以鄆城降。得拜爲滑帥。在十四年二月乙亥也。高鉞以前著跡。追爲尙書。蓋言寵

之。𠵽得以外郎爲滑從事。詔令行餘爲記室。行餘與𠵽會於河關之間。𠵽謂行餘曰。𠵽前者使航馳帛奏至彭城。聞其還。不聞其問。今已死矣。君知其請乎。行餘曰。請者云何。𠵽猶能盡語章中之詞矣。行餘曰。果然。嗚呼。航竟死矣。莫有聞者。嗟乎。十四年。余與李襲劉濛宿白馬津。俱聞之於郭記室。明日。復皆如濟北。濟北之人。盡能言𠵽之節。故悉以論著。將請於史氏云。

